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3

28000年後的世界

雷恩・卡明克斯著／祁淡東譯



國語注音

28000年後的世界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3

THE MAN WHO MASTERED TIME

RAY CUMM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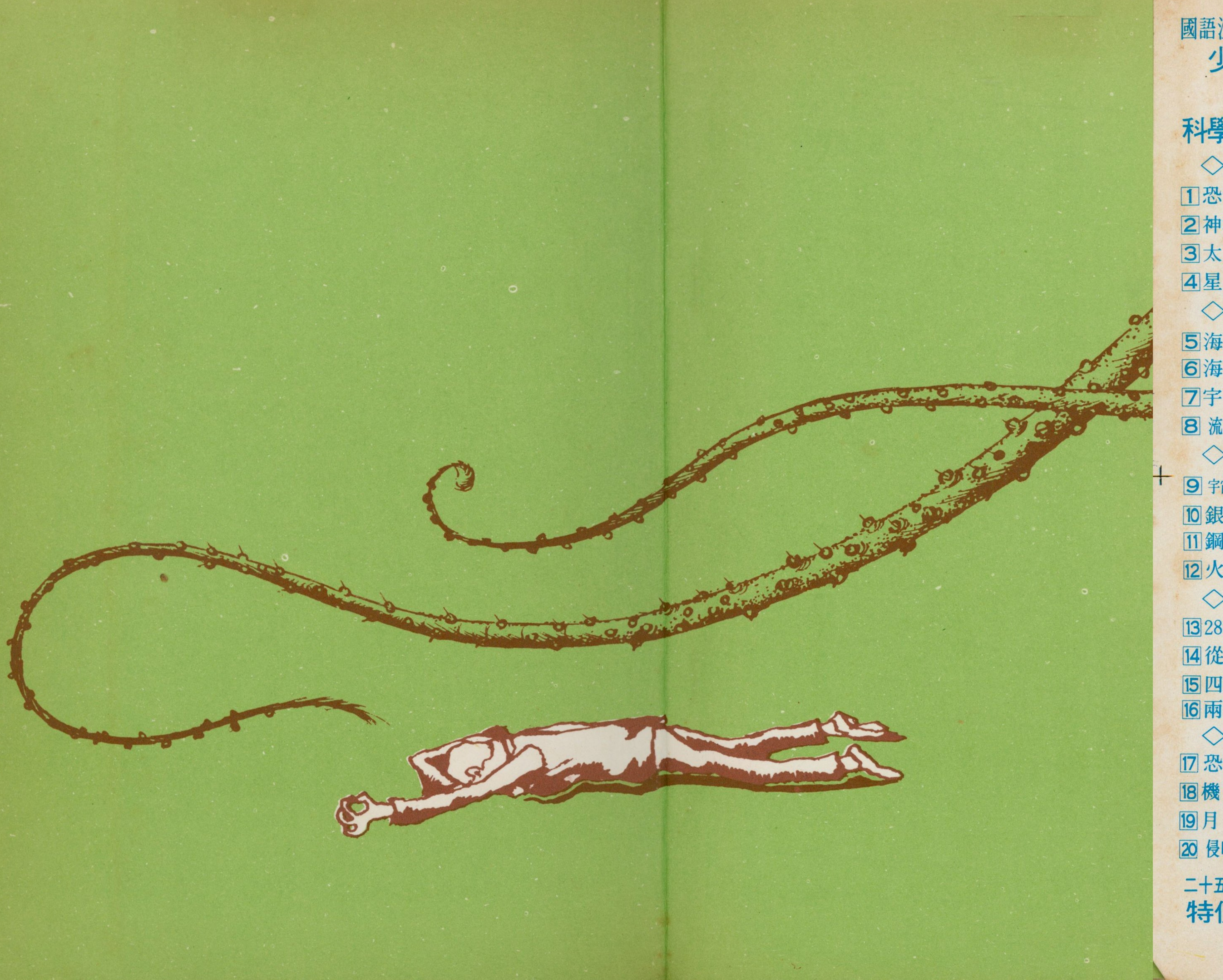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　大衆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大衆書局　發行人　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　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初版

譯者：祁淡東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第一輯◇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船醫生
4 星際獵奇

◇第二輯◇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第三輯◇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11 鋼鐵都市
12 火星人之謎

◇第四輯◇


13 28000年後的世界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16 兩棲人

◇第五輯◇

17 恐怖的販賣組織
18 機械人爭奪戰
19 月世界獵聞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二十五開本/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前言

你曾經希望回到好幾十年以前去看看還是嬰兒的自己嗎？還有到幾千年之後的未來世界去看看嗎？也許你會想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那個時候的世界，還有我們的子孫們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你一定會覺得非常有趣。

若是人類能夠超越時間到過去或是未來，甚至到自己喜愛的時代去那該有多好！這眞是人類長久以來所迫切希望的夢想。爲了滿足大家的夢想，科學幻想小說家特別發明了一種叫做「時間旅行」的構想。

現在請大家跟書中的主角一起乘坐時間旅行機出發做時間旅行吧！

原作者 RAY CUMMINGS

本書的作者雷恩・卡明克斯，一八八八年出生於美國。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在果園裏工作。也曾經在石油礦坑裏担任過工人。後來他担任發明大王愛廸生的私人秘書有五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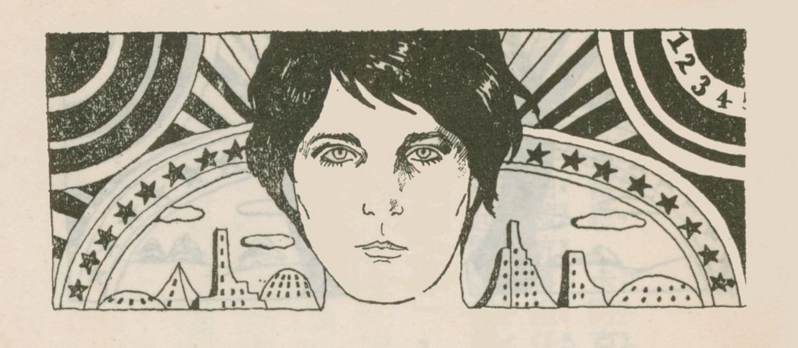
雷恩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從事科學幻想小說的寫作。他一生中寫了許多具有獨特思想、主題的名著，例如「時光之塔」、「超越宇宙的界限」等等。這位傑出的作家不幸於一九五七年病逝。



目錄

28000年後的世界

THE MAN WHO MASTERED TIME



什麼是時間呢？

六月的某一個晚上——。

這裏是位於紐約中央公園附近一幢大廈裏的某個房間，有好幾位紳士現在正像學生似地瞪大眼睛不停爭論著。

這一場會議的主席是科學家羅傑士。其他的會員有銀行家德納魯特、醫生法蘭克、實業家查爾斯，另外還有在製藥公司工作的年輕化學技師喬治。這是一個以羅傑士的研究室為根據地的科學研究團體——科學俱樂部。上述的人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會員。

另外在房間的角落上還可以看見羅傑士的兒子羅特也在座，他目前還是大學工學院的學生。

這時候喬治正在嚴肅地發言著：

「嗯，時間是什麼呢？………我對它的定義是——時間就是防止所有的事物一起發生造成混亂，而使各種事物都能順序地發生……。」

大家聽了不禁發出一陣大笑。羅傑士用手勢制止了在場的會員。

「諸君……請不要笑，事實上也跟喬治所說的一樣——能把各種發生的事情劃分開來的只有時間和空間而已。所有的事物皆可分為在何時，以及在何地發生這兩大部分。」

「喂喂，羅傑士，怎麼連你也跟喬治一樣在逗大家發笑呢？你不是說在今晚的集會上有重要的言論要發表嗎………？」

實業家提出了抗議，羅傑士再度地用手勢使大家安靜下來。

「現在請大家稍等一下，諸君。我是在進入正題之前先給大家一個心理上的準備。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所以才開始剛才的討論。好了，我首先希望大家能對時間的看法有一個改變。」

「難道你認為………」醫生法蘭克這時也發言了。

「你認為時間、空間跟物質並不是分開獨立，而是互相關連且是不可分割的嗎？」

羅傑士看了一下房間裏的所有人之後說：

「不錯，我是認為如此。諸君，造成宇宙的因素有時間、空間，以及物質，而且這些因素是互有關連的。換句話說，造成這個世界上的各種東西都不單純是時間、空間，或物質當中的任何一樣，而是由這三種因素密切配合而產生的。其實這是三位一體，只是我們人類把

它分爲時間、空間跟物質而已。」

剛說完，實業家就搖了搖頭說道：

「就拿時間跟空間來說吧，你說這兩者之間是互相混合而有關係這個理論便令人不能同意。」

「可是它們之間的確是混合而互有關連的。拿空間來說，它是具有長度、寬度、厚度三個面，而這三個面原本也是跟時間密不可分的。」

「光用嘴來說是很簡單的，問題是你怎麼才能証明呢？」

聽完銀行家的辯說之後，羅傑士用平靜的語氣說：

「已經証明過了不是嗎？」

他語氣雖然平靜，但卻是非常堅定地繼續說：

「我如果用許多數學上的專有名詞來解釋，那大家一定會覺得很乏味，我現在舉一個例來說明吧！請大家在腦子裏想一想下面這種情景——有一棟屋子，這棟屋子具有長度、寬度跟高度——這棟屋子以它的物體占有了三度空間，但是除此之外它是不是還具有別的呢？」

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使得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安靜了下來。羅傑士接著又說：

「是它所經歷的時間吧，對不起呢？要是這棟屋子沒有經過一段長時間，而是一蓋好就馬上被摧毀的話，那跟原先沒有這棟房子不是完全一樣嗎？」

「你說的不錯。」

喬治很贊成地點了點頭。

「照我這種看法是如此的。」

羅傑士很沈著地說話：

「物質的存在是受時間跟空間兩方面的影響，我們首先要把這一點弄清楚。而且時間跟空間是互相混合在一起的。在一棟屋子的形體上無論是長度、寬度、高度以及時間這幾方面任何一種缺少了，那屋子也就會消失而不存在了。關於時間跟空間是密不可分的這一點，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你們大家認爲運動是什麼呢？」

在座的每一個人再次地安靜了下來，不久喬治開口說：

「運動嘛……這……是物體在空間的位置轉換移動。」

喬治說完之後又覺得自己太唐突了，不禁後悔的漲紅了臉，坐回了皮面的椅子上之後猛然地抽著煙。

羅傑士微笑了一下，

「你說的很對，喬治。到目前為止我們大家對於運動的看法都跟你剛才所說的一樣。無論是什麼物體—就拿鐵軌上的火車來說吧——它也是在空間裏改變它的位置……。」

說到這裏羅傑士很得意似地看了看大家的臉，

「可是，諸君，錯誤的關鍵也是在這裏。大家都注意在空間上面，可是不把時間的因素也考慮到是不行的。火車在上一個時間時是在那裏，但到了這一個時間時已經到了這裏了……

……，一定要這樣想才行。現在大家發現時間因素的重要了吧？」

「換句話說……。」

醫生正想發表他的意見時，羅傑士把他的話接了過來繼續說：

「換句話說，運動是物體對時間、空間兩方面的位置變換。忽略了時間跟空間任何一方面都不行。一定要具備了這兩個因素才能証實一切的事情。我想讓諸位所做的心理準備就是這些。要像長度、寬度、高度一樣地來思考時間的因素，各位瞭解了嗎？」

實業家很有自信地點點頭說道：

「噢，原來你剛才不停地解釋『時間跟空間的混合』就是這樣啊！我完全瞭解了。」

這時銀行家有些急躁地說：

「嗯，羅傑士所做的解釋我明白了，可是你到底真正要說的是什麼呢？是不是還有……

…。」

喬治突然站了起來，

「羅傑士，我們本來以為你是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說，所以才到這兒來的。為什麼你現在一直強調著時間跟空間的重要呢……？」

羅傑士制止了喬治繼續說話，他說：

「不錯，我是說過有重要事，所以今天晚上才把各位請到這裏來，召開本俱樂部的會議。各位都是我跟羅特的好朋友。現在起我想讓羅特來直接跟大家說吧。因為他曾經身歷其境一定會比我說得更詳細的。」

羅傑士這時將視線朝著房間角落的羅特說：

「喂，羅特，你開始說吧！」

羅特從屋子裏一個比較暗的角落裏好像不太情願地站了起來。他的身材很高，有一頭捲曲的棕髮跟一對藍色的眼睛。他是方形臉，下顎給人一種有毅力的感覺，可是面部的表情卻是相當和善。他現在慢慢地走到了前面，當他感覺在座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不由得漲紅了臉。他臉上雖然還保留著少年的純真，可是他那薄薄的嘴唇跟寬厚的下顎卻令人覺得他很有成年人的魄力。

喬治這時移動了一下臀部，使自己往後緊緊地靠著他所坐的椅子上。並且推了一個空椅子到前面去。

羅特在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他臉上露出了不知從何開始的表情，想了一下之後他開口了：

「爸爸跟我兩個人大約從兩年以前就開始研究以真空放電管來分解原子跟電子。我們是以化學處理來使它產生發光性，並且使它呈現在特別的銀幕上，來研究真空放電管的動態。」

說到這裏羅特回頭看了一下羅傑士，並且說：

「我不要用太多的專有名詞好嗎？爸爸。」

羅傑士微笑地點頭答應了，於是他接下去說：

「最後所產生的結果，我想是太偶然了。我們只不過是用普通的眞空放電管來做應用實驗，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發生，到現在我還是弄不懂。因爲這個大發現來得太突然了，所以我也沒有把實驗的經過詳細地記錄下來。同時塗在銀幕上的化學藥劑是什麼？是不是在塗料上的比例有些特殊呢？這些我們都還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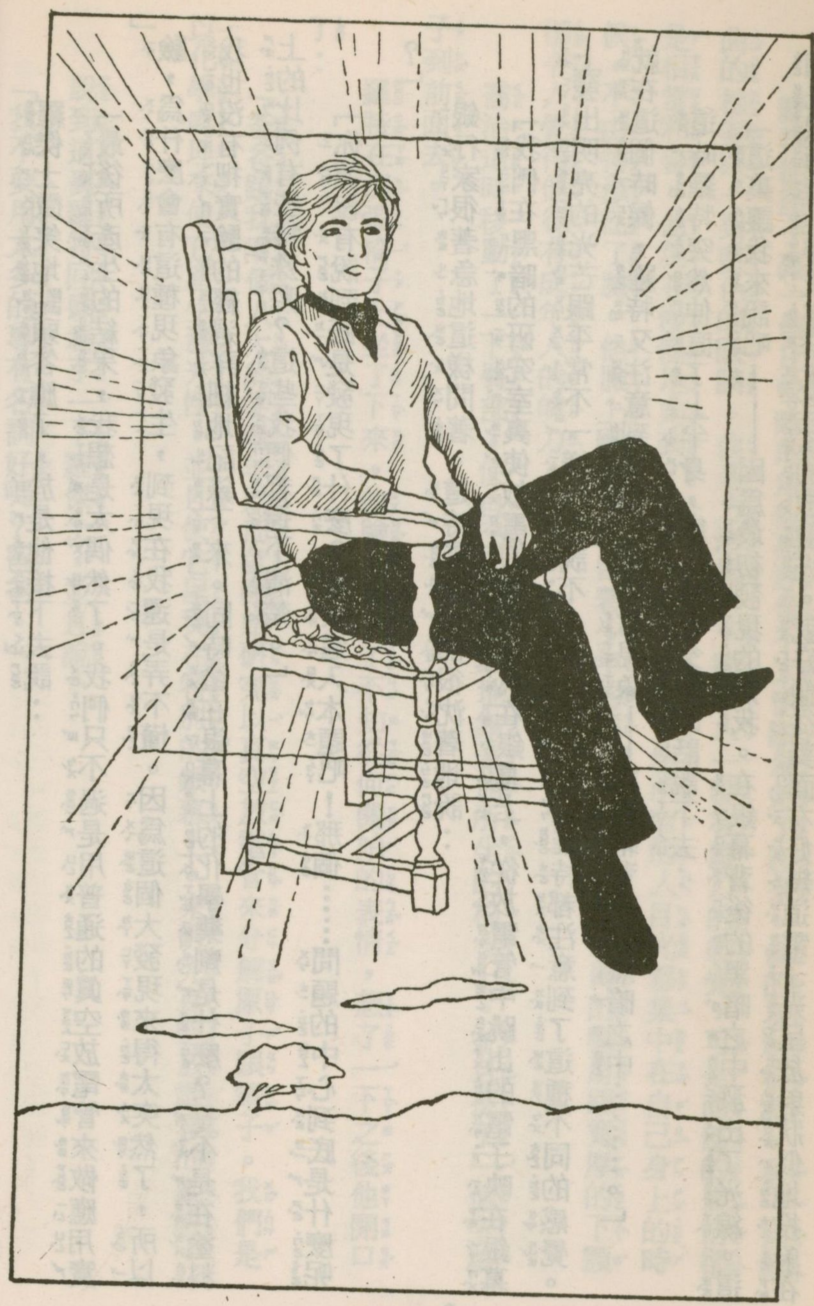
「你還沒有說到底是發現了什麼？趕快進入本題吧！那個……問題的中心到底是什麼呢？」

銀行家很著急地這樣問著。這時羅傑士卻很沈著地說：

「我們在黑暗的研究室裏使放電的情形呈現在銀幕上，從放電管中跳出的電子映在銀幕上發出明亮的光芒跟平常不一樣我也說不上來。但是我跟羅特都注意到了這種不同的感覺。就在這個時候，羅特又注意到了另外的異常現象——在銀幕背後的黑暗之中……。」

這時羅特突然伸直了上半身，開口接著父親的話說下去：

「這裏讓我來說吧！——因爲最初發現的是我。在銀幕背後的黑暗之中發出了光線。這個光線漸漸地變成了令人目眩的放射光。就好像從對面有好幾道電子光呈放射狀似地投射在



銀幕上，那種光線有如探照燈一般。這種奇妙的光芒對於在銀幕的這一邊——就是我們所在的這一面卻一點也沒發揮照明的作用。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注意到這道光線穿透了銀幕後面的牆壁。我仔細看過去，原來在銀幕的另一邊呈現出一片有好幾公里深度的廣大開濶的空間出來。——房間牆壁的外面應該是紐約的市街才對呀，可是出現在眼前的卻是一片廣大空曠的世界。」

「空曠的？」

喬治這樣反問著，羅特肯定地點點頭。

「不錯——最起碼在一開始的時候是什麼也沒看見。我不知道該用什麼來形容，的確是一片空曠的世界。既沒有光亮，也並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一片被朦朧的藍白色光芒所遮蓋住的空間。我跟父親都忘了真空放電管及眼前的銀幕，全神貫注地往這世界裏瞧過去。

幾秒鐘之後，不，也許經過了更長的時間，不知怎麼搞的，這個世界變得比較清晰起來。當我們剛覺得這片世界變換成閃閃發光的銀色之後，我們馬上又發現自己所看到的是一片被雪所覆蓋的荒野。銀白色的雪地一直延伸到遙遠的地平線盡頭，而跟頂上的那一片暗灰色的天空結合在一起。地面在距離我們脚下很遠的地方——原來我們是孤零零地浮在空中呢！」

」

說到這裏，羅特停頓了一下，羅傑士補充說：

「跟大家想的一樣，可能是因爲我的研究室在五層樓上。」

「可是……。」實業家正想開口講話，銀行家卻打斷了他的話。

「讓羅特繼續說下去吧……快呀，接下去吧！羅特。你所看見的只是雪嗎？」

「不錯，起初是這樣的。到處是荒涼而寒冷的景象。可是當四周慢慢明亮起來之後，那片令人感覺是銀色的光也漸漸地消失了。不久就是一片白晝的影像。這時讓人分不出到底是傍晚，或是清晨時分。因爲根本看不見太陽的影子，大概是被雪影遮蓋住了吧！

我們就一直這樣地坐著往下面看這一片寒冷的雪景。這時在我們的屋子之下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動。而且就是在我的脚下——研究室的下面有東西從裏面鑽出來，並且往對面的方向跑去。」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銀行家在一旁追問道。

「那……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雪橇。上面坐著一個全身都穿著毛皮的人，這個雪橇是用跟

馬差不多大的動物拉著。可是那些動物並不是馬——而是狗呢！」

說到這兒，羅特停頓了一下，這時大家都顯得愣愣的，誰也沒有開口講話。羅特接著又開始說：

「一直拉到距離研究所以北四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剛好在中央公園附近吧——雪橇的速度慢了下來。這個時候有一幢建築物出現在我的眼前。這是一座很大的圓形建築物，大概是用雪、冰——或是用白色的石塊吧——所建造起來的。在這『屋子』的後面也許還有什麼，因爲那裏用柵欄圍了起來。這一切的景象眞是太神妙了，所以我跟父親兩個人都目不轉睛地往這一幕景色眺望著。

雪橇停了下來，橇上的人搖搖擺擺地走了下來。就在這時突然眼前又變黑暗起來，這一幕情景也全部消失在這陣黑暗之中了。過了許久我跟父親才恢復到眼前的現實之中，原來我們還是在研究室裏，並且面對著牆壁坐著。」羅傑士在一旁說明著。

「因爲我們裝置的眞空配線已經燃燒完了。」

「而且從那天晚上起我就得了傷風感冒，接著又轉變爲肺炎，連續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星期。這項追求新發明的工作也只有落在羅特一個人的身上了。」

「請等一下。」銀行家在旁邊插嘴說：

「剛才你所說的話是你們親眼看見而相信的呢，還是因為幻覺或是因為電氣裝置的映像而已？會不會是錯覺呢？」

「不，他們兩個剛才不是已經說過是親眼看到了嗎！」

實業家似乎有些急躁地繼續說：

「他們曾經看到了現在以外的時代的紐約市。是這樣吧？」

羅傑士點頭同意地說：

「說得很對。然而我因為在病中，所以只有羅特來作進一步的研究……。」

「那個時代是過去某一時期吧？」

醫生也加入了談話。

「你們所看到的是過去的世界嗎？」

「不，我們看到的是好幾千年——可以說是好幾百世紀以後的未來呢！」

羅特這樣回答著。

「會是未來？」

「不錯。」

羅傑士很堅定地回答說：

「提到未來，未必就跟大家所想像的那樣充滿超高層建築、豪華船、大型的航空機，以及各式各樣的神奇發明品，就算有了這些東西也不一定是到達了文明世界的頂點。因為那些東西在短期之內人類一定會創造出來。說不定在一百年、兩百年、或是一千年之內這些全部可以實現。可是再往後面會如何呢？諸位想想看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大家會認為文明將無限度地繼續進步下去嗎？這是決不可能的。一定是到達頂點之後便開始下降了——這就是人類的退化呀！」

「請繼續讓我把話說完，爸爸。」

羅特滿臉嚴肅地說：

「我們怎麼知道所透視的世界不是過去而是未來，在這裏似乎沒有詳細說明的必要。不過這個問題在最初的那個晚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後來我對那個情景進一步做詳細的觀察之後，便很清楚地瞭解了。事實上這也是非常簡單的。」

銀行家緊接著問道：

「是怎樣瞭解的呢？」

「是靠著那影像中的許多細微的地方觀察而知道的。像是建築物的形狀、像狗一樣的動物、太陽——關於這一點我等一下再說明。還有那裏的世界到了晚上之後在屋子裏面的人工照明，而且還有那少女——少女衣服的形狀……。」

「還有女孩子嗎？」

喬治一聽，連忙這樣問著。銀行家跟其他人也插嘴說：

「確定是女孩子嗎？說清楚一點呀，羅特。她漂不漂亮？還有……。」

「羅特，你快接下去說！」

「你從剛才那地方順序地說吧！」

「那個少女的確是很美。」

羅特很認真地說道。

「那個女孩子她……。」

羅特突然停止了說話，他盯住遠方不知道是在看什麼似地瞪著他的眼睛。

「喂，到底怎麼樣呢？」喬治催促地問著，可是被銀行家狠狠地瞪了一眼之後，他好像

做錯了事的小孩，縮了縮自己的頭。

過了好一會兒之後，羅特才繼續接著說：

「我現在也不打算詳細說。當父親臥病在床的這段時間裏，我又觀察了好幾次那個世界。有時候整整的一個星期裏我都在不停地觀察著。」

「在那棟房子後面有一間小屋子——不，應該說像狗窩那麼小才對。而且在那片被牆圍起來的空地上有一棵小樹直立在地面上，樹枝上面落了許多雪花。可是過了幾天，太陽出來一照，雪就融化掉了。

剛才說過的那個少女好像是被俘虜了。準備用我們第一次透視這個世界所看見的雪橇把她運走。另外還有一個女人、一個老頭及一個年輕的男人。就是這個男人把少女關起來的。」

「你剛才不是說從距離四百公尺以外的地方看的嗎？為什麼連那麼細小的地方都知道呢？」

銀行家這樣地問道。

「因為我是用小型望遠鏡看的。」



喬治在一旁又催促地問：

「趕快談一談關於那個少女吧……。」

「她的體型比較小，而且也有點瘦，年紀大約是十八歲。她有一頭長的金髮，可是太陽出來後，當她站在戶外的時候看起來卻像紅色似地。這大概是因爲太陽光線的關係吧！而太陽簡直就像香烟頭那麼紅，看上去像一個大汽球一樣。在陽光照射之下，地上的雪映得跟血一般，可是卻好像沒有多少熱量。

屋子裏面的情形可以從外面看見——牆壁上大概有玻璃製的東西吧——因爲裏面點燃了發光的物質，所以就算門都關上了，也可以清楚地看見裏面的情形。少女的頭髮編了兩個辮子垂在肩上，正坐在一張矮椅子上默默地沈思著。有一陣子她拿起了一個類似吉他的樂器，一邊彈一邊唱著歌。眞可惜我聽不見她的歌聲。

少女雖然是被監禁著，可是這裏其他的人對她卻很客氣。只有那個年輕的男人跟她好像合不來。有一次那個男子走進屋子好像要對少女說什麼話，可是少女轉過身走到牆邊而不理會，男子看了這情形滿臉怒容地坐上雪橇就出去了，經過了好幾個鐘頭也沒回來。

那一天晚上那少女哭泣了很久。有一度她想走到外面去，可是每當她想這麼做的時候，

都會有一隻很大的狗從另外的一個建築物裏跑出來，把少女趕回原來的屋子裏去。另外的那個女人跟老人大概是聽見了狗的叫聲，他們走了出來把少女帶到了另外的一間屋子裏，並且用鎖把門鎖上了。從這次之後少女的影子就沒再出現過。

過了一兩個星期之後爸爸的病已經康復了，於是我們想要再做一次觀察，可是眞空放電管在銀幕上卻沒有出現以前的那種奇景。我想也許是塗在銀幕上的化學藥劑用完了吧！可是在那之後我又塗了好幾次相同的藥劑，但那種超越時間的效果卻再也沒有出現了。」

實業家聽到這裏後，很溫和地反問著說：

「這麼說來，那個偶然被你發現到的未來世界只一閃便過去了。從那次之後就再也無法看見了是嗎？」

羅特點了點頭。而且他還有些不好意思地躊躇著說：

「我現在老是在想著那個少女的事……不知該怎麼做才好呢！」

「我懂了，我對你這種心情很瞭解。」喬治用著充滿自信的口氣說著。可是羅特並不理會他，繼續說著自己的話：

「關於科學上的事物，要是沒有很肯定證明是事實之前，是不應該跟大家說的……可

是我一直在担心那個女孩子……。當然囉，現在大家的心裏可能都在想那個少女並不是屬於這個世界上的人，她說不定要經過好幾千年以後才會出生呢！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羅特的聲音突然變得成熟多了——不但沈穩有力而且不管聽的人同不同意，他都帶著肯定口氣說：

「你們各位可能會說那個少女將來也許會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可是我卻想她只是生活在未來的時間裏，而不是在我們眼前的這個時間裏。這位少女跟大家以及我是一樣地居住在紐約市，距離這兒不過幾百公尺以外的一個地方而已——只不過分隔她跟我們的不是空間，而是時間……。

大家在腦子裏一定會想若是空間的話，那別說是一公里，就算幾千公里都能夠很輕易地超越。可是若換了時間的話，想要超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如同我剛才所說過的，時間只不過是空間的一部分。要是再詳細地推究下去，時間跟長度、寬度、高度簡直就是一體而密不可分的。」

羅特說到這裏，用他那閃閃發光的眼睛往聽衆身上掃了一眼，之後又繼續發言道：

「我舉一個例子請大家這樣想想看。假如說你是一棵樹，可是也具有你現在所知道的一

切知識，並且是被種植在美國的土地上。假定這個世界上的土地在慢慢地移動，亞洲會漸漸地朝你這個方向移過來，之後它又會從你前面經過繼續往前走……。

把美國的現在對於亞洲的未來這個例子轉換成在眼前的現實世界裏，這跟人類所發生的事情不是完全一樣嗎？

在這個虛構的世界裏，你一定會認為『為什麼要一直在這等亞洲移動過來呢？可以自己設法到亞洲去看看呀——無論如何也有別的辦法。』你若是把這個想法告訴其他的樹木們——那些也是跟你一樣具有相同知識的樹木，那麼那些同伴是不是能夠立刻理解呢？

它們也許會僅僅認為『亞洲以後會自然到我們這裏來的嘛！』而對你的想法根本不贊同也說不定。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裏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的思考方式。可是在我們看來這些樹木的感覺很明顯地是不正確的。

同樣的在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不是也存在著這種現象嗎？我們並沒有一定要站在所謂現在的地方去等待未來時間的到來之理由啊——由我們主動地去向未來接近也是可以的。這決不是我個人隨便創造出來的理論。在好多年以前愛因斯坦就發表過相同的理論了，而且被現代科學廣泛地接受，在數學方面被證明為相當了不起的學說。」

羅特的這一番大辯論結束之後，全場陷入了一陣沈默。不久羅傑士打破了沈悶的空氣說：

「我希望兩星期之後大家還能再到這兒來集會一次，因為目前一切結果都還沒有完全弄清楚。」

大家都點頭答應了，喬治這時說：

「我們當然會來啦，可是到底是為什麼要集會呢？是不是羅特又發現了什麼新的……
……。」

羅特用沈着的語氣回答著：

「在這兩年之中我不停的實驗跟實地操作著，當然啦，爸爸是給了我很大的幫忙，而且還支助了我很多金錢——他甚至去借錢來充當我研究的資金呢！」

羅特說到這裏，對著父親微微笑了一下，羅傑士也用和善的眼光看著他自己的兒子。

「我的發明再過兩個星期便可以完成了。爸爸，你說時間夠嗎？」

「絕對夠的。」

羅傑士雖然這樣回答著，可是在他臉上閃過一陣不安的表情。不知他在擔心什麼，他雖

然身為科學家，可是他也同時是一位父親。對於科學他是具有無比的狂熱，但在內心深處對孩子的關懷絕不比任何人少的。

銀行家一面用白色的大手帕擦額頭上的汗，一面問著：

「還需要做什麼準備呢？」

羅特這時又看了看全場的會員們。

「就跟各位在空間中旅行一樣，我發現了在時間中旅行的方法。等兩個星期之後，我要借住各位的力量出發去做超越時間的旅行。如果可能的話，我會設法找到那個少女——幫她脫離危險——雖然我並不知道她的身世，但是我很希望能夠使她從被監禁的險境中逃出來。」

開始出發時間的旅行

「讓我們大家來為歷史上最年輕、最偉大的科學家——羅特鼓掌！」

實業家這樣一喊，於是大家都熱烈地鼓起掌來了。

在一幢大廈裏的這間小研究室，而且是一間四面都被牆壁圍起來的小屋子裏所舉行的討

論會，從外表看上去是非常的熱鬧。可是這些興奮的氣氛多少令人感覺有些造作的成分。特別是羅特的雙親——羅傑士跟莉路達女士他們的表情雖然是面帶笑容，可是顯得非常僵硬。身裁細長而身穿一套黑色晚禮服的莉路達女士，她具有一張像希臘古典彫刻的面孔，滿頭的黑髮跟一雙丹鳳眼，令人感覺她很像東方的女性。她雖然有羅特這麼大的一個兒子了，可是從外表看上去最多不過只有三十五歲的樣子。

會議桌四周的笑聲漸漸地沈寂下來。僕人們進來收拾桌上殘餘的杯子，男士們這時燃起了雪茄抽著。

銀行家開口打破了沈默。

「嗯……可不可以再把詳細的情形說給大家聽呢？」

實業家也挨近了身子說道：

「我也很想知道關於最先探測到未來世界的那些銀幕到底是什麼作用呢？」

羅傑士回答說：

「這個連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羅特事後曾經用盡了他所知道的一切辦法，可是原先的那些影像就沒有再出現過了。雖然如此，但是在理論上還是解釋得通。那就是在目前的中央

公園附近的空間裏，靠著某一種時間要素的關係，使得他能夠和另一個時間的空間聯接在一起。我雖然不知道這種作用的經過情形，但那種反射在銀幕上的光線似乎就是造成那附近的空間和時間的要素。

在現代科學裏我們認爲『未來對時間來說，只是另外一個單元。』同時我們也證明了『兩個物體在同一個時間裏決不可能佔有相同的空間。』我們如果再把這些定理推演回去，那不就可以說『在不同的時間裏，就算好幾個物體都可以佔有同一個空間』嗎？」

銀行家聽了這番理論後，有些急躁地催促著說：

「請別光講理論了，快告訴我們現在所做的實驗情形吧！」

喬治也迫不及待地說：

「我贊成——你準備怎麼樣去救助那個少女呢……？」

「好的，好的……。」羅傑士深深地點點頭說：

「我子羅特是依靠『將人類的意識形態改變爲時間要素』這一個想法。在理論上這個想法的確可能的。就因爲如此，所以我也盡力幫羅特進行他的實驗操作。在這兩年之中我真擔心羅特把他自己的身體搞壞，因爲他日以繼夜全神貫注地進行著他的工作。他這番心血是有

價值的，因爲羅特已經試驗成功了。這個成功我敢保證絕對靠得住。羅特所完成的裝置就在屋頂上，那裏……。」

「接下來的讓羅特告訴我們吧！」

銀行家催促著羅特說：

「喂，羅特，到底你是怎樣完成的？詳細地告訴大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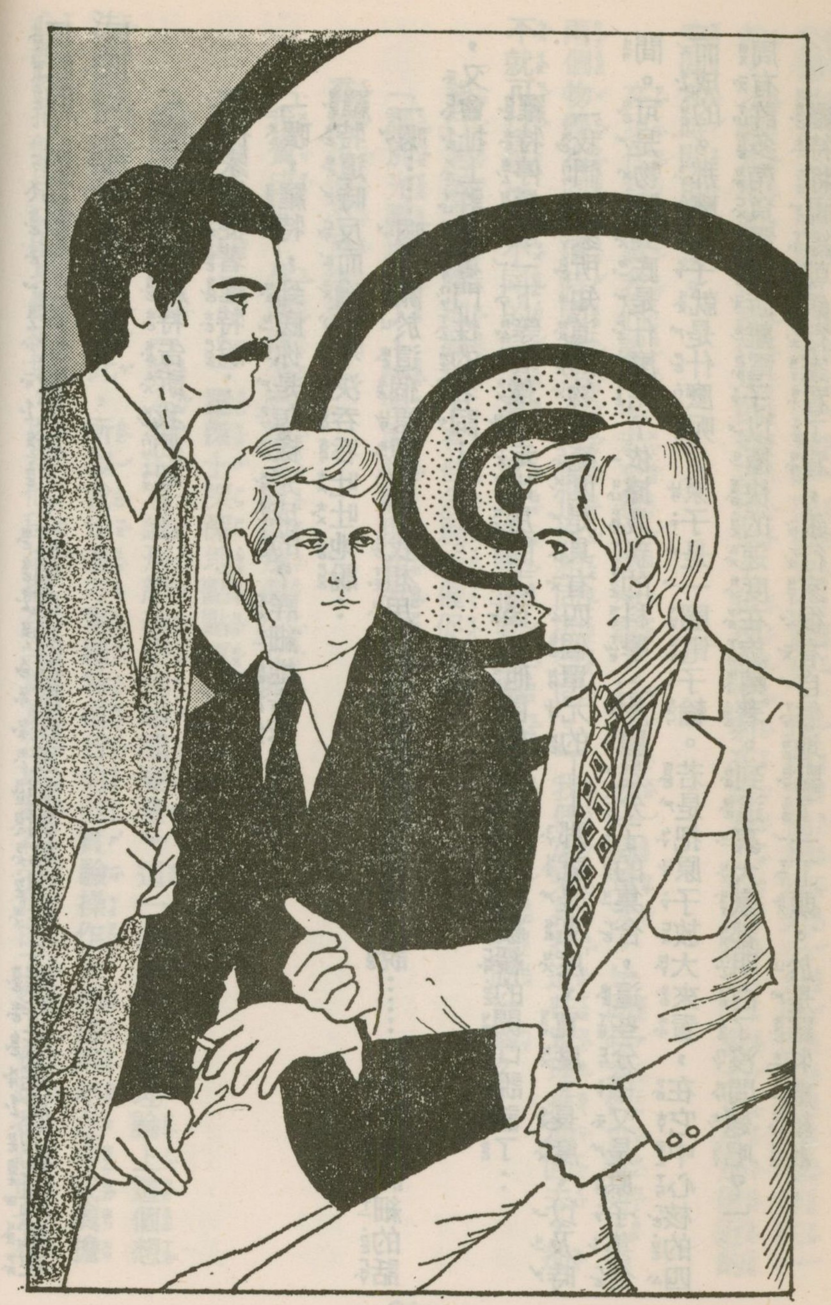
羅特這時反而猶豫不決吞吞吐吐地說：

「嗯……嗯，關於這個原理嘛，我想用一般比較通俗的解釋來說……要是太過詳細的話，又會扯上許多專門性的名詞……。」

羅特停頓了一下等著僕人走出房間之後，他開始全神貫注地緩緩的開口說話了：

「我們大家所知道的物體範圍是具有四個單元的——那就是高度、寬度、長度、以及時間。可是物體到底是什麼呢？依據最新的科學、物體是分子的集合，這些分子又是原子集合而成的。那麼原子就是什麼呢？原子是一圈電子輪。若是把原子放大來看，在它中心核的四周有許多帶負電的游離電子以極快的速度在旋轉著。到這裏大家都明白了沒問題吧？」

羅特將視線朝銀行家看了看，銀行家很有自信地點了一下頭。於是羅特繼續說：



「這個中心的核叫做質子，是帶有正電的粒子。到這裏為止是大家一般所普遍了解的學說。可是這個質子又是什麼呢？它到底具有些什麼性質？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目前被很多學者所支持的一種說法是質子為一個漩渦，而且電子也被認為是相同的東西。即是物體慢慢被分解成細微的時候，到最後所呈現的是像剛才所說帶電的漩渦。」

「你這番分析真令我們感嘆！」

實業家這樣稱讚著，羅傑士也深表同意地說：

「的確是這樣的。物體——包括所有的物質都很可能在某一個時間裏轉變成漩渦狀——也就是改變成運動的狀態。而且這種運動是觸摸不到的，只是一團奇妙的形態，而非用肉眼所看到的運動實體……。」

「我聽了半天還是不懂，這個……。」

銀行家在一旁搖著頭說，羅傑士不厭煩地繼續解釋著說：

「你這樣想好了，當物體在運動時，令人不由得覺得這種物體很柔軟。譬如說水吧！假如某人把手伸進院子裏的小溪中，那他會感到溪水的流速可怕嗎？一定不會的。可是要是換了渦輪機抽水出來，假定是時速六百公里的渦輪機將水抽出之後，用直徑七公分的水管把水

排出來，你想會有人敢用手去摸嗎？當然不會有的，這時別說是用手，就是鐵棒也會被沖斷的。由這裏就可證明『運動』雖然通常令人覺得是柔軟的，但也可以變成堅硬的。」

「可是你現在說的這些跟時間到底有什麼關連呢？」

實業家這樣反問著。這次由羅特回答了：

「在每一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若不加上物體空間的這一個單元，那是無法轉換成時間的單元，所以我們一定要切實瞭解什麼是物體才行。各位一定要清楚地認識，就連我們自己的身體與這棟房子及手邊的東西，都不能用自己的手眞正地觸摸到這個事實之後，才能夠算是理解了我所說的話了。」

「說的有理！」

銀行家移動了一下身軀往椅背上靠著，並點頭表示同意羅特所講的話。

「咦，請繼續說下去呀！」

「好的……將物質轉換成時間的單元這件工作的結果，是物質改變成稱爲質子的正電粒子漩渦。同時它運動的速度也改變了。」

說到這裏，羅特用詢問的眼光看著羅傑士。

「爸爸，我想今晚就解釋到這裏好了，其他的部分請大家去看看可以嗎？」

羅傑士聽了，站起身來說：

「好吧……那就請各位到屋頂上去吧！說不定親眼看到會更瞭解。我在一個月之前已經把屋頂上的陽台修建成羅特操作的場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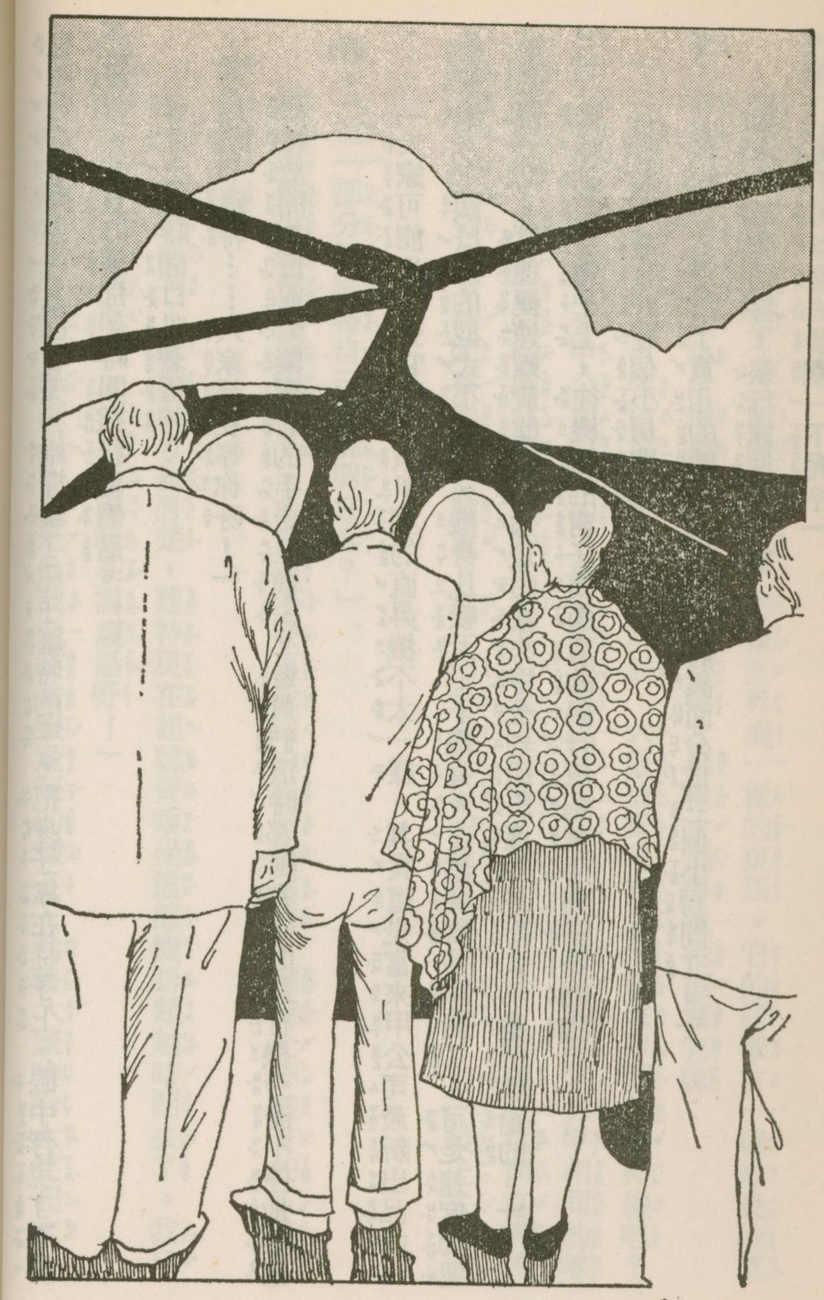
科學俱樂部所在的這棟大廈的十二層上的屋頂是一個很平坦的陽台，四周用石柱子圍了起來。一邊是個庭園，裏面有木頭搭成的葡萄架跟一些花盆，當中有條碎石小路。羅特做試驗的場地在另外一邊，面積約有一百平方公尺，四面都用三夾板釘了起來，頂上是用帆布蓋住的一間小屋子。

今夜是一個安靜而沒有月亮的晚上。灰紫色的天空上閃耀著無數的星星。這棟大廈在這附近是最高的建築物，放眼望去，其他的建築物都在眼下。在街對面的旅館陽台上用紅色跟藍色的燈飾照得非常美麗。在遠遠的街頭上，可以看見許多汽車開著車燈急速地行駛著，偶而也有幾個行人夾在當中。頭頂上的夜空中有時也會傳來幾陣刺耳的音爆。

羅傑士把這個臨時小屋的鎖打開之後，他們一行人就依序地走了進去。最後進來的是莉路達，她緊緊地握住了她兒子羅特的手腕走著。羅傑士按下電源的開關後，瞬時之間小屋中

充滿了燈光。
在帆布蓋住的屋頂之下靜靜地停著一架像直昇機一樣的東西。它的腹部有一個細長的客艙，外表閃耀著鋁的顏色。這眞是一隻巨大的蜻蜓。羅傑士很得意地指著它說：
「這是羅特的作品。各位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大概會覺得它很像富來甲型的直昇機吧？事實上它的確是像富來甲公司訂製的。機上的馬達以及其他的裝備都是用跟富來甲相同的零件所製造的，所以它同樣地具有飛機的性能。只是上面多了附加裝置——那就是這架直昇機裏最重要的部分——時間移動控制裝置。這一部分是完全由羅特自己製造，自己裝上去的。」
「這一部分讓羅特自己來說明好嗎？」
銀行家覺得羅傑士太嚕囌了，希望他不要再說而由羅特來講解。羅傑士不禁有些不高興，臉色都變了。
「不，德納魯特…你還沒有搞清楚，羅特現在起就要乘坐這部機器超越時間去了。我只是想告訴你它的作用而已，你別認爲我在講廢話呀！」
銀行家聽了也有些不好意思，於是他故意裝著很驚訝的樣子，然後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只有莉路達一人沒有笑。她握緊了兒子羅特的手，把身子靠在柱子上，眼中浮現了不安的表情，並且盯著那架時間旅行機看著。
羅傑士這時開口叫著羅特：
「喂，羅特……大家都在等你呀！」
羅特放開了母親緊緊握著的手走上前去。會員們這時都圍在時間旅行機旁邊不停地打量著。
「大家可能也發覺它跟富來甲型的直昇機不太一樣。其實這是富來甲公司最新出品的一種飛機。它跟以前的型式不一樣，機身比較大——機身大自然就容易平衡了。可是速度卻要稍微慢一點。這種變速螺旋槳的動力是由富來甲公司所出產的最新式馬達所供給的。」
這時站在空箱子上，往機艙的窗子裏面看的銀行家招著手對羅特問道：
「這裏面還有好幾個小房間呢！」
「是的……是爲了實用的關係，所以我將裏面分成三個小房間了。」
聽羅特這麼回答，銀行家便要求道：
「可不可以進去參觀一下呢？」



「最好是別進去……最起碼今晚請別進去，因爲羅特馬上就要出發了。」

羅傑士不太高興地這樣回答。醫生接著問道：

「今天晚上就打算動用這部機器嗎？」

「嗯……今晚就要出發到未來去做時間旅行了，而且……。」

「噢，是不是要去找那位漂亮的少女，把她救出來呢？……羅特對她還真是念念不忘呀……。」

「喬治，你別胡鬧了。羅特，剛才你父親說那個叫什麼的裝置，你再說明一下好嗎？」

銀行家這樣催問著，於是羅特繼續解釋說：

「這個其實也並不複雜……它的原理就跟富來甲公司製造的直昇機差不多，直昇機可以在空間任意移動位置……而這部時間旅行機卻可以隨操縱者的喜好，將它的空間要素改變。到這裏都瞭解嗎？」

「當然是瞭解啦……不過它跟我們以前所使用的——就是普通的飛機不是完全一樣嗎？」

羅傑士在一旁冷冷地說道：

「你看吧，德納魯特，我說你還沒弄懂呢！假如說你是一棵樹的話，老是停留在某一個地方過一輩子，那你連飛機的原理構造都根本不會瞭解了！」

羅特不顧鬧得不愉快，所以他趕快接著說：

「我在這上面的裝置是用來改變時間旅行機整個的時間要素。包括這架時間旅行機內部所有的東西，以及我的身體都能變成帶電的微粒子。這些微粒子之中都會有像電流般的東西——那就是質子流——通過。這麼一來，物體的內部就會改變成質子的震動運動方式——如此便可以使物體的形態改變。換句話說，就可以使物體具有另一個時間上的要素了。」

醫生在一旁問道：

「這種變化是不是在一瞬間便可完成呢？」

「不，這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假定要改變成明天晚上的時間狀態，只需要很短的幾分鐘時間……若要到下星期那就必須再加上一、兩分鐘……。」

實業家也問道：

「是不是進行的速度越來越快呢？」

「是的……可是它的加速度到底能夠快到什麼程度，以及最遠能夠達到那裏，這些我還

不太清楚。不過我在這上面裝了一個到達何時的指示器。時間旅行速度的快慢還是可以靠質子流循環速度的快慢來改變的，我可以靠這個使時間移動到某一點時停下來。」

「可是這部時間旅行機爲什麼要做成直昇機的形狀呢？你現在所要做的是超越時間的旅行，而不是空間旅行對嗎？」

銀行家這樣問道，於是羅傑士回答說：

「這個嘛——你好好地想想看吧……假定現在是一百年以後的世界，你想這幢大廈還會存在嗎？假如不存在的話會怎麼樣呢？那麼羅特在那個時間裏來到了這個空間時，就會立刻從十二層高的地方跌到地面上的。」

「原來是這樣啊！」

銀行家感嘆地說著。羅特這時補充著說：

「機上的螺旋槳是等我到達某一個時代之後，所必需要使用的。」

羅傑士看了看掛錶之後對羅特說：

「羅特，你現在還有一些時間，再做一次出發的準備吧！」

「不，已經全部準備好了。水、糧食，以及其他必須帶的東西都已經放進機艙裏去了。」

表列的物品全部攜帶了，而且今天下午我就完成機械的最後檢查，我想就是現在馬上出發也不成問題的。」

聽羅特這樣回答之後，羅傑士臉上立刻現出不安的表情，這大概是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吧！

「嗯，好吧，可以準備出發了。我講過的話全部記牢了嗎？……回來的時間跟場地別搞錯了喲……一定要回到現在的時代跟這棟大廈的屋頂喲！」

「好的，我知道了。那麼，爸爸，我走了。」

父親與兒子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羅傑士鬆手之後，羅特又轉身跟其他的人互相握手道別。

這時只有銀行家一個人獨自站在小屋的角落上，用擔心的表情瞪著時間旅行機。羅特走過來跟他道別的時候，他緊握著羅特的手，並且用沙啞的聲音顫抖著說：

「要出發了，羅特……千萬要小心啊……你還這麼年輕，決不能出什麼意外呀！」

羅特望著銀行家的眼睛用力地點點頭之後，便很快的轉身走到距離只有兩、三步的莉路達身邊。他面帶可愛的笑容，伸出雙手把身高只到他肩膀的媽媽緊緊擁抱住說：

「媽媽，我要走了！」

「你一定要回來啊！孩子……你一定要平安地回來喲！」

莉路達的眼睛因爲不安而睜得大大的，她不停地注視著羅特。羅特安慰著說：

「媽媽，請別那樣看著我。我一定會平安回來的。」

羅傑士在另一邊叫著羅特，於是羅特慢慢地放開母親。

「那我走了，媽媽。明天或者是後天我一定會回來的，請別擔心……決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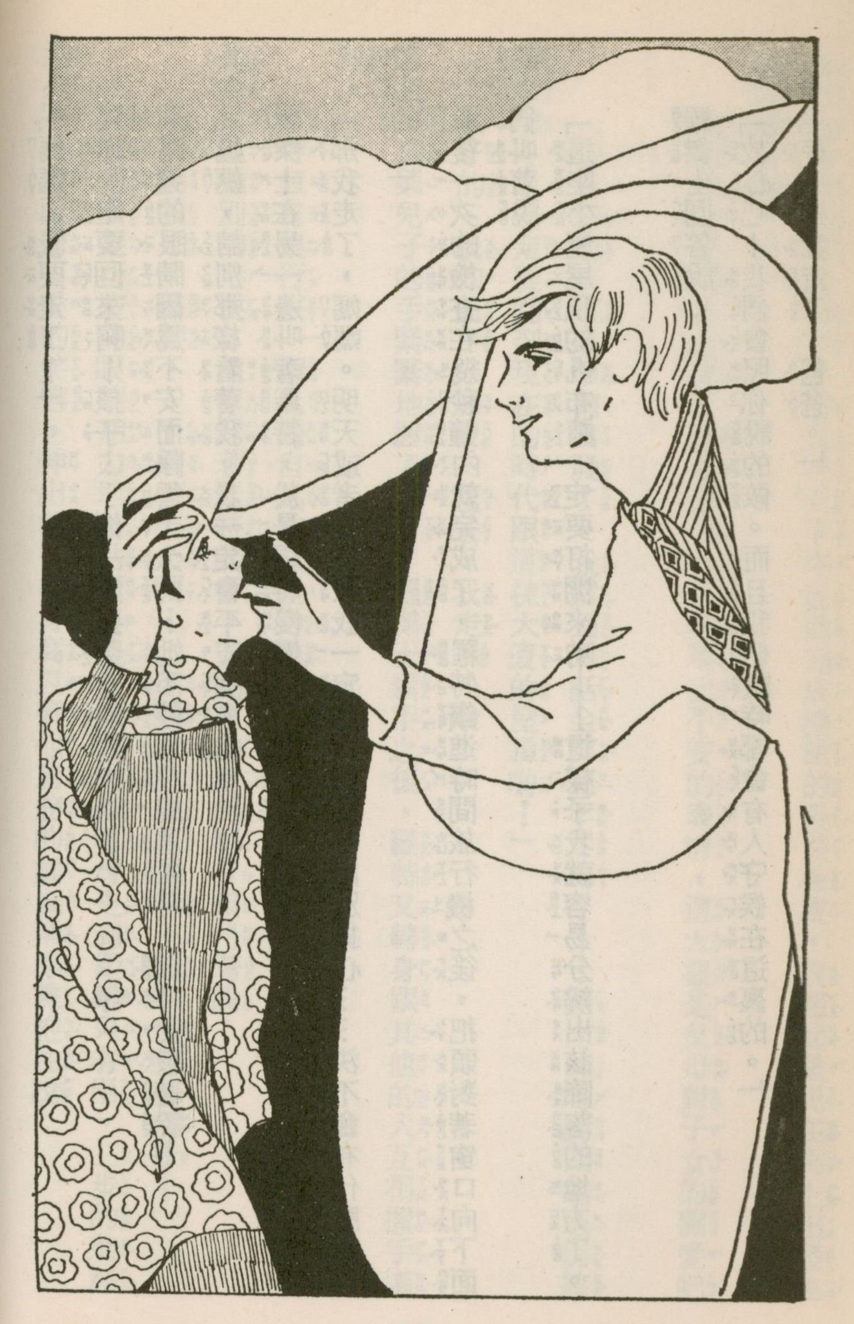
最後一次的檢查在幾秒鐘內就完成了，羅特鑽進時間旅行機之後，把頭對著窗口向下面的人們叫著說：

「這座小屋屋頂的帆布請一定要打開來喲——這樣子我就容易分辨出該降落的地方了。

羅傑士回答說：

「放心吧！我們會照你說的做。而且我們隨時都會有人守候在這裏的。」

「好，那我走了，爸爸。」



機艙的門「碰」地一聲關了起來。所有的人都退到距離時間旅行機五公尺以外的地方，他們這時都用嚴肅的表情看著要出發的羅特跟這部奇妙的機器。

「時間旅行這件事不知到底是什麼感覺呀！」

喬治小聲地這麼說道，可是誰也沒有答他的話。

不久傳來了一陣低微的「啾啾」聲，馬達開始發動了，慢慢地聲音大了起來，這時就好像有幾千隻昆蟲一起揮動著它們的翅膀似地響聲震天。時間旅行機開始從停機台上緩慢地上昇，這時它的機體發出了「卡達、卡達」的輕微震動聲。

這樣子過了幾秒鐘之後，時間旅行機的全身開始發出白熱光。在這間電燈照射下的小屋子裏也可以看出那是一點一點的燐光。又過了幾秒之後……時間旅行機變成了半透明狀態……接著，全部都變成透明了……揮發成蒸氣了……只有耳邊還殘留著馬達的餘音……不久之後，什麼痕跡也不剩地消失不見了。

小屋子裏現在只有一座空空的停機台，四周雜亂地擺著一些鐵鎚、鋸子、釘子等東西，顯得很空曠。屋裏的人們默默無言地互相望著。

第二天的夜晚——已經是深夜很晚了……。喬治正坐在科學俱樂部這幢大廈陽台上的長

椅子上。在旁邊的一張撐開的大躺椅上，羅傑士躺在上面正睡著，他的身子看上去就像一個「大」字。這時候一點風也沒有，天上的星星點點地閃耀著光輝，幾片烏雲散亂在四處，可是一輪明月卻高高地掛在東邊。

喬治用兩手撐住頭，出神地望著底下街道上的燈光跟一排排的房屋。頭頂上那輪越來越亮的月光把他的白襯衫跟法蘭絨布做的褲子清楚地照了出來。

羅傑士這時動了動身子，支起了上半身問著說：

「喬治，你怎麼不睡呢？」

「嗯……我不太睏，沒關係，我支持得住的。」

羅傑士站了起來打了一個大哈欠。

「現在幾點啦？」

「兩點半了……你再睡吧！」

「我已經睡夠了。」

羅傑士也往長椅上坐了下去，並拿出了雪茄點上了火。

「現在輪到你睡了，喬治。要不睡一下的話，身體會支持不住的。」

「我睡不着呀……因為心裏太緊張了。從羅特出發到現在一共過了多少小時了？」

羅傑士在腦子裏計算了一下說：

「已經有二十八個小時了。」

「今夜他會回來嗎？」

「我也不知道……大概會回來吧！」

「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呢？要是他能找到那個少女就好了……我也很想看看那個女孩子呢！」

羅傑士對於小聲說著話的喬治什麼也沒回答，他默默無語從花盆中摘了一朵花下來，然後又毫無意思地將花捏碎了。

就在這個時候，喬治突然閉上了嘴，用手抓住了羅傑士的手腕。羅傑士不由得也屏住了呼吸將眼光抬起來往上看。原來在葡萄架上的天空中出現了一個很小的光芒浮在上面。在皎潔的月光下更為顯眼，就像香煙頭上的火光似地那麼一點而已。

喬治用緊張的聲音叫著說：

「在那裏……到底是什麼呢？」

那個東西在剛開始注意到的時候是一團發著透明光的物體，漸漸地它好像凝固了似地現出一個發亮的物體形狀出來。一直浮在葡萄架旁邊的空中，並且還不停地發出輕微的嗡嗡聲。

「這不是時間旅行機嘛！」喬治一邊注視著一面說道。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不久之後那種嗡嗡的叫聲消失了。仔細一看，原來那東西是一個正六面體，每一個面的直徑有五十公分左右的一個近似圓形的物體。又過了幾秒之後，本來浮在空中的，突然「碰」地一聲掉落在陽台上。這兩個男人趕忙走了過去。

「這是羅特寄回來的信呀……好像發生了緊急的事。」

羅傑士這樣說著，並且趕快把這個六面體拿了起來。喬治驚訝地往那裏面打量著。

「這裏面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在羅特出發之前我已經跟他說好了。若是遇到了什麼緊急的事情……就是羅特沒辦法回到這裏的時候，要把這個先送回來。我們最好先不要張揚出去，以免羅特的母親莉路達擔心。」

在研究室裏羅傑士召集了所有的會員來，他抑住了自己緊張的心情，把剛才的六面體打開來。那裏面的大部分空間都被複雜的時間控制裝置佔用了。只有在邊上夾了一疊信紙。上面是羅特的筆跡，可是書寫很潦草。羅傑士小聲地說：

「這是羅特寫的信……。」

他用顫抖的手把信紙打開，這時他爲了使自己能鎮定下來，先點燃了一支煙抽了一口才看著信紙上的字。

「嗯……原來羅特平安無事，而且精神很好呢！」

羅傑士說完之後便開始唸起信來。

羅特寄回來的信

首先請告訴大家我很平安而且精神也很好。媽媽，請放心吧，我一切都很好。

要是我沒有把時間和空間計算錯誤的話，那這個裏面有信的連絡球應在我出發之後的一晚，或兩個晚上的時間內，到達大家的手中才對。

大家應該很清楚地瞭解在這一個或兩個晚上的時間對我來說要比對各位長得多了。

最先令我想起來的是出發的那一晚。那個體驗對我現在來說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幾乎都快忘記了……可是令我忘不了的是當時在機艙外，大家臉上的表情。

機艙裏一共有三個小房間，我進去的是最前面的那間。這裏是時間旅行機的操縱室，富來甲型直昇機上的操縱裝置跟我所發明的時間旅行裝置的控制器都安裝在這裏面。我的時間旅行裝置是一部原理很簡單的裝置，它的控制器操作起來也很簡單——只有一些調整質子流的按鈕，和時間旅行中所到達的時間指示錶而已。這個時間指示錶上有一圈數字，可以用指針顯示出所到達的未來。時間錶上有以一天為單位的刻劃，而以十天為單位，以一年為單位，百年為單位，以及千年為一個單位的刻劃也都預備了。

我首先在富來甲型直昇機的操縱裝置前面坐了下來。因為現在還沒有馬上叫直昇機起飛的必要，所以我並沒有去開動操縱裝置。出發時的衝擊感受到底強烈到什麼程度我還不知道，所以我必須盡量使自己坐得安全一點。時間移動裝置的指示器跟按鈕就在我右手邊的機艙壁上。我先把上面按鈕推到第一格上。這時耳邊立刻傳來了「卜卜」的低沈聲音，腳底下跟艙底也開始「喀喀」地震動起來。「卜卜、卜卜」的聲音越來越大了，不久之後變成震耳欲聾起來。這使得時間旅行機內部所有的零件物品都跟著發出了不小的震動。不久這種震動傳

進了我的身體裏，並且好像穿透了肌肉、骨骼、和血液。

這種震動繼續了幾秒鐘之後便消失了，可是接下來的是一次更大的騷動。我身體上所有的細胞好像都集中到手上來了，而且壓力越來越大，使得全身顫抖不停。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下去，我猜想大概是我身體內部也分解成無數個微粒子，就像粉末一般了吧！此時「卜卜」的聲音有增無減，我真是快受不了啦，此刻我有股衝動，真想站起來把按鈕推回原位使這種現象消失。可是我終於把這種衝動克制下來。

這時我感覺從頭開始似乎快失去知覺了，眼前逐漸灰暗起來。不只是身體上的難受，我覺得快要昏過去了。

最後我終於失去知覺了——可是我只不過感覺過了一、兩秒鐘又復甦過來。突然我發現剛才那種不適應的感覺已經完全消失了。而且那種卜卜的聲音也小多了。接著聲音越來越小，過了一陣子後只剩下很小的嗡嗡聲，最後突然一下子變得靜悄悄地一點餘音也沒有了。

我四處望了一下，這時周圍的物體發出了點點閃耀的燐光，就連我的身體上也散發著光芒。這真是一種我也不知道的奇妙色彩，朦朦朧朧地，在世界上從來沒有的一種光。目前的一切……似乎是不存在於世界上，令我覺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是實在的。雖然我把手遮住眼睛

，但我仍然可以看見機艙的牆壁。透過機艙的牆壁，我可以看見停放時間旅行機的小屋邊上的牆壁。眞令我感覺一切都像發光的幽靈似地。可是當我用手去觸摸膝蓋時卻依然感覺到硬硬的膝蓋是存在著，並不是虛幻。

我現在不停地寫了非常多的字，而實際上距離我出發也只不過一、兩分鐘而已。我斜眼看了一下計時器，以一天爲單位的指針好像連動都沒動一下呢！

我站了起來呼吸了幾口氣，把頭左右地搖了搖。這時我從時間旅行機旁邊的窗戶向外望去，我能夠像剛才一樣看見小屋的牆壁，外面的情形跟我出發前毫無改變。喬治正看著我這裏的方向，當我看到他的表情時不由得明白了。原來喬治所看的並不是上面載著我的時間旅行機，而是旅行機消失後什麼也沒有的空間。直到看了喬治的眼神之後我才瞭解到我跟外面的人已經不是屬於同一個時間了，所以他們當然看不見我。我在裏面看著大家有的在踱方步，有的在吸煙，似乎心情都很沈重。忽然我發現有一點很奇怪，那就是大家的速度跟平常比起來好像快了一倍以上。

又過了大約五分鐘到十分鐘吧！我一直不停地注視著大家的舉動，每個人的速度越來越快，就像在看快動作的電影一樣。到後來我覺得大家就像在繞著小屋屋頂上的帆布打轉似地

。眞沒想到時間的差異會產生這麼大的錯亂。又過了一會兒大家飛快地走出了小屋，最後一個人的背影只一閃便不見了。

我現在是獨自一個人被關在小屋子裏。此刻我雖然覺得有些頭暈，可是我還是忍耐著坐了下來。無意間我注意到掛在機艙牆壁上的時鐘，它這時不但發著光，而且還搖搖晃晃地令我想起了幽靈。但是鐘上面的長針與短針的位置卻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個時鐘跟時間旅行機外的快速運動不同，它還是跟出發前一樣的速度走著。它似乎也不受我所製造的時間指示器的影響，跟原來的世界——就是大家所居住的世界上的時間完全一樣繼續的走著。我所出發的時間是晚上九點五十分，而我仔細一看鐘面，上面指的是十點過五分。僅僅只過了十五分鐘而已。這個時候我可以看見在屋子正東方天空上所掛的月亮，看月亮的高度及角度我猜現在大約是深夜兩點十分左右。由這一點我可以判斷在大家所居住的世界上已經過了四個小時了。也就是說我的指針上的最初四個小時僅在十五分鐘裏便通過了。

而且這還是我把質子流的强度調整在最弱點上所產生的時間速度。在最弱一層速度之上還有十九層逐級加强的速度，我只要調整控制器的按鈕，便可以把時間旅行的速度加快很多。

這時我下了決心，一口氣把時間速度調節的按鈕從最下面調到第十級的速度位置。原本微弱的卜卜聲立刻顯著地增加了許多。機艙裏的零件與物品上的顏色也立刻變淡了許多，漸漸地幾乎成了透明體。當然我的身體也是呈這個狀態。

大家雖然已經走出小屋並且關上了裏面的電燈，可是藉著從屋外射進來的月光，我還是可以看見四周的牆壁。我就算不從時間旅行機的窗戶看出去，也可由機艙邊上的透明牆壁上看出去，四周毫無視覺上的障礙。

有一點我差點忘了敍述，那就是我從剛才起就感覺似乎沒有什麼地心引力似的，全身變得非常的輕，好像要浮起來的感覺。而且全身的力氣好像用不出來，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不過我猜想剛才頭暈可能就是因爲這緣故。

動力從二十級增加十倍到十級之後，外面的景色也顯著地改變了。月亮上昇得就好像有人用手在推它那樣快。夜空裏的無數星星這時也四處旋轉起來，就像它們自己在隨心所欲的移動著一樣。

時鐘指著十點十分了。可是這時月亮卻已經西斜了，我感覺附近露出來一些微光，原來是從東邊的地平線上出現了金光四射的太陽，而且一下子就昇了上來，世界霎時就進入了白

晝的光芒之中。

此刻時間旅行機外的速度看起來就像走馬燈似地那麼快，就算這時有人走進小屋或是有飛機從頭頂飛過，也會因爲速度太快，使我看不見。現在我所看見的只有兩幢比科學俱樂部屋頂還要高出許多的大廈，以及天空中太陽、月亮、星星的轉換而已。

只過了一、兩分鐘太陽就到了我的頭頂，又在一分鐘之內就下山了，附近又恢復了一片黑暗的世界。剛感覺如此時，月亮昇了起來，並且立即劃過了天空。雲層也忽隱忽現，連雲兒也移動得太快了，我竟然不能看清楚它們的位置。

我看了一下時間指示器上以一天爲單位的指針，已經開始動了。指針已經過了第一天，進入了第二天的刻劃了。我就這樣注視著指示器，看了大約有十分鐘之久。在這之中黑夜過了，天空亮了又暗下來，接著又是黑夜了。剛這麼想著的時候白晝的光芒又照了進來……一時之間太陽跟月亮交互地出現著，強烈的日光與微弱的月光不停地閃耀著，就像閃電似的一明一暗。這兩種不同的閃光之間的間隔也越來越縮短了，不久漸漸地合而爲一了——大概已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吧。在這之間白晝漸漸縮短了，似乎在夜裏的時間比較長……暗淡的光度跟黑暗混合在一起，在我眼前出現的是一片灰色的世界。

時間指示器上以一天爲單位的指針轉動得非常快，此時在旁邊以十天爲單位的指針也開始動了起來。現在指針已經指示出過了四十幾天了，而且越轉越快。

這時候我覺得差不多該離開科學俱樂部大廈頂的陽台了，於是我把富來甲直昇機的馬達啓動往上昇了起來。一直昇到距地面三百五十公尺的上空後，我把速度慢了下來，並且在空中保持靜止的狀態。

空中的雲層很厚，但卻一點風也沒有，我感覺好像是坐在一個大氣球上面浮在空中。雖然附近籠罩著黑雲，可是整個天都呈現一片模糊不清的灰色，什麼也看不清楚。我把視線朝下望去，可以看到中央公園南側的街道，但是令我有些驚訝，一直觀察了好久之後我才明白。原來底下的紐約市一點明暗也沒有，令人感覺整個城市呈一個不自然的形態，就像是一幅很大的圖畫，只有平面感而沒有立體感。雖然有各種不同的顏色，但總讓我感覺上面蓋了一層灰暗的色彩。處處可以看到一點一點微弱的光，這些大概是路燈吧，雖然我離開了好幾個月，但路燈是每晚都會點燃的。聲音是一點也聽不見，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往常那些洶湧的人潮跟一輛接一輛的汽車喇叭聲都不見了，腳下的這座城市就像沒人住的廢墟一樣。

又過了一、兩秒左右的時間，我忽然感到一陣寒冷的空氣流過來，下面的建築物的屋頂

、樹木上的樹枝也變得白多了。噢，對了，一定是冬天到了，一定是冬天到了，並且已經下過幾次大雪了吧！

到了這個時候，原來在轉動的那支以一天爲單位的指針已經快得連眼睛都看不清楚了，而且以一年爲單位的指針也開始慢慢地動了起來。第一年的刻劃過去了，現在進入第二年的刻劃裏。艙壁上的時鐘現在是十點半了，出發到現在只不過經過四十分鐘而已呢！

剛才我不是寫著說底下連一點動靜也沒有的嗎，現在已經漸漸有些變動了。在第五十街的百老匯裏有一座八層的大廈在逐漸消失中，我想大概在拆屋子吧。據我估計每次消失的部分在實際的狀況中都需要許多工人做好幾個星期的解體工程吧！可是在時間旅行機裏的我卻根本看不見工人的影子，只見到建築物不停地在縮小消失中，而且在兩、三秒之內整個建築物就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又有一個新的建築物開始逐漸昇高了。我每看一眼，它就比前次大一些。起先是造鋼筋骨架，骨架完成之後，眼看著牆壁、窗戶跟屋頂都加了上去。好像在一瞬之間，一幢三十層的大廈便完成了。

我看了看時間指示器，以十年爲單位的指針已經擺動起來了，以百年爲單位的指針似乎



也沈不住氣地搖搖欲動。壁上的時鐘所顯示的時間是十一點過幾分鐘，距離出發時已經過了一小時又十五分鐘了。

因為無事可做，所以我在機艙裏慢慢地繞著圈子走著，同時由一個接一個的小窗子裏往外瞧著。我注意到地表面上的建築物不斷地長高了起來。而且不能說是某一個建築物，而是一大片市區整個地在往上昇。當然它們外表的形狀是各有不同的。每一幢建築物剛出現一種新樣子之後，幾乎馬上就又增建或是改建，而且是反覆不停的。在這之間雖然有的大廈因解體而消失，但沒多久一定會重新豎立一幢比剛才更高、更大的建築物。

在這之中有一幢比其他都要高的巨大建築物在我所在位置的南方一個角落裏緩慢地伸了出來。它好像要把我吞沒似的，眞是一幢龐大嚇人的建築物。其他地區那些把市區分割成一塊一塊的房屋也不甘示弱地一個接一個地變成單調的巨大建築物，使得這一大片地方都變成非常高的大廈，地面看起來就像是由大樓結合而成的山脈一樣。在東南方，橫越哈德遜河面上一條新橋漸漸出現了。新橋不但比舊橋大，而且橋面也寬得多。

現在這段期間大概是紐約市發展的最高峯了。這時突然地中央公園消失不見了。由周圍所捲襲過來的建築物浪潮立即就把公園裏的綠草跟樹木吞沒了。可能是寸土寸金的紐約市已

經沒地方可以發展了。我低頭一看，不知何時巨大的鋼筋水泥架已經支起來了，並且以極快的速度往我的方向伸展過來。

我慌忙地趕緊啓開空間移動裝置把時間旅行機往上昇。直到五百公尺高的空中時，我才使直昇機在空中靜止下來。往下一瞧，底下到處都是一些像金字塔一般的大建築物，與金字塔不同的只是這些屋頂上是平的而不是尖形的。而且這些高樓大廈在第三十層左右的地方，外表有一圈像小走廊似的邊圍繞著，這些小走廊還伸出空中與附近相同形狀的建築物連結在一起。仔細一看，往南北方向伸延的通路竟然伸向非常遠的地方，就像毫無止境似的一幢接一幢的金字塔連接在一起。往東西方向伸延的通路也已經將附近的五、六幢金字塔形的高樓大廈連成一體了。這時在這些通路上有好幾條閃閃發光的銀色物體，我再仔細一瞧，原來這些都是單軌電車的鐵軌，有八條並排著。聳立在中央這一列的金字塔一直不停地向南北方向繼續延伸著，不久後連成一條像一座大山脈的山脊，眞像紐約市的骨幹，這座山脈事實上是一座由無數高樓大廈所結合起來的建築物。

時間的速度越來越快了，這時出現在我眼裏的建築物最起碼應該以它們的姿態在地球上聳立三十年以上才對。可是這些大樓在一瞬間就變成一塊空洞的黑點消失在我的視野裏。可

能是拆毀之後再改建吧！

在這空中之間屢有一千公尺以上高度的大廈呈現在我的眼前，可是在我還沒有看清它的形狀時便消失了。

又過了一陣，突然之間附近的景像穩定了下來。我想這大概是都市的成長到達某一個限度要停下來喘口氣了。只有偶而在某一個街角上的建築體會改變形狀，但已經不是更高更大的摩天大樓，而是高聳入雲的尖塔。整個的紐約市已經逐漸地安靜下來。這時候我本想耐心地觀察下去，可是感覺自己的頭有些昏沉沉的。大概是因爲肚子餓了，而且全身也很疲倦的關係吧！於是我往駕駛座上坐了下來，並且吃了些糧食。

往身邊的時間指示器看了看，以百年爲單位的指針已經指到（18）了。這表示時間旅行機已經前進到一千八百年的未來了。而且就在我盯著指針的這段時間裏，指針也不停地在往前走著，不一會兒就指到未來兩千年的刻劃了。艙壁上的時鐘是一點四十分。距離出發到現在不過四小時。

剛才我不是說過都市的成長到達了某個限度並且停了下來的嗎，我這個判斷一點也沒錯。從大家所在的二十世紀開始再前進二千年，就是西元三千九百五十年之後，所有的機械文

明都到達了頂點，而且再也沒有絲毫的進展了。

接著，我又不停地往下觀察了好一會兒，底下雖然還是有變化，但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變化。古老的建築物倒塌了，接著又修建起來……僅僅是這樣而已，整個都市的形態還是保留原來的風貌。到達文明頂點的人類們，現在大概正在享受千百年來所努力的成果，再也不想往前進步了。人類自出生下來，從小孩子成長爲大人，不久後又變成老人，接下來就是死亡了。人類的文明現在也正在往老朽腐化的路上走去。

鐘面上是兩點五十分——出發到現在經過了五個小時。時間指示器上以百年爲單位的指針已經到（37）的位置——表示已經到達未來三千七百年的時間了。

這個時候底下的都市漸漸變得古老而骯髒起來。人類文明經過兩千年顯著的發展之後，僅僅保持了兩千年的繁華就開始衰退了。整個的紐約市就像木柴在火爐中燒盡了之後一塊一塊地變成了灰燼那樣，一幢接一幢的華麗建築物倒塌了，之後並沒有新的高樓大廈建起來，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下去，就像廢墟似地沒人理會，地球似乎正往死亡的道路上邁進著。

兩萬八千年後的世界

在都市往腐朽的地步走去的過程中也偶而有一些勇敢的努力想要恢復它的舊觀，又出現了少部分以前所沒有的建築物。可是也僅僅只有幾幢而已，體積也比以前小了很多。在那一大片廢墟中這一點改變實在算不了什麼。

沒多久這一點努力也消聲匿跡了。現在地面上完全剩下殘破不堪的廢墟……雖然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還是一點變化的跡象也沒有。也許已經沒有人類居住在這裏了……是完全都死了呢，還是放棄了這地方遷移到別處了呢……。

鐘面上的時間是五點。時間指示器的指針快指到八千年了。機艙外的景象已經沒有再仔細觀察的價值，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底下這座被死神接收過去的都市廢墟一直保持了原狀兩千年。兩千年之後又有植物在地面上繁殖了起來。這些植物是我們以前從來沒看過的。紐約市雖然已經死亡了，可是都市廢墟的痕跡到處都是。譬如像大廈的牆壁、巨塔的地基、鋼筋的殘骸依舊遺留在地面上——簡直就像已經死去的都市之墓碑一樣。

此刻陸地表面的形狀也開始變動了。哈德遜河的流域移動了，河流也比以前來得寬廣。曼哈頓島從南側往西伸延，並且把一大塊海面圍繞起來。被我們稱爲「牧場地帶」的那片低地已經沈入海中了。另一方面，北部地區卻相對地隆起。只有在北部海邊的那條狹長的低地

反而形成了一個海灣地帶。

對了，我一直忘了談到氣溫這方面的情形。我出發的時候是非常炎熱的八月一個夜晚，自此以後氣溫就開始逐漸下降。雖然我經過的有白天、晚上，有夏天也有冬天，可是因爲時間移動得太快，所以這些不同的氣溫也混合成一體了。總括地感覺起來溫度還是漸漸地往下降。

鐘面上的時針已經指向七了……出發到現在過了九個小時，這時氣溫開始顯著地下降了。機艙下面所看到的景色是一片白色的世界。我雖然在一分鐘裏可以體驗到三十個冬天，可是多天應該跟其他的季節混在一起才對呀，爲什麼我所看到的盡是多天的影象呢？這真是有些異常。

不久，時鐘已經指到七點多，出發後已經九個半小時，時間指示器上也指到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年的刻劃了。到了這個時候又有一個難題呈現在我面前。在早先所做的實驗中，那一幕我跟父親所看過的情景到底是屬於那一個時代的世界呢，關於這一點我是完全不知道。到底該以什麼時期的世界做爲目標去尋找呢，這問題真是令我很煩。那個關住少女的房屋決不會一直停留在地面上很長的一段時間……充其量不過一百年而已。而且要區別那個時間的世

界也只有靠這一座建築物。就算這個建築物能在原地維持一百年不倒，以我目前的時間速度只要一兩分鐘就超越過了。萬一沒找到的話那該怎麼辦呢？有好一陣子我在為這件事發愁。有一度我想關上時間移動的裝置，把底下的情況好好地搜尋一番。這時我忽然注意到地面上長滿了茂盛的植物，這令我想到了一件事，在前一次實驗中所看見的影像裏，在那座圓形的建築物周圍只有一棵樹，而且那是一棵非常矮，樣子也相當奇怪的樹。跟我眼睛底下這片廣大的樹林完全不同。所以我判斷現在雖然是一萬兩千年之後的世界了，可是距離那個少女所在的時間還有一大段距離。

這時我把質子流旋轉的速度由第十級加快到第十五級，於是「卜卜」的聲音跟機艙的震動很顯然地劇烈起來。出發到現在所經過的時間就在這種嗡嗡的吵鬧聲跟震動當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指針通過一萬五千年的刻劃了。北方海面的海水已經漲到陸地上來了，我真不敢確定目前是不是還有人類生存在地球上。外面的一切景象似乎籠罩著一片灰色的霧，顯得模糊不清。南方本來有一個海灣現在正從南向西逐漸擴大著，史塔登島上的那些小山丘快要被淹沒了。過了沒多久之後一點島嶼的痕跡也看不見了，一眼望去只有一大片海面。圍繞在曼哈頓的

河川雖然還存在著，但哈得遜河下游的巴利斯岩壁已經完全崩毀了。

在我下面的是一片森林。空間的改變比時間來得慢，這裏應該是兩萬年後的中央公園所在地的上空吧。這片森林把兩條河川當中的這片彎彎曲曲的面積完全遮蓋住了。自從我調整旅行機的速度之後，時間移動得比以前更快了，森林的形狀也開始變得歪斜稀疏。而且樹的外貌也起了變化……所有的樹木都變矮了，而且樹葉樹枝也變得比以前疏落。

時鐘指著十點——自從時間指示器到現在，大約經過了十二個小時了。我已經感到非常疲倦，不但頭非常沈重，眼睛也因為充血而不停地流眼淚。四周的溫度也越來越低，於是我把暖器開關的按鈕按了下去。

時間指示器指到了兩萬年到三萬年的中間附近吧，因為這時我的腦子很混亂，所以也記不清楚了。下面的景象已經大部分呈白色了。我所在的空間位置似乎正在往南飄動。

不知不覺中旅行機已經前進到四萬五千年之後了。這時我偶而往下面一望，所有的植物完全不見了！到底是現在不見的，還是早就不見了呢？我已經完全記不起來了。可能是在我太累而睡着的這段時間裏不見的。下面的世界完全被白雪覆蓋住了。這時我趕忙跑到控制器旁邊，用力地抓住按鈕的握把……將質子流運轉的速度降低到最慢的速度。

8000
9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

把時間的速度從劇烈轉變爲緩慢也跟從出發調整到高速一樣的，必須經過一個短時間的緩衝才能慢慢發生作用。「卜卜」的聲音漸漸地低了下來，這時我的身體好像變成鉛塊一樣地重——不，應該說像結冰了一樣。身體不但感覺笨重，而且還覺得僵硬跟寒冷。我站了起來，用身體靠著艙壁，然後將手伸下去，好不容易才按下按鈕把質子流完全關閉了。就在這一瞬間我覺得頭像被人用力敲了一下似地，眼前一陣漆黑，然後就像跌進無底的深淵似地倒了下去。

幸好我只是暫時暈了過去，過了一兩秒之後全身又恢復了知覺。剛才那種可怕的感覺已經消失了。我撫摸了一下自己的頭之後，又開始四處張望著。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機艙裏一切原本呈透明狀態的物體，現在全部恢復成原有的形狀。從頂上垂下來的兩個電燈泡把機艙裏照得很亮，長方形的窗子外面是一片黑暗，大概正是夜裏的時間吧！

其次是非常寒冷，雖然我已經打開了機上兩部暖氣機中的一部，可是還是可以看出我吐的氣都是白色的。我身旁附近現在應該是一片沈寂才對，可是我老是覺得耳邊還有輕微的卜卜聲，這大概是一直聽這聲音太久，耳朵變得有些麻木了。不過隔壁的小房間裏倒是有直昇

機用的引擎在嗡嗡地作響著。

過了一會兒我的精神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了，於是我走到窗戶旁邊向外面看。這時的天空是青黑色，既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四周是一片朦朦朧朧的景色。地面上到處都堆積著雪。我把羅盤拿了出來想確定我目前的位置，但卻發現時間旅行機正隨著氣流慢慢地向南方飄去。現在我身邊雖然有羅盤，但好像還是迷失了方向。

這時我先把旅行機昇到二千公尺的高空，然後頂著風向北方飛去。

我真的是迷路了，不論在時間上或是空間上都不知該如何做才好。無論如何我現在應該找出一個目標才行啊！但天空上既沒有星星，地面上又全被白雪遮住了，根本看不出來地形是什麼形狀。會不會是我自己已經超越了出發時所預定的那個時間世界呢？現在也不敢確定。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只有聽天由命地把直昇機的高度降低到距離地面只有六十公尺左右的上空，慢慢地低空飛行著。如此一來我看見了好幾棟房屋，說這些是小屋子也許沒錯，這可能是用雪塊堆積而成的。附近的地面上真像是南極的世界。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證實了的確是超越了計劃中時間的目的地。於是我決定在這附近停下來，等到天亮以後再說。這時天空中出現了許多並不太亮的星星，我判斷也快天亮了吧。

果然不錯，大約過了三十分鐘之後，東方露出了一抹光亮，漸漸地太陽昇起來了——真是一個巨大、紅得刺眼的太陽。

我又把旅行機昇到二千五百公尺左右的空中迴旋著。在清晨的金色陽光中可以看得見南方的海灣，可是卻找不到長島的位置。我現在是在一個寒冷而且積滿了雪的海邊上空，底下不時捲起細小的浪花。西邊可以看到哈得遜河。

到處都被白雪覆蓋住，海灣中也充滿了浮冰。在哈得遜河的沿岸有一塊地區上面生長了些矮樹木。我相信自己目前正在曼哈頓島的正上方。我不停地在空中迴旋著，希望能找一個適當的場所降落，再退回我所超越的時間。已經出發了十六個小時了，這時我已經感到非常的疲倦。飛過了哈得遜河之後，我發現北邊有一塊相當平坦的原野，這附近一點也沒有人居住的跡象。於是我把直昇機引擎的電源關閉往下降，我竟然在四萬八千年後的世界上一塊雪地裏登陸了。在這裏我吃了些流質的食物後便往艙底下一躺就入睡了。這樣做雖然不是什麼好辦法，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除了聽天由命之外，真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了。

在這裏一點外界的干擾也沒有，所以我在這種安靜的環境呼呼大睡起來，等我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我最少睡了有十二個小時了吧。清醒之後我立刻將時間旅行機昇上

了天空，回到了曼哈頓島的上空後，我又把時間移動裝置的質子流開到最慢的速度，這次跟以前不同了，這次是將質子往相反方向來旋轉，因為我要退回所超越的時間。

在最先退回的那幾個世紀裏，風不停地由北面吹過來。所以我只好把機頭對著風吹來的北邊，然後再調節直昇機引擎的動力，使我在空間上儘量保持於曼哈頓島南方的上空不要被強風吹走。同時我還繼續在移動時間。我猜想這種做法也許是正確的，每當移動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把旅行機停下來，確定一下外面的景物，最後我終於發現了幾天以前我所看到過的地形了，而且跟我在實驗室裏所看見的景象完全一樣。

有個小山丘……而且還有那棵矮樹。可是並沒有房屋，附近也沒有雪。噢，大概是我在夏天的季節到達這裏了吧！而且那棵還太小了。由樹的大小來判斷，我所要到達的時間世界還在十年之後。於是我又把時間移動裝置旋轉到未來，並且盯著計時器仔細地看著。當計時器上的指針剛好指到十年半的位置時我就將它關上了。現在應該是父親跟我在實驗室所看到的那一刻時間的一星期或兩星期前的時間世界吧！

我這次往回搜索費了大約八個小時。時間指示器的指針現在指著兩萬八千二百多年的地方。空間的位置是在距離地面一百五十公尺左右的上空飛行著。目前的時刻還是早上……太

陽剛出來沒多久。

就在時間旅行機的正下方出現了以前所看過的房子，四周被牆圍了起來。裏面除了一棟主屋以外，還有一些附屬的建築物。我一面在空中迴旋著一面從屋子的窗戶往裏面看進去。富來甲型直昇機的馬達雖然設有性能很好的滅音裝置，可是因為噪音太大，還是被屋子裏的人聽到了。這時有一個人影跑出了圍牆，抬起她的頭望著天空中的我。竟然就是那個少女——身穿著皮衣，頭上什麼也沒戴，她一直瞪著我這架時間旅行機。現在該怎麼辦呢？我正在考慮如何做才好的時候，有三頭像小馬那樣大的巨犬從另外一幢建築物裏跑了出來，牠們站成一列對我咆哮著，那種吼聲真是可怕，聽得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快凝固了。

我真後悔自己冒然地就飛到這裏，但已經來了也沒辦法了，所以我只好一邊在腦子裏思索該如何好，一邊在這棟屋子的上空慢慢地盤旋著。這時候另一個男人走了出來，他跟少女的打扮差不多，身上穿著皮毛製的衣服，頭頂上空空地什麼也沒戴。他的身材高大，少女的頭只到他的胸部而已。因為狗群的叫聲跟直昇機的音爆使得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可是那個男人根本沒抬頭看我就很粗暴地在叱責那位少女，並且還用手掌往少女的面頰用力打去，少女被打得跌跌撞撞地奔進了屋子裏。

這時我也將直昇機朝南飛，要離開這裏。狗的吼叫聲漸漸地遠了。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到那裏，就這樣隨風飄流著來到了海岸邊。這附近大概是哈得遜河在出海口所造成的海灣，河口跟海灣已經完全凍結成冰了，冰上又積了很多雪花。

我經過了一個島——可能是史塔登島吧——的上空，然後又向西廻旋了過去。

在我心裏還是沒決定好到底該怎麼做。時間旅行機的機艙裏陳列了好幾支來福槍跟最新式的克林加型手槍。我是不是應該在那棟房屋前降落，然後拿著這些武器威脅裏面的人，把少女救出來呢？

可是，萬一住在那棟屋子裏的人擁有我從來沒看過而比槍更可怕的武器的話，那又該如何呢？

太陽已經從我背後的海面昇上了天空中，並且照在我的身上。這時我轉過身來面對著兩萬八千年後的太陽。太陽雖然是又紅又大，可是它的光芒卻並不怎麼刺眼。

我飛到哈得遜河口附近沒多久，又調轉了機頭，目前是沿著哈得遜河往內陸飛去。沿途到處可以看得見三三兩兩房屋似的建築物孤零零地排列在雪地上。我如果這樣繼續飛下去的話，是會被很多人發現的……。

但這時我卻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我稍為把質子流轉開了一點點，這樣時間可以一邊慢慢地移動，而我還是繼續沿哈得遜河的上空飛翔著。如此一來，這個時間世界的人們就看不到我和這架時間旅行機，因為對他們來說旅行機是呈透明狀的。

飛了沒多久之後，有一個寬約六十公尺的峽谷出現在我眼前，谷中的水早就乾涸了，它的底非常平坦，四面又全部被山包圍了起來，真是時間旅行機所藏身的好地方。於是我很謹慎地操縱著旅行機，降落在峽谷的地面上，並且把時間移動裝置的按鈕關上了。

我在機艙中一邊吃著飯，心裏一邊在想該用什麼方法把少女救出來。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那些巨大的狗。但是據我初步的觀察，那些巨犬平常好像是被飼養在距離主宅大約九十公尺左右的一間狗窩裏。

最後我決定半夜再出發。我手上戴的手錶是指著二十世紀的時間，這個世界的時間我還不太清楚，所以我決定等太陽下山之後，再過六個小時我才出發。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那個少女並不認識我，不知她看了我會不會害怕。我跟她之間不知道在言語上能不能互相溝通，萬一少女看到我之後大聲地叫起來，或是向我反抗的話，那整個計劃就完蛋了。

現在我也穿上了皮衣，頭上什麼帽子也不戴，馬上就要出發了。我想我這身打扮多少有點像這個時間世界的人類，少女見了我應該不會害怕才對。等見面之後我要使她相信我是善意來幫助她的，我想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

我在緊張的心情下等待著深夜的到來。出發的時刻終於到了。我除了克林加手槍之外還攜帶了小型羅盤跟手電筒。剛一離開時間旅行機，我就覺得非常的寒冷。在深雪中惡鬥苦戰了一番以後，好不容易才越過了二百公尺左右的山腰，來到了山頂上較平坦的地方。北風不停的怒吼著，我也覺得越來越冷了。密而厚的雪花不時地落在我的周圍，柔軟的雪片隨著風打在我的臉上。真覺得快忍受不住了，這時我從毛皮大衣的口袋裏拿出有護耳的皮帽子戴在頭上。

一邊頂著逆風，一邊在深及大腿的雪中走著。因為雪下得太大了，所以幾乎看不見一公尺處外的地方。真是一片毫無道路可尋的雪原。有時候我還需要拿出手電筒跟小型羅盤來看一看，以免迷失了方向。我估計我現正走在二十世紀世界上的第五十九街與哥倫布街附近一帶。如果拿眼前這種荒涼景象跟大家所在的世界那種繁華比較一下的話，那麼這種懸殊的對比是代表什麼呢？我想這要歸咎於時間所帶來的變化了。

就這樣我在猛烈的風雪中走了將近一個小時。我想應該快接近那棟我當做目標的屋子了吧。可是雪還是下得很大，前面什麼也看不清楚，到處都是漆黑一片。

正當我覺得快絕望的時候，東方天空中的雲忽然散了，皎潔的月光照了下來。眼前的月光有些異常，不是銀白色而是一種帶有紅色的光。抬頭一看，一輪橢圓形巨大的月亮高掛在天空中。

現在我看清楚了，那座我所要找的屋子在我左邊四百公尺左右的地方，那裏是一個小山丘。我記得以前在實驗室中用望遠鏡觀察的時候，發現那位少女每到深夜，都獨自一個人坐在那棟屋子中間的臥室裏。現在她也應該這麼做吧。夜深了，她這時可能會走出臥室，面對著西南方也說不定。這棟屋子是面朝南的。少女的房間一定在這棟建築物的南端。圍牆裏面是院子，院子的北端是那幾隻惡犬所住的小屋。

眼前的形勢對我很有利，因爲大雪已經停了，只有風速三、四十公尺的强風從狗屋的方向朝我這裏吹來，所以狗群絕對聞不到我身上的氣味。我只要繞到東南側，從門或是窗戶潛進這座屋子裏，然後一定可以找到少女的房間，只要說明我的來意就可以帶著她逃出……。

我想到這裏不禁非常興奮。費了兩年時間的計劃跟努力所期待的成果馬上就要實現了。

這棟建築物雖然只有一層，可是面積卻很大。圍牆約有三公尺高。我用戴著手套的手緊緊握著克林加手槍，沿著圍牆繞到了屋子的南側，已經接近門口玄關附近了。地上的雪到處都積得很厚，這時耳邊除了呼呼的風聲以外，什麼聲音也聽不見。

玄關的門上有一個黑色的框子，上面鑲了一塊長方形的玻璃——我想大概是玻璃吧。寬度有一公尺，高度大約是三公尺半左右。玻璃裏面可以看出來正點著藍白色的柔和光芒，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燈火。

我就這樣不動地往室內觀察了好久。但也只能看到這間大屋子的一部分。角落上擺了一些長椅子，是一些形狀奇怪的矮腳椅子，也有桌子之類的東西。地板上鋪著很厚的纖維地毯，上面擺了很多個坐墊。那張長椅子上也鋪著毛皮。

右手邊有一個拱形的通道，入口處用簾子遮住了。我想這就是通往少女房間的路吧。除了這個之外，另外還有兩個也是拱形的出入口，但都有門枷在上面，似乎不像還有路的樣子。

這時我用力地朝玄關門上的玻璃推推看，好像有些動了，尤其是玻璃的下半部好像快開

了。於是我用膝蓋朝下半部用力頂，這個門的構造也眞奇怪，經過我出力之後，玻璃的下半部朝裏面倒下，上半部卻向外掀了起來，三公尺半的玻璃門正好以中心分爲兩半，朝不同的方向旋轉，而且到與地板平行的角度時自動地停下來。剛好空出可以容一個人通過的高度。

我一面注意聽，一面四處張望著，然後才小心謹愼地一步一步走著。就好像不知何時會有可怕的怪物突然跳出來似的。

心裏雖然很緊張，但握著克林加手槍扳機的手指卻給了我勇氣。我用左手拿著手電筒，慢慢地朝自己認爲是通往少女房間的那個拱形出入口走近。忽然我想到自己頭上所戴的帽子，於是趕忙把它拿下來塞進自己的口袋裏。來到入口處，我掀開了簾子往裏面的空間走去。放下剛掀起的簾子之後，這裏又成了一片漆黑。不過六公尺之外的地方又有一個簾子，因爲從那裏發出了帶有藍色的光。

我猶豫了兩、三秒鐘之後終於下定決心掀起了這層簾子。進來之後發現這裏面比外面還暗一點，在對面牆角上放了一張長椅子，椅子上面有一個像火盆似的東西，靠著這裏面所發出的藍色光，我看見了在睡覺中的少女。她身上蓋著柔軟雪白的毛皮，兩邊的肩膀與手臂伸在毛皮的外面。一隻手朝枕頭彎曲著，另一隻手直直地伸在所蓋的毛皮上，波浪般的金髮披

在她的胸前。

眞是一個可愛的少女，她的面孔眞是美麗極了！細細的嘴唇……光滑而帶有粉紅色的面頰……還有那彎彎長長的睫毛……。

我眞想不吵醒她，獨自一個人離開。因爲我感覺我這樣窺視一個如此清秀少女的睡姿是不道德的。但這時的我好像被她的美麗震懾住了，竟然無法移動我的腳步。

這時突然傳來「咔嗒、咔嗒」的聲音，我立刻握緊了手槍，但這只不過是放在屋簷下的東西被風吹動而發出的聲音。我抑制緊張的心情將天花板跟窗戶附近都檢查了一遍，發現並沒有什麼動靜，這才放下了心。於是又把視線投向長椅子旁……一望之下我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少女瞪大了眼睛動也不動地朝我看著。這時她支著上半身坐了起來，一隻手緊緊抓著毛皮蓋住自己的身體，另一隻手蒙住嘴，兩個肩膀因爲害怕而不停地發抖著。我眞沒想到她看到我會露出這麼恐怖的表情。

我這時一面說著一些安慰的話，一面不由得邁開腳步走上前去。我剛想到這樣做不妥的時候，少女已經大聲地哀叫了起來，叫聲傳遍了整棟屋子。這時我不由得慌張地轉身往窗簾

跑去。剛跑了幾步就停了下來，因爲我覺得這樣做的話，一番心血都白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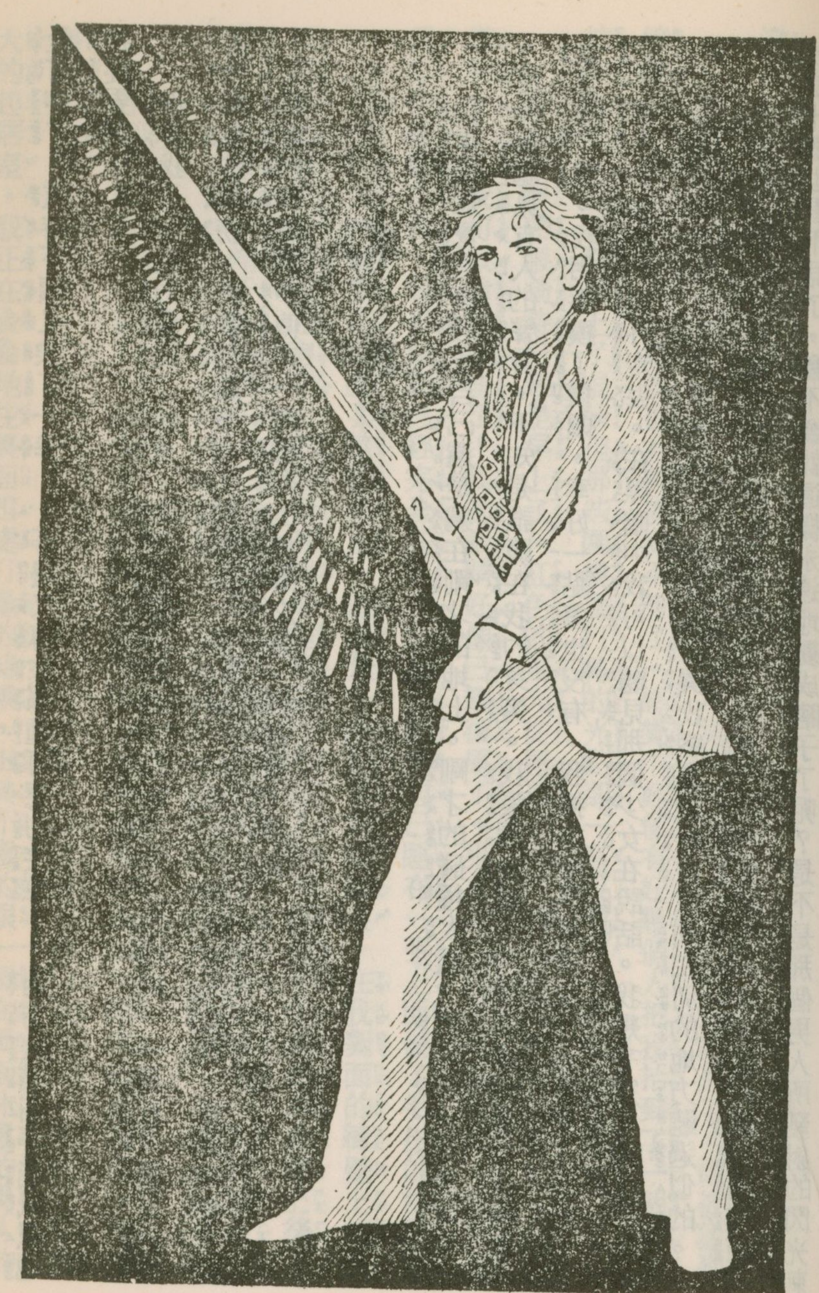
難道我就這樣逃出去算了嗎？或是應該回頭再進去呢？我可以背起少女一起逃走呀！她的體重應該不會太重才對……萬一逃不出去該如何呢？要是有人阻擋我就用手槍……。

這樣考慮著，我又走回長椅子旁邊。少女這時緊緊地靠在牆角上，用害怕的眼光注視著我的臉，此刻她已經停止了哀叫。

背後又響起了一陣聲音，我回頭一看，發現在兩道窗簾之間的黑暗中有一個人影站在那裏。我舉起克林加手槍正準備扣扳機的同時，那個人影從他站立的角落上朝我射來一道如同鉛筆尖那麼細小的光。一瞬間我的眼前閃耀著一道非常短而細，可是強烈得異常可怕的光芒。

於是我立刻陷入黑暗之中，眼前的一切都變成漆黑了。我雖然沒有倒下去，可是已經支持不住了。耳邊只聽到像是譏諷的笑聲跟走近的腳步聲。接下來便是一個拳頭打在我的下顎上。

我就像在跟一個看不見的敵人打架似地，失敗是註定了，我終於支持不住倒了下來。手被對方撬開，原來緊握在手上的手槍也被搶走了。我依然漫無目標地揮動著兩隻拳頭，但完



全打空了。這時下顎又挨了一拳……耳邊又傳來那種可惡的笑聲……對方像貓細弄老鼠似地在捉弄我。

我盡我全身的力量爬了起來，想朝我認爲是出口的地方走去的時候，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抓起我的肩膀，把我朝牆壁用力摔過去。我的頭不知撞到什麼堅硬的東西，意識漸漸模糊了，只記得在黑暗中傳來一陣強烈的笑聲之後，我就昏了過去。

求援

我恢復知覺之後發現自己還是躺在剛才的地上。剛才的碰撞太猛，所以我一下被撞暈了。這時我聽見有人的聲音，不知是誰跪在我的身旁。我張開眼睛，但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我用手摸了摸頭，幸好一點傷也沒有。我搖搖晃晃地支起了上半身，在我旁邊的那個人也站起來向外走去。在黑暗中我可以聽見那個少女在說話。我幾乎完全不了解她到底在低聲說些什麼，可是這種說話的聲音跟節奏我感覺到好像以前在別的地方聽過似的。

在黑暗中似乎有無數光點在圍繞著飛舞著，而且我的兩個眼球從裏面發出劇烈的疼痛。我是什麼也看不見了，會不會就這樣永遠地變成瞎子了呢？是不是那個男人所發射的閃光刺

激我的眼睛所造成的呢？

突然之間屋子裏亮了起來，我的眼睛雖然看不見，可是還能感覺四周變亮了。頭被猛烈撞擊了一次以後，我的意識也有些模糊不清了。感覺中好像有好幾個人把我抬到了一個很柔軟的地方，我雖然閉上了眼睛但那些圍繞著打轉的光點卻一直沒消失。漸漸地我睡著了。

當我再睜開眼睛時已經是早上了。紅色的陽光從屋頂上的一個小窗子裏照了進來。是這樣啊……我可以看到這些了！我的眼睛好像已經復原了。現在除了頭有些昏沈沈，眼睛稍爲有些疼痛之外，我可以說已經完全好了。我發現原來自己睡在一張上面鋪了毛皮的沙發上，我所穿的大衣被放在旁邊柔軟的地上。這眞是一間相當大的寢室，在我對面的牆壁上端有兩個厚厚透明板所成的窗戶，它的旁邊就是垂著簾子的出入口。我站了起來把大衣穿上後，伸手進口袋裏，帽子雖然還在，可是羅盤跟手電筒都不見了。而且那隻手槍也一定被搜走了。

外面的風似乎小多了。整個屋子裏顯得靜悄悄的。我向出口走去，原來這裏還有一間空曠的小客廳似的屋子，在屋子的另一面又垂著一個窗簾，我把簾子悄悄地掀開，這裏是間較大的起居室，我正在偷偷地往裏面四處打量的時候，出其不意的跟一個在裏面休息的男人的

眼光碰在一起了。

我慌張地放下了簾子，但裏面的男人已經看見我了，他很快地站了起來往外走出來。他的個子比我還高，身體非常強壯，下半身穿了一條淺灰色的褲子，上半身是赤裸著。我看到他之後趕忙回到原來那間寢室，我心裏不禁有些害怕，不知他又要對我做什麼？這一次會不會又讓我的眼睛暫時失明呢……。

這個人毫不客氣地跟著我進入了寢室，並且追上了我從後面抓住我兩邊的肩膀，將我用力一轉，使得我猛一轉身跟他面對面了。這男人大約是三十五歲，一頭黑髮都垂到他脖子上了。不過他的小鬍子卻很好看，滿臉粗獷的表情……黑而寬的眉毛下那一雙狡猾銳利的眼睛……嘴不但大而且嘴唇也很薄。全身看上去充滿了體力跟實踐的意志——我不太會形容，不過他是那種決不聽任何人指揮的那一類人——他臉上充滿了個性，雖然我並不知道是好是壞。

他用刺探的眼光瞪著我——我感覺他好像想把我看穿似地……。我也知道他目前迫切地想知道我到底是誰，是從那裏來的。男人對我開口說話了，可是他說的是一種我完全不懂的語言。雖然聽上去有些像英語，可是意思我卻一點也不了解。過了一會兒，我也開口對他說

話，同樣地他也是完全不懂我的話。這男人一生氣，把我往沙發上推去。

我已經決心要順從，不跟他再發生衝突。所以我雖然被推倒了，還是毫不生氣地對他做了一個微笑。他本來是站在屋子中央動也不動地注視著我，但這樣一來他卻咧開嘴大笑了起來，隨後他又一轉身走向屋外去了。

此刻屋內已經因外面紅色陽光的照射而相當光亮了。我搬了一張桌子到牆角，並且站上去從窗外望著。外面是鋪了一層雪的世界，映著紅色的陽光，令人覺得似乎雪也有些紅。我現在似乎是在這棟屋子東邊的一個角上，我在懷疑少女所住的房間是不是在我的隔壁。

在這建築物的對面轉角上坐著一隻我上次所看到的巨犬。牠身上的毛很厚，看上去就像一隻狼，一雙眼睛毫不放鬆地到處巡視著。這時他注意到趴在窗戶上的我了，於是慢慢地朝這裏走了過來，並且抬起他的頭向我注視著。牠的眼神裏看上去真是很神秘呢！簡直就像充滿了人類的智慧。牠似乎知道我只是在朝外面眺望著，並沒有要逃走的打算，於是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坐了下來。可是牠還是毫不放鬆地繼續監視著我。

我看了這情形不禁有些害怕，從桌子上跳到地上後過了好一會兒還心有餘悸。這種具有跟馬差不多的體形，而又具有像人類那樣聰明眼睛的怪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牠們要比二十

世紀的狗精明多了。本來打算從這裏逃出去的我，這時不禁有些喪氣。

如此下去我真的只好乖乖地被飼養在這裏了。接下來的幾天裏每天給我送飯以及照料我一些瑣碎雜事的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她的臉色很不好，看上去有些憔悴。灰色中夾雜褐色的頭髮蓬亂不整地垂著，有時她只用一條黑布把頭髮紮成一束就算了，身上穿著一件黑色，形式很老舊的長袍，看上去令人覺得很邋遢。她送來的食物都是肉跟地瓜，可是這些到底是什麼肉，以及是不是跟二十世紀相同的地瓜？關於食物的種類我一直不很清楚。這女人對我的態度並不親切，可是她倒也沒有令我覺得很厭惡。

不用說，我當然找機會跟這女人談過話了，在言語上還是不通。可是漸漸地我們之間能夠瞭解一點了。原來她是以前我在實驗裏看過的那個老人的女兒。老人到過我這間寢室好幾次。他也留著小鬍子，雖然已經七十歲左右了，可是身體依然很強壯，時常穿著一件寬寬大大的褲子，平常是赤裸著上半身，但有時也會穿上短袖的衣服。我真懷疑難道他們不怕寒冷嗎？老人名叫布魯，那個強壯的男人就是這棟屋子的主人叫脫勒，四十歲左右的女人是可雅，還有那位少女，她叫阿吉拉。

脫勒有時也會走進寢室裏來，他會注意看可雅服侍我的情形，一方面也是監視著她，看

她有沒有偷懶。有的時候脫勒也會揍可雅，可雅挨打之後會用憎惡的眼光狠狠地瞪著脫勒。有時因可雅嚴重地背叛了脫勒的意旨時，他還會用手銬把她銬起來。可雅對她的父親——那個老人布魯似乎也很怨恨似地。

有一天當我正在寬廣的起居室休息的時候，那個少女——阿吉拉掀開了出入口的簾子，本來想進來的阿吉拉看到我之後，顯著有些遲疑似地站在那裏望著我。她的身材相當纖細小巧。身上的服裝就像古代埃及人所穿的，腰部還用一條藍色的寬帶子纏繞著。腳上穿著一雙涼鞋……胸前掛著一串金屬製品……黃金色頭髮在額頭上綁了一根帶子，很自然地垂在她的肩上。

當她站在那裏看著我的時候，我看她眼光中已經沒有恐懼的表情了，相反的充滿了好奇心。當我也注視她的時候，她卻害羞地低下了頭，可是過了沒多久，她又抬起了頭。我發覺她對我的服裝很感興趣。她大概覺得我身上的襪子、褲子、襯衫、領帶……等等東西都是很稀奇的吧！這樣想著，我就放心了。以後總有一天我會把她救出此地的，但是她如果一直像上次那樣怕我的話，那就根本什麼也不能做了。這時我想上前跟她講話，於是便站了起來。糟了，我不該操之過急……，剛想到這裏，已經來不及了。少女慌張地一轉身便逃走了。她

大概認為我是不懷好意吧。

有一天脫勒帶著我的手電筒來了，而且他示意不准朝他的方向叫我使用給他看看。他大概把手電筒也認為是一種武器。我認為這是向他表示我沒有害他意思的一次最好機會，於是拿起手電筒對著自己的眼睛壓下了開關，證明給他看這並不是害人的武器。脫勒這時口中一面嘟噥著，一面接過了手電筒朝牆角一丟。臉上還露出了一點都不感興趣的表情。

接著他又拿出了克林加手槍命令我示範給他看。當然他不會那麼輕易地把手槍交到我手上，而是用他的手抓住我的手，朝出入口那邊無人的方向射擊。當手槍裏的子彈全部射完了之後，他嘴又不知道在嘟噥著什麼，並且把手槍往戶外的雪地上拋了過去。這時他不知從那裏掏出一樣我從來沒見過的東西往剛才被丟過去的手槍一指，那支手槍立刻發出一聲可怕的爆炸聲，並且炸成了許多碎片。脫勒撿起了一塊跳到他腳下的碎片注視了一下，然後「哼」地一聲很瞧不起似的將碎片朝遠處一丟，便大聲地笑了起來。

我到這裏一個星期之後的有一天，脫勒用兩隻巨犬拉著雪橇不知到那兒去了，過了一個月都還沒回來。我在這段時間裏還是很安份地待著，並沒有蠢動。我心裏雖然很想逃走，可是我一定要帶阿吉拉一起走才行，不然這番心血就白費了，但她現在對我還不信任，所以我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贏得她的好感。

因爲我順從的態度，使得這個家裏的所有人都認爲我並沒有什麼害人之心。可是只有那個中年女人——可雅，她還是那個樣子，常常用懷疑的眼光監視著我。

阿吉拉跟我過了沒多久就互相熟悉了起來。當我們無事可做的時候會一起學習著對方的語言。阿吉拉在剛開始學的時候也遇到許多困難，但她的記憶力非常好，而且學習的意志也非常旺盛，所以在一個月之間她已經能跟我說一些普通的英語了。當然在發音與聲調上多少還有些不順口，但她跟我之間的思想溝通已經完全沒有困難了。

我想少女跟其他人平常所講的語言可能由英語演化而來的。所以當她學我們平常所用的這種老式英語的時候就不會如此的困難。可是我想學他們所講的語言卻感覺非常的難。

當我們能互相溝通思想之後，我把屬於自已世界上的事情告訴了她，她聽了之後眼睛瞪得大大地表示非常驚奇。同樣的她把眼前的世界告訴了我，我也覺得很驚訝。眼前的一切跟二十世紀相差太多了。她並且還告訴我她並不是這裏的人，她的親戚朋友都住在距離這裏好幾百公里的另一個地方。我還沒有提出我的計劃時，她就對我表明了想逃出這裏回自已故鄉的意願。於是我告訴了她關於時間旅行機的一切，聽完之後她興奮地睜大了眼睛，並且對我

的逃亡計劃表示很贊成。

接下來的幾天內我天天跟阿吉拉熱烈地討論逃亡計劃的詳細步驟。時間旅行機在峽谷裏大概不會被發現吧……可是我們手邊又沒有武器……那個老人——布魯的腰部不時掛著那種可怕的武器——那種隨時都會令我失明的閃光槍……可雅大概沒有武器吧……可是我又不能確定是如此……而且脫勒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突然回來呢……。

脫勒帶走了兩頭巨犬，還有一隻留了下來。就算我們能順利地走出這棟建築物的大門，但還是會被那隻大狗追上的。萬一在我們登上時間旅行機之前被巨犬追上了，那又該怎麼辦呢？

有一天早上當阿吉拉跟我正在檢討逃亡計劃的缺點時，可雅突然走了進來。我當時大吃一驚，不知她要幹什麼，原來她是對阿吉拉說若是想逃走的話，她也願意幫我們的忙。我奇怪她怎麼知道我們要逃走，後來才知道在這段時間裏她也多少瞭解了一些我所說的英語了，而且她從我們的態度中也感覺到是在計劃著逃亡的事情。因爲可雅很憎惡脫勒，爲了對他報復，所以她才決心幫助我們逃走。我由阿吉拉的翻譯中瞭解了可雅所說的話。

可雅的計劃雖然很簡單，可是要比我跟阿吉拉所想的方法更切實際。她說：

「我自己沒有武器……而且那裏有武器我也不知道……在這棟屋子裏有武器的只有父親一個人而已。到了下午之後，父親會回他自己的屋子裏去午睡……趁著這個時候我會把巨犬帶到狗窩裏去，並且用鎖把門鎖起來……這樣一來，你們就能從容地逃走了……。」

我到底應不應該信任可雅呢？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相信她也不行了。一切等做了以後再說吧！

老人布魯倒是一點也沒起疑心似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這一天的中午過了之後，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終於到了要行動的時候了。我穿上了毛皮大衣，阿吉拉也穿上一套皮衣，然後又在頭上披了一塊頭巾，把金髮完全蓋住，只露出她那美麗的面孔，眞像個可愛的愛斯基摩人似地，這時她羞怯地朝我微笑了一下，眞是美麗極了。我從口袋裏拿出了皮帽子戴上，一切該做的準備都完成了。

我們走出了那間大起居室時，可雅還用那副無所謂的表情對我們點了點頭，並且用眼光示意可以走了。就在這時，從外面的狗窩傳來了那隻巨犬大聲的哀叫聲。不知道牠爲什麼要叫，是偶然發出的叫聲？或是牠有預感知道我們要逃走嗎？可雅對我們搖手指了指出入口之後，便匆匆地走去安撫那隻狗了。

此刻我在心裏不禁一陣猶豫。是不是該出發呢？那隻巨犬會不會從狗窩裏衝出來呢？正在這樣考慮著的時候，布魯不知何時已經站在出入口，看著全身穿了厚厚皮衣的我們二人了。他知道我們的企圖之後，不但很吃驚，而且臉上出現了怒容。這時他很快地從腰上掏出了一樣東西，阿吉拉一看不禁失聲驚叫起來。原來布魯的手上握著一個玻璃製品，很像月牙似的東西。在月牙的兩端還附有像電線一樣的鐵絲，突然之間從鐵絲的尖端冒出了火花。

我正準備向他衝過去的時候，突然身體受到一陣強烈的震擊。說不上來是什麼感覺，可是它會令我麻木而痛苦不堪，我雖然沒有倒下來，但兩手卻垂了下來，而且不受大腦的控制了。隔了一會，痛苦是減輕不少，但腳卻像在地上生了根似地，別說想走路，就連抬也抬不起來了。身旁的阿吉拉跟我似乎遭遇相同，身體僵硬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布魯的臉上這時浮現了獲得勝利後的笑容。他用左手從腰部的皮帶上又抽出了另外的武器，大概他想就這樣把我們解決掉吧……難道我就這樣等死嗎？……可是我現在完全動彈不了，剛才的那陣麻木已經傳到全身了。兩隻手已經變硬了，一雙腳似乎也成木頭似地……漸漸地全身力量都消失了。「碰」地一聲，我倒在地板上了。

這時候在老人布魯的背後，可雅的身影出現了，但布魯卻一點也沒注意到。可雅一下子

衝到布魯的身邊，並且朝他的手腕打了下去。剎時之間那個小型月牙似的玻璃製品從布魯的手中掉下去摔成粉碎。幾乎是同時之間，我這僵硬的手脚也慢慢地恢復了體溫……兩手和兩脚又開始有血液在流通了。

布魯這時氣得要命，用狠狠的眼光盯著可雅。我的體力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於是我從一旁出其不意地向布魯衝過去，兩個人一起滾在地上打起來，不久後我就像騎馬似地壓住了他。不料布魯從腰中又掏出一個金屬制的圓筒，並且想拿這東西對著我的臉。

阿吉拉連忙奔過來抓住了布魯的手，把圓筒奪了過去。布魯還是不死心，他像瘋狂了似地揮動著他的手脚朝我亂踢亂打著。我也被激怒了，於是抓起他的頭朝地上猛烈地撞著，不久他就像全身癱瘓了似地動也不動了。

我站了起來，可雅這時卻茫然地蹲下來看了看布魯。她對於自己所做的事雖然有些後悔的表情，但她跟老人之間的感情實在太淡薄了。這大概是因爲布魯時常虐待她的關係吧，所以父女之間早就存有仇恨了。

可雅依然用她那不在乎的表情對我們比了一下手勢，叫我們趕快逃吧。這時我對阿吉拉說道：

「阿吉拉，妳問問看在狗窩裏的狗是不是鎖好了？」

阿吉拉還沒問，可雅便猛然的上下點著頭。於是我拉了阿吉拉的手便往外走。剛好這時太陽快下山了，天空就像被雪染了似的那麼紅。覆蓋著雪的地上也映著同樣的紅色。

我們開始往西不停地快步跑著。跑了大約兩千公尺之後，阿吉拉顯得很痛苦似地喘著氣。於是我只好放慢腳步稍微休息一下，不久又開始跑了起來。前面除了有一塊地凹下去是河川外，其他什麼也沒有，我們不停地在空曠的雪原上跑著。

好不容易終於看到峽谷所在的那條黑色的裂縫了。於是我們更振作了精神快步地朝那裏跑去。跑到距離目標還有十五公尺左右的地方時，從後面傳來了巨犬的狂叫聲。此刻的我就像被冷水澆了一樣，禁不住顫抖了起來。這一定是暈過去的布魯醒了，然後把狗窩裏的巨犬放出來，跟在我們後面追來的。

我一邊用力拉著阿吉拉的手腕，一邊回頭看了看她因恐怖而變青了的臉。她害怕得腿都軟了，根本走不動。我也因爲非常疲倦，此刻若是將她背起來跑一定不如就這樣拉著她，兩個人一起跑來得快……這麼判斷了之後，我使出了自己最後的力量繼續跑著，阿吉拉跌跌撞撞地，甚至還倒了下去，可是我不管這些，簡直就像拖著她似地往前跑著。

不久我就到達面臨谷底的斜面了。我正在一面劇烈地喘著氣，一面在想不知道時間旅行機是否還停在上次降落的地點。巨犬已經逼近到我身後不遠的地方了，近到我幾乎可以聽到這畜生的喘氣聲。就在這個時候，我找到旅行機了……雖然完全被雪覆蓋住了，但毫無損害。

我拉著阿吉拉往下一跳，順著積雪很快地就滑到了谷底。因爲雪積得很厚，所以我們身體上一點痛的感覺都沒有。回頭一看，巨犬正好站在斜面的頂上，牠露出了鋒利的牙齒，似乎正在選擇從那裏跳下去。

我跳上機艙外的踏板把門打了開來，然後把蹲在地上痛苦地喘著氣的阿吉拉半抱半拉地往機艙裏拖。巨犬這時也往谷底滑下來了，牠連滾帶滑地到了谷底之後，支起陷在雪下的腿立刻朝旅行機的方向衝過來。

可是牠慢了一步。因爲我們在一秒鐘以前已經進入機艙裏面，並且把門關上了。這隻畜牲在外面一面叫著一面用牠的身體去撞關上了的機門，整個時間旅行機被牠撞得「咔噠、咔噠」地震動著。巨犬這時用力過猛摔了一跤翻滾在雪地裏，可牠他馬上又用後腳站了起來，此刻牠用可怕的表情吼叫著，一面又用前腳抓機艙上的門。

我把阿吉拉放在艙板上之後，立刻跑到操縱裝置前坐下來，開始操縱了。

一兩秒之後，空間移動裝置開始發揮作用了，旅行機靠著直昇機上螺旋槳的旋轉，從谷底飛了起來，巨犬的吼聲也漸漸模糊遠離了。當我昇入空中之後，我看見布魯這個老人在距離屋子四百公尺左右的地方，一面搜尋著我們的腳印，一面很吃力地慢慢走著。

上昇到三百公尺後停止了繼續爬高，我將操縱裝置改變爲水平飛行。當我向南飛行了一千五百公尺的時候，在地面上發現了坐在兩隻巨犬拉著的雪橇上，正在回家路途中的脫勒。

他大概也注意到旅行機上的我們，當旅行機飛過他頭頂上時，他立刻改變雪橇前進的方向，在地面上開始追我們。

我一面駕駛著直昇機，一面注意著兩隻巨犬全力奔跑的影子。牠們拼命地跑著想緊跟著空中的旅行機。不久來到了島嶼南端的海灣上空了，脫勒毫不留情地揮動著皮鞭子，驅使巨犬們拖著雪橇跑進結了冰的海灣之中。

這時我加快了空間移動的速度，漸漸地我跟脫勒雪橇之間的距離拉長了，到了海灣正中央的上空時，我回頭一看，發現脫勒的雪橇看來只像一粒黑豆那樣大小，相隔的距離已經相當遠了。這時脫勒自己大概也死心了，他又改變前進方向，朝著原來的歸途走去……不久在

黃昏的暮色中消失了他的影子。

整個空間只有我們這架旅行機孤零零地飛著，不停地朝阿吉拉所出生的故鄉飛去。

× × ×

阿吉拉的這一族所住的這片新月形的島嶼以前也曾經是屬於美洲大陸的一部分，地點是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東南部附近。它的外形很像古巴，可是沒有那麼大。它跟大陸之間有一個寬約十六公里的海峽隔著。這個島嶼脫離大陸形成目前這個樣子是在阿吉拉出生之前好幾千年前就發生了。

從現在往前推一萬年的這段時間裏，太陽所發出的光和熱量減少了很多，所以地球也變冷了，整個世界上的氣候都有劇烈的變動。人類逐漸遷往赤道，再不然就是盡量靠近火山附近的地方去生活了。火山附近因爲地熱很高，也許還有溫泉也說不定。阿吉拉故鄉的這個島上正好有溫度將近一百度的溫水流經過，而且在它北方的大陸上有東西走向的山脈可以阻擋住由北邊吹來的冷風。所以在這個時代來說，這裏是比較溫暖而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

說到脫勒跟阿吉拉之間的糾紛實在很複雜。這要從幾千年前說起。在幾十個世紀以前，北方大陸的生活環境還沒有變得如此惡劣之前，一個具有拉丁人血統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就

遷居到這個生長椰子等茂盛植物的熱帶島嶼來了。這個民族不願和其他種族混血，長久以來他們就不跟外面的人打交道。他們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高文明的繼承者。他們並且還稱自己的國家爲「安格利斯」。

不久北方大陸的氣候變寒冷了，一年之中雪融化而能耕種的日子僅僅剩下六月、七月、八月三個月而已。同樣的住在南方島嶼上的這個民族也好不到那去，也陷入了困苦的生活環境中。這種狀態持續了數千年之後，以前所發展的科學、藝術、文明等都快被忘光了，住在這一片大地上的人們也快返回野蠻人的世界了，尤其是北方更嚴重。

脫勒雖然也是安格利斯人，可是他曾經企圖顛覆政府，陰謀被發現之後，他就被驅逐到外國去了。被文明社會放逐到北方去的脫勒過了沒多久竟然把住在那裏的野蠻人組織了起來，並且還企圖攻擊他的祖國安格利斯。脫勒本人是具有文明國家的科學知識在北國努力發展研究武器製造。不久以前他偷偷地返回了安格利斯把阿吉拉綁架走了。因爲阿吉拉的父親方恩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安格利斯統治者的顧問。脫勒想把阿吉拉當人質逼使方恩對他讓步。

不過現在情況就不同了，因爲我已經把阿吉拉救了出來，所以脫勒已經不能從事政治的



交涉了，他除了以武力來攻擊安格利斯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使安格利斯國屈服了。脫勒眞可以說是在這個時間的世界上最大、最殘忍的一個惡勢力。他很可能從明天或是在最短的未來裏，率領著有組織的野蠻人，使用著他自己所發展創造的武器對安格利斯發動戰爭了。

寫到這裏我已經感覺非常疲倦了，雖然想把更詳細的情形告訴大家，但時間已經很晚了。

爸爸，你不是跟我說過在緊急的時候——也就是我需要你幫助的時候，可以寫信放在連絡球裏傳到你手上嗎？現在就正是我需要您幫助的時候了。

我會照我們當初商量的那樣，用光線信號來表示我所在的空間與時間位置。我現在所在的時間位置是兩萬八千年之後，空間位置是這個島嶼的東南端——若以二十世紀的地圖來看，是在邁阿密附近。您乘坐時間旅行機的時候請盡量將時間移動的速度放慢一點，這樣就一定能發現我所打的光線信號了。同時我會盡可能把光線信號照得更高、更久的。

請爸爸轉告大家不必擔心，到這裏來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不但是我，就是爸爸來了也會平安無事地回去的。我希望爸爸的朋友也能有兩、三位同行。我想喬治大概會想來吧——若如此的話，請他一定要來。武器之類的東西不需要帶……因爲派不上用場。

無論如何請趕快來，因爲我現在迫切需要爸爸的幫助！

第二架時間旅行機

羅傑士把信唸完了之後，用顫動的手把信紙收好，同時說道：

「這就是羅特所寫的全部內容……我現在要立刻向富來甲公司訂造第二架時間旅行機……

……我想九十天之內就可以完成的。」

「九十天之後……，那來得及去幫助羅特嗎？」

「這倒不必擔心，現在的時間對兩萬八千年之後毫無影響，只不過是過去的某一點而已。」

羅傑士這時接著又說：

「第二架旅行機應該由誰來乘坐呢？我是當然要去的，除了我之外，另外還有容納兩個人的空間……。」

「我要去！」喬治在一旁立刻接著說：

「我如果不去的話，一定會讓羅特失望的。他在信上不是也寫著要我去嗎？」

喬治說著還神氣活現地擠了擠眼睛，羅傑士愉快地微笑著，並且點點頭同意了。

「現在名額只剩一個了，還有誰希望去呢？」

「說起來也眞抱歉……。」銀行家想了一會繼續說：

「我的年紀已經大了——七十三歲了呀！我如果跟你們一起去的話，一定會成爲累贅的。所以我還是不去比較好，不過你們若是在金錢上有困難的話，請不要客氣，儘管對我說，無論是多少我都會設法拿出來的。」

羅傑士聽了點點頭對他表示謝意。實業家這時抬起了頭說道：

「我想我也沒辦法去……因爲工作太忙了……只好放棄這次機會了。你怎麼樣？法蘭克，打不打算去呢？」

醫生一聽到有人問他，一臉很抱歉似地搖了搖頭說：

「我恐怕也不行……羅傑士，辜負你的期望眞不好意思，但是……。」

羅傑士抬起手左右搖了搖回答說：

「沒關係，沒關係。我知道你們的困難。而且人去太多了也不好……。」

「好，那我們就這麼決定了。」喬治在一旁說著：

「羅傑士跟我兩個人去，其他的人留在這裏守候吧！」

× × ×

聖誕節的前兩天——。

第二架時間旅行機完成了，並且已經被運到科學俱樂部的屋頂上。爲了防止好奇的人們圍觀，它的四周還用板子圍了起來。下午喬治到這裏來了好幾次，他很關心準備的工作是不是都已經做好了。不久，晚上到了，平常的那些會員都到齊了，他們圍在被電燈照得閃閃發光的旅行機旁邊。

到了晚上九點，也就是預定出發的時刻了。

「喂，有沒有什麼話要吩咐我們……我們在這裏應該做些什麼事才好呢？」

以留守部隊指揮官自居的銀行家表情興奮地這麼問道，羅傑士微笑了一下，並拍拍銀行家的肩膀說：

「請別擔心……所有的準備都做好了。我希望在我們出發後的十分鐘裏，你們還能留在這間屋子裏——因爲萬一我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的時候還可以馬上退回來，大家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等過了十分鐘之後，大家就可以把這間小屋子鎖起來回家了——只有一點，屋頂上

一定要保留在打開的狀態喲！」

「好的，我知道了……對了，你們什麼時候回來呢？」

「這個嘛，現在還不敢預測。」

「你要盡量早點回來……這樣好了，最長不要超過六個月……如何？那就這樣約定了……為了莉路達也該早點回來才行呀！」

羅傑士點頭答應了。

「羅傑士先生，讓我們出發吧！」

一隻腳已經踏在機艙踏板上的喬治這樣叫著。羅傑士這時又走到莉路達身邊，注視著她的眼睛要她不要擔心，然後輕輕地擁抱了一下之後便輕快地跳上了踏板。

兩個人都進入機艙之後，再一次對大家揮了揮手便「碰」地一聲把機門關上了。他們現在是在最前面的操縱室，頂上的機板是呈拱形。兩邊向內凹進去的部分是另外的小房間，裏面有精密的裝備。在前面左右兩個窗戶的前面有一張長型的椅子是給駕駛員坐的，椅子不但有靠背而且還有皮製的椅套，坐上去很舒服。椅子前面的右邊是富來甲公司所特製的操縱裝置，操縱席、操作盤及小窗等都安置得很恰當。時間計時器及控制質子流的按鈕都附在右邊

的牆壁上。在操縱室的後面是機械室，兩者之間附著一個有拉門的小型出入口。

「準備好了沒有？」羅傑士高聲問著。「要儘量使身體穩固一點，因為出發時的衝擊到底有多強，我也不知道。」

「OK……好了，我們出發吧！」

喬治抑住興奮的心情這樣回答著。

羅傑士往機艙四周做了一次最後的檢查之後，便伸出手將時間移動的按鈕柄推向最弱的一級。機內立刻有了震動的聲音。這跟當初送羅特出發，在機艙外所聽到的聲音大不相同。雖然不是非常大的聲音，可是它的震音卻好像要進入機上乘員的身體內部似的。不久眼前暈眩了……胸部也有一陣壓迫感。這時真覺得好像跌入了一個無底的黑洞裏去一樣，說不出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沒關係吧？我們已經出發了。」

羅傑士這時很擔心地問著，喬治把緊閉地眼睛張了開來。機內的所有東西似乎都不是實體了，朦朦朧朧地像幽靈似地發著微光。喬治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身體，發現毫無損傷，剛才的那陣暈眩也慢慢消失了。

「我很好……。」喬治一下子直起了他的腰著：「可是我老覺得自己的身體變輕了。」

喬治一面說著，一面無意地朝窗外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在機外那些留守的人的表情就好像根本看不見他們所乘坐的旅行機似地，他們雖然在看著這個方向，可是眼中根本沒有自己和羅傑士存在的樣子。

「這眞是不可思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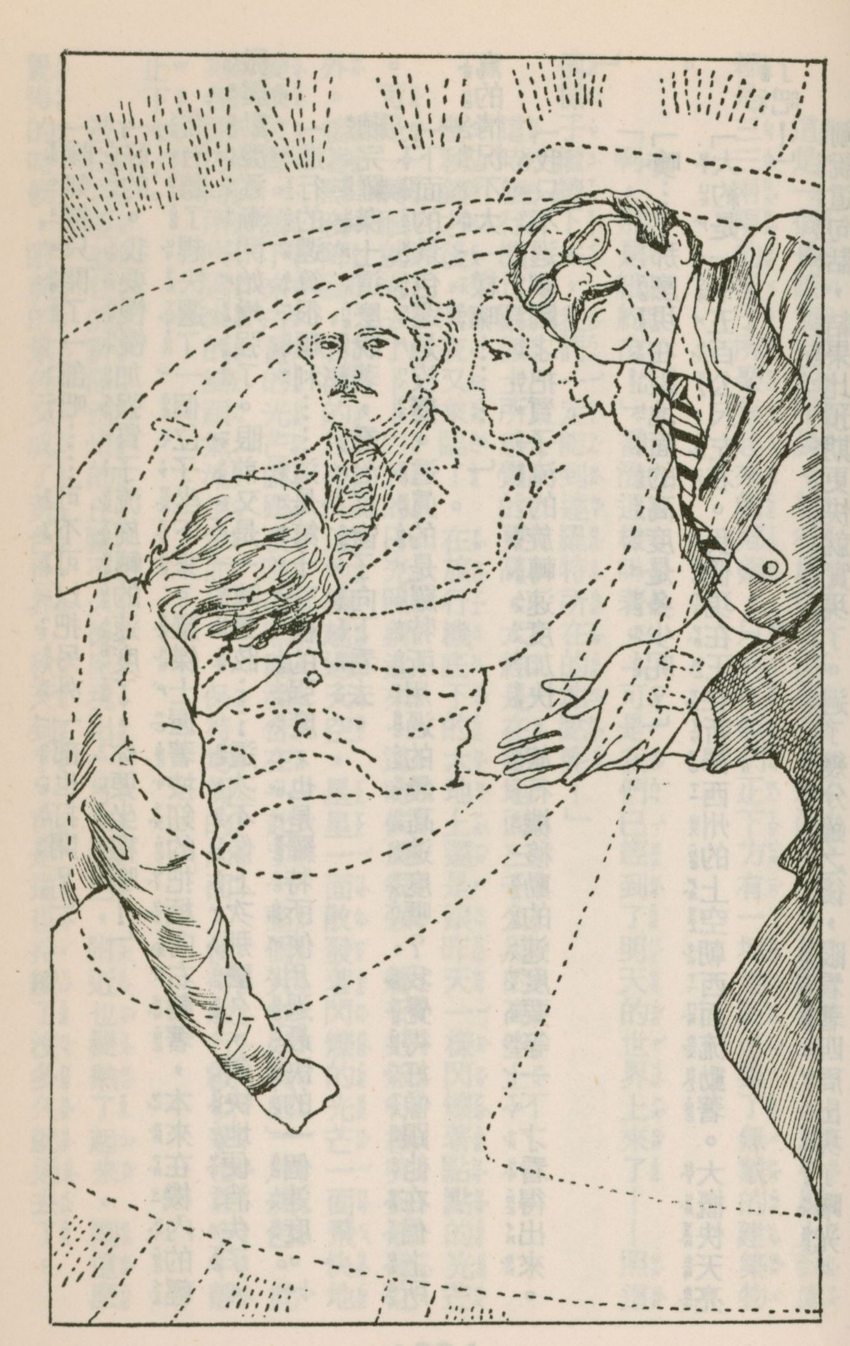
喬治看了好一會兒之後，才驚嘆地如此說道。

羅傑士這時啓動空間移動的裝置，富來甲型直昇機上的引擎發出了巨大的音爆後，旅行機漸漸地昇了起來。科學俱樂部屋頂上的陽台也顯得越來越小了。這一天晚上雲層很厚，在黑暗的夜空中，從東方不斷吹來寒冷的風。屋頂上面積滿了白雪的一幢幢房子似乎不斷地從他們腳下往東流去。旅行機也越來越西飄去。

旅行機一邊前進一邊斜斜地向上昇著。不久後哈得遜河出現在視線裏了。

「羅傑士先生，天氣眞惡劣呀！」

「嗯……不過這種天氣也不會持續太久——因爲我們不停地在移動時間。你覺得冷嗎？」



「暖氣機只開了一部吧……可不可以把另外一部也打開？」

「好的。我要慢慢加强質子流旋轉的速度了，你要坐穩喲！」

喬治聽了趕快選了一個位子坐下來。羅傑士握著按鈕的把柄向右轉著，本來在機內的輕微震動聲逐漸開始增强了。眼前又是一陣暈眩……這次不像上次那麼久，很快地便消失了。

「進行的還算很順利……這是第十五級的强度，也是羅特所使用過最快的一個速度。」

聽完羅傑士這麼說著，喬治從窗子向下看去。

「下面的景色還是沒變。這眞的是羅特所用過的最高速度嗎？我覺得好像跟他在信上所寫的情況不太一樣嘛……。」

「我只不過剛剛才把質子流的旋轉速度加快，旅行機移動的速度要等一下才看得出來。」

「噢……那麼現在距地面的高度是多少呢？」

「大約是一千五百公尺左右。我們現在正在新澤西州的上空朝西面流動著。大概快天亮了吧！」

剛說這句話，結果比預期更快就實現了。過了幾分鐘之後，眼看著四周出現了曙光。

這是一個昏暗寒冷的早晨。旅行機的下面橫列著新澤西州。放眼望去一大片平原上到處都是三三兩兩的屋子所聚集起來的鄉鎮。只有在他們正下方有一塊地區密集了無數的建築物。

「啊，那是紐約市！」喬治這樣叫著。「可是我們已經到了明天的世界上來了——照這個樣子繼續下去，我們一定能到達羅特所在的地點呢！」

這時旅行機比羅傑士所感覺的更高，大約是在距地面三千公尺的高空上。

幾秒鐘之後，黑夜又來臨了。在旅行機底下的大地上還是跟昨天一樣閃爍著點點的光芒。可是一轉眼就過去了——白天的日光照射進來。這時候風很强，幾乎把旅行機吹到航線之外。接著黑夜降臨，皎潔的月亮快速地橫越過天空，星星一面散發著閃爍的光芒一面飛快地變換位置。接下來白晝的光芒就跟夜晚的黑暗混合在一起了，整個天空呈現出一片灰色。此刻各種方向所吹過來的風跟氣流也合而爲一，保持均衡的局面，使得旅行機似乎也在空中靜止下來了。

被白雪覆蓋住的新澤西州的丘陵不久後呈現出一片翠綠色，附近也變熱了起來。剛這麼覺得的時候，眼前的景色又成了黃色世界，秋天到了。可是這也持續了沒多久就過去了。

羅傑士嘆了一口氣說道：

「好不容易這開始的第一年終於過去了……但這只不過是兩萬八千中的一年而已呢！」

「現在……我們現在是不是該移動空間呢？」喬治繼續問道：「是不是可以跟時間移動同時進行？」

「不錯。」

「請把接下來的計劃告訴我好嗎？」

於是羅傑士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個小記事本。

「這是羅特所指示的方法……以質子流第十五級的強度先移動到兩萬五千年之後，然後再把時間移動的速度放慢下來。同時將機首朝佛羅里達半島的南端飛，使空間向南移動一千六百公里。依據羅特的計算，在時間指示器的指針指到兩萬年的地方時，在空間上我們就差不多來到了與佛羅里達半島相同緯度的地方了。指示器上再過一千年左右，我們的目標——那個島嶼就會出現的。」

「那……移動兩萬五千年的時間，羅特一共花了多久呢？」

「大約是十二個小時……可是羅特平均起來是使用十二級的速度……我們現在若一直使

用十五級速度的話，那大概只需要十個小時就能到達那個位置了。」

× × ×

又經過了一個小時。旅行機這時已經來到了德拉瓦灣的上空了。灣的兩岸是一個高大建築物密集的都市，隨著時間快速的移動，這個都市也好像在蠕動似地一會擴展著，一會又收縮了。不久一個巨大的橋樑出現了，並且把兩岸的都市連成了一體。可是在空間上他們也不停地向南移，所以這個都市距離旅行機越來越遠了。

喬治坐在靠窗戶的位置，他簡直被眼底下這片巨大的景象震懾住了。一切的景物變化實在太快，西邊剛出現一座朦朧的山，轉瞬之間就落在旅行機的後面了。外界的一切根本追不上旅行機移動的速度。

此刻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他們左邊的海洋，依舊是一片廣大無邊的深藍色。旅行機在大西洋的岸邊不停地朝南南西的方向飛著。

在這段時間裏，已經超越過了羅特在信上所寫的「文明發展最高峯」的時代，羅傑士將旅行機的高度降低了一點。

「時間移動方面已經通過了第四千年……同時以時速一百八十公里在空中移動著……完

全是照預定的計劃。」

羅傑士這麼說著，喬治這時忍不住地問：

「咦，羅特說得那些情形我怎麼還沒看見呢？」

「你別急嘛……無論如何一定會跟羅特所說的一樣……再過一會兒這些偉大的文明就會慢慢地消失了——大概還需要三千年到四千年的時間吧！」

「我們現在到那裏了？是在維吉尼亞州附近吧？」

「嗯……我想應該快到北卡羅萊納州了……呀，喬治，你看！那個城市正在消失之中……。」

旅行機內的電燈並沒有打開，可是在機艙內到處都有朦朦朧朧的光芒，所以一點也不覺得黑暗。

喬治覺得很奇怪，所以他在四周打量著。突然他注意到自己身體上的異狀，不禁叫了起來：

「你看，羅傑士！我們的身體好像變透明了，並且還微微地發著光呢……我們眞成了在空中飛行的幽靈了！」

這時艙壁上的鐘指著兩點五分。已經過了五個小時，旅行機這時也飛到了北卡羅萊納州的上空了。

「我眞有些累了……喬治，現在讓你來駕駛好嗎？」

羅傑士這麼一說，喬治不禁有些猶豫。

「我雖然以前也有駕駛飛機的經驗，可是這種富來甲型的直昇機我卻一點也不熟悉……而且這次飛行又這麼重要……我擔心……。」

「好吧……那我就把它轉換成自動操縱，讓它靜止在空中吧。我只要休息三十分鐘就會恢復精神的。」

羅傑士調整成自動控制之後往長椅的皮墊子上躺了下來，並掏出雪茄抽著。

「時間指示器指到那裏了？」

「在六千五百年附近的地方。」

「現在平均每小時已經到了一千三百年的速度了……現在加速度正在提高，過一會兒就會達到每小時移動二千六百年左右的速度吧。」

「眞嚇人呀……一分鐘就過四十五年……兩分不就過了一個世紀了嗎！」

兩個人吃了一些簡便的食物。過了沒多久，羅傑士已經完全恢復精力了，於是他又開始朝南繼續移動空間。

「通過第八千年了……。」羅傑士看了看時間指示器的指針後這樣說著。「現在指示器移動的速度是每小時三千年……這大概是最大的界限了吧！」

現在時間旅行機正以每兩分鐘移動六公里的空間及一世紀的時間，同時進行兩方面的移動。此刻已經通過北卡羅萊納州的上空，再次地到達海岸線的附近了。底下的每一個都市都在開始倒塌、毀滅著。雄偉的建築物一個接一個地倒了，相反地植物卻像長了腳似地不停擴張著，沒多久這些廢墟上都蓋滿了植物。

而且又隔了不久開始出現荒野的影子了，而且大片的荒野逐漸的變成了白色。從北邊伸延過來的雪原以比旅行機空間移動的速度更快地向南方擴展著。

海的形狀已開始有了變動。一個海灣逐漸向內陸伸延，將南卡羅萊納州切為兩半了，而且有一部分不知在何時竟然成了一個海島。

「一萬八千四百年過去了。」

聽羅傑士這麼說著，喬治也抬起手看了看錶說：



「現在是六點十五分。」

「等時間計時器指到兩萬年的時候，我們大概就會來喬治亞州的上空了。到了那裏後，就應該能看得見我們的目的地——安格利斯島了。」

可是沒多久後指針指到了兩萬年，那個目的地的島嶼卻沒出現。喬治嘆了一口氣，不停地注視著時間指示器上的指針。

這時指針已經過了兩萬兩千年的刻劃了。

「你看！」羅傑士突然叫著說：「東西走向的山脈隆起來了！一個新的山脈又出現了。那個島嶼一定在山的那一面。」

羅傑士在飛到山腳之後，將旅行機順著陡峻的山坡往上爬昇，就好像被推上山似地。不久他們就飛到距離這個山脈的最高點只有三百公尺的上空了。

眼下的這片景色眞是壯觀極了。粗曠的黑岩、險峻的斷崖、雪白的峯頂，還有那灰色的山谷。而且山後形成了高度有三千公尺的大絕壁，跟海面成直角地挺立在那裏。

旅行機繼續向前飛，這時那些雄偉的岩塊已經被拋在後面了，旅行機因爲一直在同一個高度飛行著，所以一進入平地後，他們等於是在三千公尺的虛空中飛著。在遙遠的下方這時

可以看見一條往東西伸展的海峽。而且在海峽的對岸也顯示出另一條海岸線。

「是島嶼！」喬治叫了起來。「而且現在的時間已經是兩萬三千五百年了！我們到了該把速度緩慢下來的時候了吧？」

於是羅傑士將質子旋轉的速度降到第五級，並且仔細地觀察下面的情景。

從南方伸延過來的海岸線畫了一個大弧形後又彎向西邊。從空中可以看見在中央的那個大山脈的背後。島上到處都生長著茂盛的大椰子樹，沿岸有曲線很美，而且很寬的沙灘。島上還有許多小湖。

「我們把機頭朝南端飛，等時間指示器指到兩萬八千年的刻劃時，旅行機應該也飛到島的南端了吧！」

羅傑士一邊這麼說著，一邊拿出羅特的記事本看著。

「羅特說他是降落在兩萬八千二百零四年的世界。我們也在同一年的年初關上時間移動裝置再開始尋找羅特的光線信號吧！」

質子流的旋轉速度降到第四級之後，白天與夜晚已經可以分辨得出來了。白晝的光亮跟夜晚的黑暗也逐漸拉長，慢慢地過了一星期、過了一個月、過了一年。這個速度比起剛才當

然是慢多了。等進入了第四年之後，羅傑士又將質子流旋轉的速度降到第三級。此刻正好是白晝……帶有一點黃色的紅太陽很快地往天空上昇著。白雲掠過頭頂之後，出現了一大片藍色的天空，底下是一片耀眼翠綠的島嶼。

太陽不久後就帶著紅色的光芒沈入西邊了，一片暗紫的暮色圍住了大地……過了沒多久，早晨又出現了……。

第四年的時間就在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當中。羅傑士跟喬治都很注意地在尋找羅特的信號。

「就算羅特在島的南端將光線信號向上空不停地照射一晝夜……對我們的眼睛來說也不過是持續一分鐘而已，會不會漏過去而沒看到呢……？」

羅傑士這樣喃喃自語著。喬治在一旁也用焦急的聲音說道：

「決不會錯過的……就算發光只有一秒鐘的時間也不會逃過我的眼睛……我想一定是羅特延誤了……要是能快一點打出信號就好了……。」

此刻太陽又下山了。在灰暗的夜空中月亮昇了起來。偶而會飄過幾片密雲把月亮的光芒遮住。

突然——從島的最邊上有一道藍白色圓筒狀的光芒射了上來。開始的時候還左右地在晃動，隔了一會就靜止了。筆直的光朝上照著。

毫無疑問的，這一定是羅特的信號了！

未來的都市安格利斯

把質子流的旋轉完全切斷後，機艙內的所有東西又恢復成原來的形態了。馬達雖然還繼續震動著，但旅行機已經停止了空間的移動，在沒有風的空中完全靜止了。眼下是一片正常的景色橫臥在大地上。

波浪不停地打在白色的沙灘上……高掛在天空的月亮……還有它那帶有紅色的銀光所照射下的綠島……。

從島的南端向天空中所照射的那個藍白色光芒果然是羅特所打出的信號。

羅傑士這時將旅行機急速地朝海灘降下去。這裏是一塊平坦、面積很大，而且硬度也適當的沙灘。眞是一個理想的降落場。此刻大概是退潮時候，海水不斷地往後退。海的相反那一邊是一大片綠色——熱帶植物密生的叢林。

隨著高度的降低，他們看到了海灘上有好幾個人的影子。這些人一看到旅行機落下來，連忙往四面躲避。旅行機越過了他們的頭頂，在距離這幾個人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着陸了。

「呀，終於降落了。」喬治嚷著說：「剛才飛過的那些人好像沒有羅特嘛？我們看到的光線信號在那呢？」

原來剛才那陣信號光是在距離他們降落點一百多公尺之外的椰子林中所發出來的。這時候有一個人影從那裏跑了出來，並且往這裏接近。這個人穿了一條白色寬寬大大的長褲，短袖的上衣正在隨風飄動著。羅傑士跟喬治也走出了旅行機。

「喂，喬治！」

跑過來的人這樣喊著。竟然是羅特！他們也趕忙跑上前，三個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你們來得可眞快呀……我只不過剛打出那道光線信號呢！本來還打算一直持續兩三個小時的。」

羅特一邊喘著氣一邊這麼說著。說完他回頭向剛才在叢林裏慢慢移動的人影招了招手，於是另一個跟羅特穿著同樣寬大長褲的男子出現了，所不同的是他上半身是赤裸的。

等這男子走近了，羅特不知跟他說了些什麼話，男子點點頭之後便往叢林的方向跑去，

可是過了沒多久，他又帶了四、五個同伴回來了。他們都站在離旅行機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其中有三個人站得更遠，似乎在注視各方面的動靜。

喬治覺得很稀奇地抓著羅特所穿的短上衣衣袖上所垂下來的花墜，一邊問著說：

「阿吉拉怎麼樣了？她還好吧？」

「嗯，她很好。我現在正需要你跟父親的幫助……等一下我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們的。」

「唉，羅特。」羅傑士說道：「我駕駛旅行機這麼久，全身的精力都用光了，可不可以先讓我睡一下呢？」

「距離這兒只有兩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一棟房子，讓我們到那裏去吧。那一小隊人會在這守衛著旅行機的。」

羅特轉身對站在遠處的那些人比手劃脚地不知交談些什麼話之後，那些男人點了點頭，戰戰兢兢地走近旅行機，他們似乎都很怕這個「怪物」似的，臉上露出戒備的表情，根本不敢用手去碰旅行機。

「這些人靠得住嗎？」

喬治這麼一問，羅特立刻很肯定地回答說：

「絕對靠得住的。」

這時空氣非常悶熱，就像在洗蒸氣浴似的。就連站著不動也會全身出汗。跟北方大陸一片白雪比起來眞是有如天壤之別。照理說喬治應該也跟羅傑士一樣疲倦才對，可是他因爲太興奮的關係，所以把疲倦這件事給忘了。

× × ×

「看吧，前面就是我說的那棟房子了！」

羅特這麼說著。右邊的這一塊寬廣的場地上出現一棟熱帶式的平頂房屋，皎潔的月光照在上面顯得很幽靜。由椰子樹的樹幹所支撐的地板距離地面約有一公尺高，三面附有陽台，屋頂是用茅草所舖成的。這是一棟非常大的屋子——大概有十個左右的房間吧。另外還有一點奇特的地方，那就是四面的木板牆並不是垂直朝上，而且向外傾斜著。周圍還有籬笆，圍著一個盛開著各種花兒的庭院。

羅特毫不猶豫地穿過了花園中央的小通路，並走上通往陽台的階梯，這時他站在門口回頭對後面的兩個人說：

「眞抱歉，喬治，你能不能在這裏等一下？」

羅特說完之後，就先帶著羅傑士一個人走進屋裏去了。喬治這時在陽台上靠著支持屋頂的大椰子樹幹坐下來。氣候眞有說不出的熱，於是喬治將上衣脫了下來，接著把襯衫也脫了。這種悶熱的低氣壓眞使人昏昏欲睡，於是他把脫下來的上衣跟襯衫捲了起來墊在頭下當枕頭，就這樣往陽台上一躺，閉上了眼睛。過了沒多久喬治便呼呼大睡起來。

等喬治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是睡在一張很寬大的沙發上。從窗戶外所射進來的晨光把屋子裏照得很明亮，坐在他身旁一張柔軟的椅子上的羅特正拿著一個黑色的煙斗在抽著。

「你終於醒過來了，喬治。你睡了可眞久呀……。」

屋子裏的牆壁在快到天花板的地方向外側伸延了出去，令人有種奇怪的感覺，不知當初爲什麼要這樣設計。地板上鋪了一層褐色纖細的地毯，這是一間非常清潔的房間。

現在的天氣依然是非常的悶熱，喬治用襯衫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後站了起來。

羅特往椅子上指了指對他說：

「我把你所要穿的衣服帶來了，在這麼熱的氣溫裏穿上這些衣服會很舒服的。」

不久後喬治也換上了跟羅特相同的服裝。脚上是一雙後跟很低的拖鞋……一條在脚腕處紮緊的寬大粗布製的褲子……一件上面裝飾著許多像銅幣似的小金屬的背心……。這件背心的內層令人感覺非常柔軟，而且正好可以吸背後與腋下所流出的汗。背心的前面是開口的，所以胸部完全顯露了出來。大概這樣子容易通風吧！

「怎麼樣？還合適吧……？」

喬治挺直了身子，並且還擺了一個姿勢向羅特這樣問著。這時羅傑士從外面向他們兩人叫著。走到陽台上一看，原來早餐已經預備好放在桌子上了，羅傑士正坐在桌旁等他們。羅傑士此時所穿的衣服也跟他們兩人完全一樣。

「我們一起吃吧！」

他們吃完飯後休息了一會，羅傑士說道：

「我有一籮筐的話想問呢……。」

「我也有一大堆的話要說。」

羅特眨了眨眼睛繼續說：

「不知道二十世紀的時間怎樣了，我到這個世界上已經過了五個月。無論在語言、生活

習慣、世界情勢都很瞭解了。我這次請爸爸和喬治到這裏來是要借重你們的力量來幫助我們。」

羅傑士這樣反問著。

「我們是指誰？」

「噢，我們——就是我跟這個島上的人。跟他們一起生活了五個月，我幾乎完全變成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了。」

「這也難怪。」喬治在一旁點了點頭。

「那麼……阿吉拉現在在那裏？」

「在安格利斯市。也就是這個國家的首都，是這個島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它的位置在島的北端，面臨與北方大陸所夾著的那個海峽。我就是從那裏來此處接你們的。

實際上……這個世界目前是處在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發戰爭的狀態之下。能夠延續這五個月已經很難得了。所以當初我會用緊急通信的辦法請爸爸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那個安格利斯的叛國者脫勒，他現在已經將北方的野蠻民族——挪斯人組織好了，就要對這個國家發動攻擊。這些住在荒廢北方大陸上的挪斯人當初因爲氣候突然變寒冷，所以就漸漸被文

明社會遺忘了。經過一段長時期後，他們變成文化落後的一群人，而且全身長滿了長毛。到底他們的人數有多少，也沒有人估計過。要是這個島上的人不注意地到了北方大陸上，一定會馬上被挪斯人殺死。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多兇猛的一個種族了。但是若只有挪斯人來攻打這個島的話，我們還不會像如臨大敵似地那樣擔心……現在的問題是脫勒在指揮那些人。脫勒原本是這個國家裏的優秀科學家，他具有能製造出各種可怕武器的頭腦。而且他現在已經在北方大陸的某一處建立了一個可以大量生產科學武器的工廠。

還有更令人擔心的事，那就是這個國家裏上流階級的阿蘭人與下層階級的巴斯人之間有著嚴重的對立衝突。脫勒一定會利用這一點的。阿蘭人跟巴斯人對於眼前的共同敵人應該緊密地團結起來共同作戰才對，可是……。」

喬治這時忍不住地問著：

「他們應戰的準備做得怎麼樣呢？」

「嗯，雖然有準備……可是阿蘭人在這幾百年裏根本就從來沒跟外國作過戰，所以他們並不太瞭解戰爭的可怕。」

羅特滿臉憂愁地這樣回答著。這時候有一個男人經過院子裏的通道往這裏走過來。在他

寬大的褲子上沾了許多泥巴跟灰塵，裸露出來的上半身也汗流浹背。額頭上的汗更是不停地往下滴。這個男人站在入口的階梯下用奇怪的眼光看著羅傑士跟喬治。可是當羅特站起來之後，這個人立刻在原地跪了下來。

「怎麼了……這是怎麼回事啊？」

羅傑士說著，接著也站了起來，羅特卻伸手制止了他。

「他是阿吉拉的僕人。不知又有什麼變亂發生了……。」

羅特走下階梯後，那個人依然跪在地上，只將臉抬了起來，用很急的語調向羅特報告著。羅特一邊聽著一邊點著頭，等這人說完了之後，羅特用很敏銳的口氣問了幾個問題，等確定了他的答覆之後，羅特又對這人吩咐了幾句話。聽完之後，這男人站起來行了一個禮便飛快地離開了。

羅特這時回過頭來對羅傑士與喬治說：

「我們現在不馬上出發到安格利斯市去是不行了。在這個島嶼西部的歐魯林市出現了脫勒那一派間諜，他們向巴斯人煽動之後逃脫了追捕，現在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剛才的那個人就是來向我報告這件事。巴斯人本來就對阿蘭人很不滿……那些間諜就是利用這一點散播



謠言，讓巴斯人相信脫勒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若是這樣繼續下去，那麼巴斯人一定會發動革命的。如此一來這個國家就會分裂為兩半……。」

幾分鐘之後，三個人已經來到了海邊的旅行機旁。在這裏擔任警戒的這六個人很恭敬地送他們上了旅行機，羅特坐在駕駛座上。不久旅行機在音爆後飛上了天空。現在他們的方向是朝北飛著。

從高度一百五十公尺的空中由窗口向下望去，這一片綠色的島是多麼悠閒安祥呀！

這時在椰子林中一條很隱密的白色道路上，有一個赤裸上身的男人正騎在一隻巨犬的身上與旅行機同方向狂奔著。巨犬跑得頭向前伸著，下腹都快擦到地面了，可是這個男人毫不放鬆地用皮帶做的鞭子朝巨犬的肚子上抽打著。

羅特開口說道：

「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那個人是阿吉拉所派出去的使者。我們等一下把旅行機降落在距離阿吉拉家附近不遠的地方，然後再走路到她家，我想這個男人也許會比我們先到吧。

現在我把這裏的情況扼要地說一下……住在這個國家裏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巴斯人。依據幾千年前所定的舊法律，巴斯人是不准接受教育的，只能充當勞動者。而且還規定他們有

侍奉阿蘭人的義務。他們的皮膚所以會顯得比較黑，完全是因為經過幾十代在太陽底下不停地勞動的結果。

在巴斯人之上，以支配者的身分統治全島的是阿蘭人，他們占總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是所謂的貴族。因為阿蘭人大多只知道整天享樂遊玩，所以他們的皮膚很白，而且有很多人弱不禁風的……。」

「除了這兩者之外，還有沒有第三個階級呢？」

羅傑士如此地問著，羅特點了點頭回答說：

「有的，那些就是研究科學的人。若說將幾千年前的文明當做奢侈來享樂的是貴族的話，那麼繼承科學與學術的精華就要算那些科學家了。經過幾十代的逍遙與享樂的那些貴族們早就不具備理解那些文化遺產——科學知識的智慧了。只有這群科學家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盡可能地活用這些科學知識，並且把這些寶貴的遺產傳給下一代的科學家。當然，那些科學家可以利用這些知識反過來支配貴族，可是相傳了幾千年的法律誰也不願去打破它。日子久了，使得科學家們也暮氣沈沈，只知道墨守著古老科學知識的成規，一直生活下去。誰知道最近在那些科學家之中卻出了一個例外……那個人就是脫勒。

全部的科學家大約有一千人左右，當中有一百多人同時具有官吏的身分，在這個國家裏擔任行政方面的工作。在這些科學家當中又推選了五位長老身分的人構成評議會，在世襲的國王之下監督著所有的官吏以及國策的推行。這個評會的終身議長就是阿吉拉的父親方恩……現在請往窗外看一看。」

羅特所指的地面是好幾座連在一起的綠色山脈，在那之間也有山谷、小湖及小山丘橫在眼前。到處都有縷縷的青煙從茅草蓋的小屋中昇起來，這大概是煮飯的炊煙吧。看上去似乎很寧靜。

「那裏就是巴斯人所住的地方。」

把高度降低之後，可以看得見一塊塊被劃分得很小的田地。

「巴斯人就是靠這一點田地生活。他們是不准住在城市裏面的。他們耕種後所收穫的農產品要運到城市裏，然後以低廉的價錢賣給阿蘭人。有時候在糧食不足的季節，阿蘭人會到山谷地帶去找巴斯人，以很低的價錢把他們的農作物搜購一空。」

「那麼……工業製品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

「工業方面也僅僅生產貴族跟科學家生活上所需要的數量。只要是稍具規模的工廠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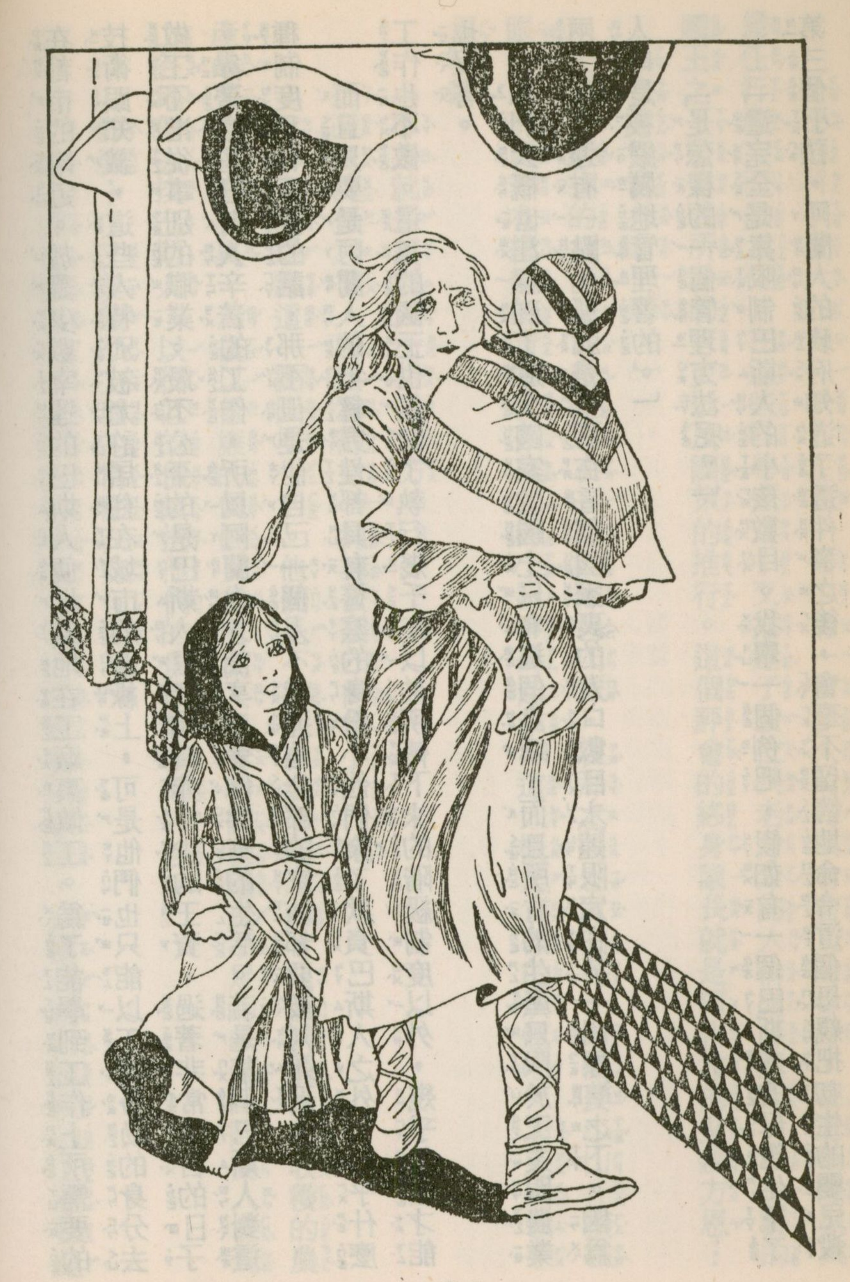
在都市的附近。於是少數幸運的巴斯人便世襲地在工廠裏做工。爲了能學到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術跟知識，這些人特別被允許居住在城市的邊緣上，可是他們也只能以工廠勞動的身分去做工不准從事別的職業。最不公平的是巴斯人只能領到非常少的工資，過著非常貧苦的日子。靠著這些巴斯人辛苦的工作，所以阿蘭人才能享受奢侈浮華的生活。若是某個巴斯人對這種制度稍有反抗的話，那不但是他自己一個人，就連他全部的家族都要被判死刑。

而且只要是阿蘭人的年輕男性都具有警察的身份，他們除了欺負巴斯人之外，幾乎什麼工作也不做。這裏的國王也是除了執行幾千年以前所傳下來的階級制度以外，幾乎什麼才能也沒有。

你們大概也注意到了這個國家的國土只有這個島嶼，而且所有的生產只限於工業跟農業兩方面。還有一點，那就是生活在這個國家裏的人口數目永遠限定在某一個標準之下。因爲人口是被嚴厲地管理著的。」

「是怎樣的一個管理方法呢？」

「這完全是靠限制巴斯人的小孩數目。我舉一個例吧，假如有一個巴斯人的母親生下了第三個小孩，阿蘭人的政府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會毫不留情地命令這個母親把初生的嬰兒殺



死。如果這位母親拒絕做這件事的話，那麼她跟這個嬰兒都會被放逐到荒廢而嚴寒的北方大陸去，讓她們被挪斯人殺死，或是活活地被餓死……。」

眞是殘忍到了極點！

正好這時在她們眼下一座小屋的門口站著一位瘦弱的巴斯婦女跟她的兩個小孩。羅傑士和喬治以沈重的心情注視這一幕情景。

旅行機此刻又昇高了它的高度，並且越過了一片盡是岩石的雄偉高山。在山的中央處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噴火口。越過高峯後，底下是一片寬廣的盆地，遠遠望過去這個廣大的盆地跟曲線玲瓏的白沙灘以及藍色的海峽似乎是緊緊地連接在一起。

這裏就是這個國家的首都——安格利斯市了。

未來世界的人們

安格利斯市三面都被山圍著，北面是向海邊開展的大山谷，整個城市是建立在起伏很小的山坡上。他們三人在大約一千公尺上空的旅行機上往下看這片五顏六色美麗的景象。底下屋子的陽台及樓閣大部分都是用低矮的白牆所造的建築物……各種鮮艷的花開滿了庭院……

還有一些頂上開滿了紅花的涼亭……路邊種植了一些很大的椰子樹……一個盛滿了水的池塘……。在一個高度不大的小山丘上有一座白色的宮殿，它的最上層還附了一個高度有一百五十公尺左右的塔。塔的頂端有一個漂亮的小花園。城市裏面到處長滿了熱帶植物，藍天上飄浮著幾片淡紅色的雲。海峽的水看上去是一片清澈的藍色。

「我們要在那裏降落呢？」

喬治這麼一問，羅特指著一點回答說：

「我們再往西前進一點好嗎？爸爸……你看，那邊有一個洞穴的入口看到了嗎？」

羅特轉身對喬治說明著：

「我們不能直接地在安格利斯市着陸……因爲我們先要把旅行機藏在一個安全的場所才行啊！我想『雷電洞』是最理想的一個地方了。」

「你說的是什麼洞？」喬治沒聽清楚地反問著。

「是『雷電洞』……這個名字很奇怪吧？巴斯人都是這麼叫的。你看，洞口就在那裏……。」

原來這個洞是在安格利斯市對面的半山腰上，從空中可以看見一個黑幽幽的洞口張著。

是一個直徑約六十公尺的橢圓形。從洞口到安格利斯市是一條坡度平緩的斜坡。

羅特接著說明：

「我們可以坐著旅行機直接飛進洞穴裏。這也是那些科學家們所工作的地下室的入口。在這個地下室裏存放著各種科學的設備。而且這裏還有一座博物館，將過去文明所留下來的遺產全部保存收集著呢！」

喬治聽了不禁佩服得說不出話來，簡直被下面的光景吸引住了。此時地面上的人們都站在馬路與陽台上，似乎也都很感興趣地抬頭望著飛行中的旅行機。

等旅行機飛近了之後，他們才看出來這個洞穴是越往裏面越寬、越深，地面上也整理得很平坦。四周雖然很黑暗，可是在最裏面有一道藍色的光在閃爍著。

「羅特，現在讓我來駕駛好了……萬一撞上旁邊的岩壁可不是好玩的喲。」

羅傑士說著，跟羅特交換了位子。

馬達已經關上了，耳邊還是殘留著「啾啾」的排氣聲，旅行機慢慢地往下降。

在洞穴內部一塊高起的岩石上正好有一塊平台，羅傑士將旅行機在平台上停穩了。三個人正準備要出來的時候，外面有一個人突然揚起了他的手，利時之間一點藍色的光在他們頭

頂散開，照得就如同白晝那麼亮。

「啊！有閃電！」

喬治剛這麼叫著的時候，耳邊突然又響起一陣如雷的聲音。羅特卻一點也不慌張地說道：

「這是歡迎我們的禮砲呢！讓我們出來吧。所帶的行李放在這裏沒關係，今天下午或是明天還會到這裏來的。」

於是三個很快地下了旅行機。

因為現在在山腹的深處，所以耳邊老感覺到有像發電機在轉動似地嗡嗡聲。在頂上相當高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模糊不清的岩石頂，雖然很黑，但卻不時地閃耀著藍白色的光，一明一暗地使他們隱約地看出這裏面的構造。當他們走過一段比較明亮的地方之後，洞穴變得狹窄了，此地分出大約有十二條左右的小路，各個通往不同的地方。

「這裏的構造真奇特，整座山裏面就像是一個蜜蜂窩嘛！」

羅傑士驚嘆地說著，羅特也點了點頭。

「實在是如此。所以我們最好不要到處亂走，就待在此地好了……要不然迷路可就糟了

。」

此刻有一個人影走了過來，羅特迎上去。這個人全身穿著黑色的膠皮衣，手上戴著手套，頭上還纏著頭巾。看樣子他是正在工作著。他拿下頭巾和羅特打了聲招呼後便談起話來。談了好一會羅特才轉身對羅傑士跟喬治說：

「方恩現在在自己家中……那我們現在就走吧！」

這個全身黑色裝束的人以稀奇的眼光看了看他們三個人之後，便回去工作了。羅特他們於是往洞穴的出口走去。

「羅特……你的那架旅行機是不是也停在這個洞穴裏？」

羅傑士這樣問著。

「不，是停在歐魯林。那裏也有一個類似的洞穴，只是面積比較小一點而已。」

「我們現在要到那去呢？」喬治在一旁問道。

「到方恩的住宅去啊……阿吉拉跟黛安應該也在那裏才對。」

「黛安？誰是黛安呢？」

「就是阿吉拉的妹妹……她雖然有些任性，但還是一位很善良的女孩子。」

三個人一面談著話，一面在潮濕的岩石地上朝明亮的洞口處走著。

出了洞口之後是一條沿著山坡往下的白碎石道路。道路的兩側密密麻麻地種滿了椰子樹。走了大約有四百公尺之後到了山腳下。這附近出現了一些排列整齊的家屋。已經到了安格利斯市的郊外了。又走了沒多遠，碎石道變成寬廣的街道，街道的兩邊還有人行道。沿著人行道種植了一排花圃，裏面茂盛地長著上端很尖，像是刀劍形狀似的熱帶植物。路邊的住家幾乎都被椰子樹及生著深紅色花朵的蔓草所覆蓋住了。有時還可以看見四周被樹影遮住的室外游泳池。

這附近看上去像是住宅區，他們幾個人走著走著，在大馬路上來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大部分都是巴斯人。巴斯族的男人頭髮都剪得很短，而且頭上還戴著麥稈做的寬邊帽，腿上穿著寬寬大大的褲子，上半身卻什麼也沒穿，露出古銅色的皮膚，並且還赤著腳。巴斯族的女性普通的裝束是在胸部到腰際間圍著一塊白布，並且在額頭上綁一根帶子，讓長髮垂在背後。

在這裏規定巴斯人只能在道路的正中央行走，不准走在人行道上。人行道是阿蘭人所專用的。這時偶而也有幾個阿蘭人經過，他們幾乎都留著長髮垂在脖子上。所穿的服裝和羅傑

士與喬治所穿的完全相同。這些阿蘭人看到羅特之後都會舉起左手來跟他打招呼。可是在他們的眼神裏對這三個異鄉人多少有些好奇的感覺。這時也有幾位全身用白布包起來的阿蘭女性從他們身邊走過，她們穿著黑色的小鞋子緩緩地走著，眞是婀娜多姿。長眉毛之下的那雙眼睛更是動人可愛。

這時有一個阿蘭族的男人乘著一輛由巨犬所拉著的三輪車慢慢地轉過了街角，車上堆滿了東西，跟他們三個人擦身而過，朝相反的方向去了。

「那隻這麼大的狗……牠難道不會咬人嗎？萬一……。」

喬治小聲地這麼問著，羅特聽了笑著說：

「放心吧，沒關係的……牠們跟普通的狗是一樣的。只不過……唉，這件事以後我再告訴你吧！」

喬治嘆了一口氣說：

「眞的沒關係嗎……可是大得實在驚人，簡直就跟馬一樣。而且看他那靈敏的眼睛……還有走路的姿態，簡直就不像狗嘛！」

沒多久之後，他們三個人來到一個開滿了紅花跟白花的籬笆前，並且從門口走了進去。

羅特說：

「這裏就是方恩的住宅了。」

來到了院子裏之後，他們才發現這裏到處都是顏色鮮艷而美麗的花朵，種在院子當中的玉蘭花跟橘樹所發出的味道眞是清香極了。走過小道後，眼前有一棟屋頂很低，面積卻很大的建築物。屋外牆壁是白色，屋頂所蓋的全部都是藍色的瓷瓦。

三個人走上了陽台來到一扇門外垂著白絲製的簾子前面，裏面是一個大廳，對面還有另一個門，可以通到四面屋子所圍住的深院子裏。

這時候有一位少女走了出來。

她那深藍色的瞳孔……一頭金髮……潔白的皮膚……還有那苗條的身材……。

（這一定是阿吉拉了！）喬治心裏這麼想著，眼睛不禁深深地被這位漂亮的少女吸引住了。

少女穿了一件淺藍色的大裙子，領口上別了一根金屬製的別針。中分的頭髮垂在她的肩頭，上面還繫了可愛的短絲帶……。

（羅特以前光說她很美麗，今天我總算看到她的眞面目了。）喬治的臉上浮現一股滿意

的笑容。

一向很羞怯的阿吉拉對羅特露出了微笑，並且伸出她那柔軟的玉手向大家打著招呼。

喬治心裏正覺得阿吉拉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少女的同時，他的眼光又被吸引到另外一個方向——另外一位具有不同性格的美少女在牆脚轉彎處出現了。

那是黛安，阿吉拉的妹妹。她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深黑的瞳孔……美麗不下於她姊姊。服裝雖然是一樣，但她所穿的裙子卻是淡紅色。阿吉拉的年齡看上去大約有十八歲……黛安大約是十六歲吧。

羅特給大家互相介紹認識了。

「我叫黛安，請大家多照顧。」黛安很活潑地對大家微笑著。「你是喬治吧？我聽羅特談過有關你的事情。」

她說話的語調簡直就像外國人似的，可能學習並不太久吧，不過能說到這種程度已經很不錯了。她接著說：

「羅特曾經告訴我說，你和我一定會成爲好朋友的。」

「羅特這傢伙說了我很多壞話吧……不過這句話倒很對，我們一定會成爲好朋友的。」

喬治正準備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方恩的影子出現了。他是這個國家裏所有科學家的指導者，而且是一位年紀快七十歲的老人了。他雖然很少講話，可是卻具有一份使人敬畏的威嚴。身體雖然很削瘦，個子卻很高，鐵灰色的頭髮垂在脖子邊。他身上穿了一件有白色領子跟袖口的黑長衣。這時方恩走到羅傑士的身邊，用非常禮貌的語氣寒喧著說：

「幸會，幸會。能跟你見面眞令我愉快。」

他大概也是剛學會這種新的語言，所以使用的時候說得很慢，也很注意所說的話是否正確。

「小女阿吉拉多蒙羅特君的照顧……。」

這些從兩萬八千年前的世界來的旅客，當天整整一上午就跟方恩與他的兩個女兒在互相商討著這個美麗的國家——安格利斯所將要遭受到的危機。中午在四面都是屋子圍繞的院子裏午餐的時候，還繼續談剛才沒有談完的話題。

據方恩的推測，脫勒率領那些挪斯人對這個島嶼發動攻擊，很可能在最近的一兩個月裏便會實施。爲了抵抗侵略，安格利斯的科學家們近來已經不眠不休地在進行備戰的工作了。可是到了最近這幾天又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了。原來脫勒悄悄地派遣間諜混到這島上來

，向純樸的巴斯人開始進行宣傳活動，說脫勒才是巴斯人的真正朋友。他想煽動巴斯人在安格利斯國內造成內亂。

「毛古路特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真嚇了一跳……。」

方恩這時對羅特他們說明著，毛古路特雖然是巴斯人，可是他的頭腦很靈活，是自己手下一位很有才能的人。

「照這種情形看起來，也許會發生很嚴重的暴動也說不定呢！脫勒雖然是一個壞人，可是他所宣傳的也有很多事實，所以他對巴斯人有相當大的說服力……更何況島上的政府今天又下令要放逐一個巴斯女人跟她們所剛生下來的嬰兒……。」

「你為什麼不用你的權力去撤回這道命令呢？」

喬治這麼問道，方恩這時垂下了頭說：

「我到現在為止不知向國王跟議會要求過多少次了，請他們廢止這種法律。可是他們堅持要遵守幾千年所留下來的傳統……我個人又沒更改法律的權力……。」

方恩閉上了嘴，思考了一下子之後，他又接著說：

「說不定在最近幾天我會率領科學家集團去強制國王修改法律……國王這種做法並不是

大公無私的，我們科學家也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了……。」

在吃飯的時候，喬治一邊聽著方恩所說的話，一邊卻不斷地打量著眼前這兩位少女。到底那一個漂亮呢……？真是很難分辨出來。她們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典型，姊姊阿吉拉是文雅而成熟，妹妹黛安卻是活潑而大方。每當阿吉拉害羞地說不出話來的時候，妹妹黛安會立刻插嘴替姊姊辯論。

吃完飯後，阿吉拉便帶著黛安到安格利斯市去遊玩了。直到夕陽西下，天空出現一抹晚霞的時候她們才回來。阿吉拉興奮地喘著氣對羅特說：

「今天晚上是阿蘭族的花祭呢！我本來以為現在是緊急時期，大概不會舉行，可是今天在街上聽說要照常舉行……我真高興。據說現在如果停止花祭會造成巴斯人的不安，為了顯示阿蘭人的力量是不受任何敵人威脅，所以今晚的花祭要更盛大地舉行呢！」

不用說，羅特他們三個人一定會跟這對姊妹去欣賞花祭的。方恩也跟他們同行。他們一行人離開家時已經很晚，都快到半夜了，因為越晚越熱鬧。阿吉拉跟黛安將臉用布包了起來，只露出眼睛在外面，男士們則戴上黑色的假面具。

雖然是深夜了，可是城市的街道上不但很明亮，而且還非常熱鬧。掛在天空中的月亮散

發著金黃色的光芒，照耀在每一條街路上，另外還有精緻的人工照明裝置發出藍白色的光亮。

許多阿蘭人都興高彩烈地出門了，所有的女性都用白色的布包住身體跟臉部，男士們則都穿著華麗體面的衣服，並且還戴上了假面具。也有的沒戴上，而將面具拿在手中。此時有一輛用巨犬拉著的小型四輪車從他們身旁經過，上面坐滿了穿著服裝特意剪裁的人們。他們大概都是要去參加花祭吧。

整個街道上佈置得像童話裏的世界那麼美。男人們穿著整齊的衣服，女士們披著白色的袍子，他們在街燈照耀的街道上都往同一個方向走去。此刻帶有赤色的月光反射在安靜的白色建築的牆壁上，讓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在潮濕的大氣裏充滿了芳香，四周一點風兒也沒有。

羅特這時突然感到氣氛有些不對，轉頭往後看了看……那邊陰影下不是隱藏了一些赤裸著古銅色上身的巴斯人嗎？而且不只那幾個，幾乎到處都有巴斯人在暗中窺視著阿蘭人呢！

跟興高彩烈的阿蘭人比起來，這些巴斯人從來就沒有參加過像花祭這些活動。羅特他們想到這一點，心裏真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像今天晚上的這種盛會，不是把阿蘭人過分奢侈享

樂的情形暴露在被支配的巴斯人面前嗎……？

不久他們來到一條往上的斜坡路，上了斜坡後是平坦的場地。從這裏還有一條斜下去到海邊的小路，這條銀色的小路在月光照射之下真是美麗極了。

花祭裏所發生的事情

來到靠近海岸附近的一排椰子樹邊時，守衛的警察人員一個一個地檢查了身份之後才放他們進來。方恩他們一行六個人進入了熱鬧異常的花祭場。

眼前的這一排椰子樹一直延伸有四百公尺之遠。右邊是一大片皎潔的白沙灘，波浪不停地打在上面。在椰子樹的底部開滿了深紅跟純白色的花朵。參加祭典的人們一邊高聲地談笑著，有時還跑到花叢裏摘下許多美麗的花，然後大把大把地拿走。

「注意別走散了，最好大家在一起。」

方恩這樣地提醒大家。他們剛來到祭典的人潮附近，對面就有五、六個男人大搖大擺地靠過來對阿吉拉和黛安丟著花朵。而且他們藉著傻氣一邊狂笑，一邊要拉這對姊妹跟他們一起走。羅特連忙拉著阿吉拉的手，喬治也緊靠在黛安的身邊才把這群人打發走了。

在一個被許多棗椰樹所圍住的長方形水池旁邊聚集了好幾千個阿蘭人在狂歡著。到處都擺著酒跟食物，在溫暖的夜晚海邊也不知從那傳來了一陣神秘的音樂，於是不分男女，所有的人都跟著狂歌跳舞起來了。並且還有人到處散佈著鮮花，全場充滿了歡樂的笑聲。

沙灘的前方有一棟白色的建築物，裏面照耀著像萬花筒一般的色彩，不時傳出歡鬧的聲音，於是方恩帶著他們幾個人往那裏走了過去。

還沒有走進門裏就聽到裏面傳出一連串的音樂，這些曲調對於羅特他們來說，雖然是第一次聽到，可是已經令聽的人感到心神盪漾了……音樂中帶有一種原始的衝擊。不，這怎能說是原始呢！也許應該說是超現代的音樂才對。經過了好幾百世紀的時間後，人們已經把人類的精神遺忘了，所剩下來的只是動物的慾望。這種音樂可以說就爲了滿足人們此種慾望而產生的。雖然是墮落的產品，但難道不能說是最現代化的東西嗎？

在這裏也有許多人互相拋著鮮花，相擁狂舞著。並且用椰子殼所做的酒杯大口地喝著酒。

屋子的角落上有一張很大的圓桌子，上面堆滿了食物跟飲料。桌脚並裝有輪子，被慢慢地在屋裏來回地推著。等食物、飲料被拿光了之後，會推到隔壁的一間小屋子裏再裝滿東西

出來。那間小屋子裏預備了非常多的食物與飲料。

正在跳舞的人們看見了羅特一行進來之後，有的人便上前邀請他們一起跳舞，羅特他們三個人因爲不會所以沒有參加。但阿吉拉跟黛安卻硬被一群黑色裝束的男人們拉走了，喬治看到這情形連忙跟在他們後面，他是想保護黛安不發生意外。

羅特這時小聲地對羅傑士說：

「那個人就是國王！」

羅傑士順著羅特所暗示的方向看過去，在這個大廳的對面邊上豎起了一個相當高的平台，上面放了一張豪華的椅子，國王就坐在上面。他一面微笑著，一面往下看著同族人的狂態。他所穿的衣服不但華麗，顏色也很鮮艷。看上去這位國王已經是中年人了，因爲在他那長長的黑髮中已經有一部分變白了。

人們狂歡的程度越來越熱烈，周圍也更加吵雜了。這樣一直繼續了有三十分鐘之後，音樂忽然停了下來，群衆們也停止一切的動作，他們就像在期待著下面所要發生的高潮似地站著不動。本來是一明一亮、五彩繽紛的照明燈光這時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盞藍色的燈火。在這一片安靜之中傳來了一陣莊嚴的鐘聲……。

就在鐘聲響起後的同時，所有的人一起拿掉假面具，並且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全部脫了下來。此時一陣尖銳的女人笑聲打破了這片沈靜。接著，四周又響起了吵雜的音樂。不論男女就這樣赤裸地開始了狂舞。

狂舞的同時，有的人跑到了屋外，並且跳進了廣場中央的水池裏。還有人赤裸地往銀波盪漾的海邊跑去。

此刻大廳裏又展開了一幕異樣的情景。羅特抓住被眼前這一幕狂歡的景象所深深吸引住的羅傑士的手，一言不發地朝邊上的那個高台子上指去。原來在國王身邊，距離地面大約一公尺的空中浮著一塊像木板的東西，上面站了一位身上披著粉紅色薄紗的女性，她正從上往下看著國王。

此時的音樂也突然變成低沈的音調，空氣中充滿了「咚咚、咚咚」的鼓聲。方恩低聲地對他們說明著：

「她是海倫王妃。今天晚上這種瘋狂的祭典都是由她所提議的。因爲國王非常寵愛她，所以這個國家與其說是被國王統治，還不如說是由這個王妃在控制著一切來得恰當些。眼前這個載著王妃而浮在空中的東西是最近花費了許多科學家的精力才發明出來的飄浮

台。這是那些在洞穴裏的技術人員爲了對付脫勒所做的戰爭準備，經過很久的鑽研才發展出的一種反彈重力的布織品。因爲這是一種有力的武器，本來想保密不讓外界知道它，但是因王妃的强迫命令，所以今晚才在祭典上展示給大家看……萬一傳到脫勒的耳朵裏，那可就白費心血了。」

這時在飄浮台上的王妃開始低聲唱起歌來。漸漸地歌聲提高了，她唱得實在是非常悅耳。而且一邊唱，還一邊把披在她身上的紗脫了下來丟在自己的腳邊。她身上雖然還穿著像火一樣深紅的紗衣服，可是她那像玉脂般的乳白色手臂跟那充滿哀怨的美麗面孔吸引了全場的眼光。

國王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音樂的伴奏聲也越來越響亮。王妃就像飄浮在空中似地伸展著她的手臂，一邊用高聲的歌喉唱著歌，一面還對國王微笑著。在她肩膀上垂著像羽翼般的紅紗，不停地飄動著。裝飾在黑髮上的那些金黃色的飾物也左右搖擺著。這時王妃所站立的飄浮台慢慢地往地面下降。

國王也從高台上站起來往王妃下降的地方走去。站在當中的人群立刻讓了一條路出來。現在所有的人視線都集中在國王與王妃的身上了。

當王妃所站的飄浮台落到地面的那一剎，急促的音樂聲也一下子靜止了。國王上前扶著王妃的手，並且在她的肩上吻了一下。

王妃的臉上浮現了愉快的表情，群衆這時也響起了一片讚賞聲。

就在這時候，群衆當中突然有一個人脫下了他的斗篷，並且從裏面抽出了一把短刀——鋒利得閃閃發光。群衆們一看到這情形立刻恐怖地尖叫了起來。當他正要往國王的身上刺去時，王妃衝上去用身體擋住了他。

在場的群衆們都嚇得目瞪口呆，原來刀子刺中了王妃。這男子將國王和王妃推下飄浮台，自己很快地跳到台上。這塊小型的飄浮台在他操縱之下很快地浮了起來，而且斜斜地向出口的大門飛去，很明顯地他是要逃出這棟建築物。

到了這時候群衆才像驚醒似地到處嚷著，有的人想要攔住他，有的人設法爲王妃急救。大廳內充滿怒吼、悲呼跟雜亂的腳步聲，全場眞是一片混亂。

羅傑士往旁邊一看，他發現方恩這時不停地在唸著咒語，而且從衣服裏很快地拿出一樣東西，還沒看清楚他的動作，一支閃耀著金黃色像鉛筆尖般的小箭，從他手上所拿著的武器中射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那個正要逃出去的男人從飄浮台上失去了平衡跌在地面上，同

時響起一陣淒厲的叫聲。那男人的身體在地上滾了兩三下之後就不動了，原來他全身都被燒焦了。

在大廳的中央，嚇得全身發抖的國王爬著想站起來，好不容易他才站了起來，用茫然的眼光看著倒在他旁邊的王妃。深紅色的血從已經斷氣的乳白色身體中慢慢地往外流著，把地上染紅了一大片。

群衆們還是亂糟糟地吵鬧著。有的驚叫著跑進來……有的悲泣著向外奔……方恩他們就像在大浪裏的小舟似地一會被擠到這裏，一會又被推到那裏。羅特用兩手緊緊抓著父親羅傑士跟阿吉拉。喬治則拉著方恩跟黛安，深怕被洶湧的人潮衝散了。

方恩在混亂中指著那個躺在地上被燒焦的男人屍體大聲地對羅特跟羅傑士說：

「這個男人是脫勒的弟弟呀……他一定是想竊取飄浮台的秘密。以前他在洞穴的工廠裏曾經殺死我手下的一名技師，眞沒想到他今天晚上還敢混進參加祭典的人群之中……。」

大廳裏那群受到驚嚇的人們不知何時已經跑得一個也不剩了。眼前所看到的只有方恩跟羅特及羅傑士三個人，喬治跟兩位少女不知被擠到那裏去了。

「我們趕快回家去看看吧！阿吉拉她們也一定在尋找我們呢！」

於是他們三個人連忙穿過逐漸安靜下來的那排椰子林往外面走去。此時原先在這裏擔任警戒的警察們都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一個人影也看不見。

不久後就到了街道上，許多帶著恐怖表情的阿蘭人匆匆地在路上走著，不時與他們擦身而過。原先很明亮的路燈似乎也暗了下來，四周是一片沈靜。在黑暗的陰影之下——這時有許多巴斯人用異樣的眼光瞪著大馬路。

三個人終於到了暴露在月光之下的方恩住宅。屋子裏面還是一片黑暗，可見阿吉拉他們還沒有回到家。

方恩一邊點著燈一邊說道：

「我們就在這裏等著吧……我想她們等一下就會從剛才那片椰子林回來的。」

他們三個人等了很久，但是阿吉拉她們一直沒回來。這時從遠方傳來許多人的吵雜叫喊聲，並且還混雜著喧鬧的腳步聲，似乎漸漸往這裏接近了。三個人連忙來到屋外，從籬笆悄悄地向街道上看著。原來是一群巴斯人的暴徒，大約有一千人吧。一個赤裸著上身的大漢走在最前面率領著這群眼中充滿血絲的巴斯人，他們手中有的拿著刀劍，有的拿著棍棒，正在大步地走著。

「他們手中都拿著椰子樹幹所做成的棍子，還有其他的武器……打算要幹什麼呢？」

羅特小聲地自言自語著。這群人緩慢地通過了方恩的住宅前面，並沒有停下來一直往前走去。沿途上有不少巴斯人加入這群人裏，所以他們的人群越來越龐大了。

方恩用沈重的表情說著：

「我們身爲科學家的人長久以來最擔心的一件事終於要發生了……。」

這個時候羅特也驚叫著說：

「呀，不好了。他們正朝宮殿走去呢！……這樣一來國王的性命可能會有危險了。」

方恩想了想之後毅然決然地說道：

「我現在一定要去保護國王！……」

身爲評議會長的方恩由於責任的關係，不得不暫時拋開對兩個女兒的擔心。他勇敢地走出了住宅，緊跟在巴斯人的群衆後面追趕著。羅傑士跟羅特一看這情形，連忙跟在後面也跑了出來。

巴斯人的暴動

先把故事退回到剛才祭典的場地。

在驚慌失措的洶湧人潮中，喬治奮力地擋住阿吉拉跟黛安使她們不被衝散。但他個人的力量有限，終於被吵雜的人群擠散了，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他才能四處尋找這對姊妹。終於他在一個角落裏發現了黛安。黛安身上所披的斗篷已經不知掉到那兒去了，這時她一臉茫然的站在那裏。

喬治趕忙走了過去。

「妳有沒有看到其他的人？他們到底……。」

喬治還沒問完，他忽然發現黛安的表情跟平常有些不一樣。她眼光中露出很緊張的神色，就像在被別人追著似地。

過了一會兒，她還是這個樣子。喬治忍耐不住了，他抓住黛安的肩膀搖著說：

「黛安！黛安！妳怎麼搞的？」

黛安此刻滿臉擔心的左右搖著頭，示意喬治她很好，又隔了一會兒她開口說道：

「阿吉拉……阿吉拉在用傳心術跟我講話……她在跟我說她所遇到的可怕事情，糟了，這下可糟了……。」

傳心術！難道這個時代的人類會具有這種能力？喬治聽了不禁瞪大了眼睛看著黛安。黛安再度地陷入了沈思，忽然她又抬起頭望著天空，開始像夢遊似地走起路來。

「黛安……喂，黛安！妳要到那裏去呀？」

喬治眞不知道她想幹什麼。如果隨便離開這場地到處亂走，那不是更難找到其他同伴嗎？可是黛安卻毫不考慮地向外走去。（不行，我不放心她這樣到處亂闖。）喬治在心裏這麼說著，便跟在後面追了出去。

一直到距離白色建築物很遠的地方，喬治才追上了黛安。他抓著黛安的手腕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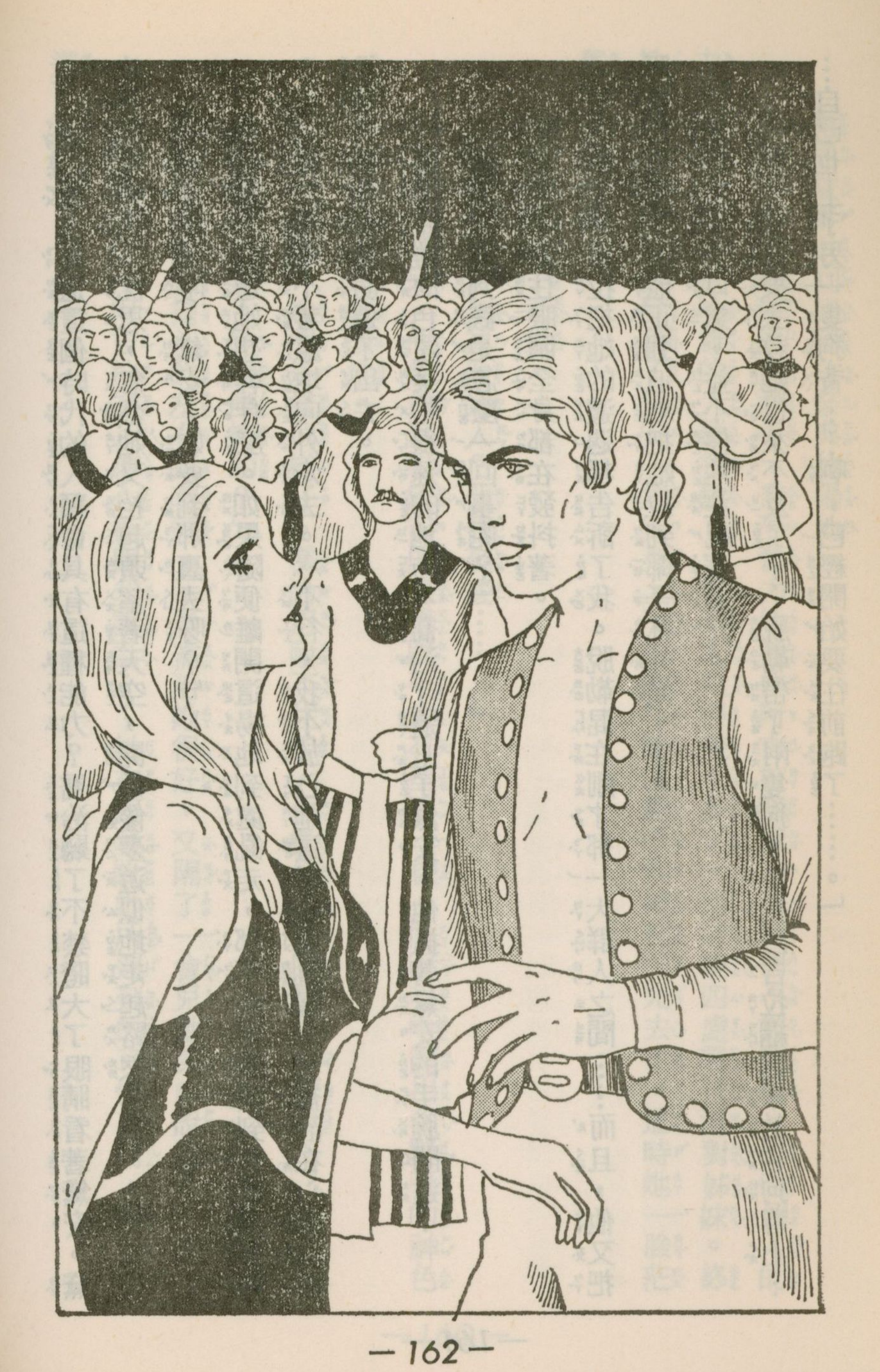
「黛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黛安用手遮住眼睛全身都在發抖著。

「剛才阿吉拉把她的遭遇都告訴了我。脫勒混在剛才那一大群人之間……而且，他又把阿吉拉抓走了，他正強迫地把她拉到椰子林外面……。」

喬治喘了一口氣，並不停地注視著黛安。

「啊，現在要去救她也來不及了……脫勒帶了兩隻狗，他把阿吉拉綑起來放在狗背上……自己也上了另一隻狗背……啊，已經開始要往前跑了……。」



喬治聽到這裏不禁猛搖黛安的身體問道：

「往那裏去……他們到底要跑到那裏？這一點妳知不知道？」

「知道……是往歐魯林市跑去……。」

說到這裏，黛安突然地又恢復了原來的清醒狀態，她抬起頭看著喬治說：

「阿吉拉已經停止跟我講話，被脫勒帶走了。對了，喬治，我家裏也有兩隻巨犬，我們騎在狗背上去追阿吉拉吧！」

「好的，就這麼辦。」

喬治用力地點著頭這麼回答著。

「而且我還知道父親放置武器的地方……我們雖然不應該隨便動用，可是目前在這種情況下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說完，他們兩人就朝方恩的住宅飛快地跑去。

進入了屋子裏後，黛安首先跑進父親的房間。喬治在外面等著，不一會兒，黛安就拿了兩樣武器走出來。其中的一樣是一支由透明金屬所製造的月牙型武器，月牙的兩端有非常細的鐵絲附在上面，另外還有做工很精細的骨架握把。只要扣下上面的扳機，被它射出的光線

所照到的人便會全身麻痺而不能動彈。這也是上次那個老人布魯對羅特所使用過的武器。

另一樣武器是個像成人拳頭那樣大小的黑球。上面也附了一個有扳機的握柄，它的前面有一個像槍口般的小孔。扣下這個扳機，就會從小孔裏射出像閃電般的電光，只要是在六公尺的距離內，不論是任何目標都馬上會被消滅掉。它的名稱叫做「雷電球」。

黛安選了月牙型的光線槍，喬治則拿起雷電球。

黛安換上輕便的衣服後，又把頭髮用藍色絲帶綁了起來。說道：

「快，我們走吧！」

—

黛安帶著喬治穿過中間的庭院，又走過好幾個黑暗的屋子之後到了後院裏。在這裏有一棟白色的小屋子，大概是狗窩吧！黛安打開門鑽了進去，喬治跟著也進去了。

裏面很暗，從窗口照進來的月光顯得朦朦朧朧的。一直帶有灰色的黑東西往他們兩個身邊走了過來。原來這是一隻到喬治肩膀那麼高的巨犬，它的毛倒是很柔軟。在這一瞬間，喬治不禁本能地停下腳步，準備隨時逃出去。

黛安卻毫不在意地靠近走上來的巨犬，並且用手撫摸著牠的脖子。

「好乖啊，龍達。麻煩你為我跑一趟吧！一切拜托了。」

黛安為了要讓巨犬認識喬治，她特別在狗面前輕輕拍著喬治的背，表示喬治是她的朋友。接著喬治戰戰兢兢地對狗伸出手來，巨犬馬上伸出舌頭來舐他的手。喬治接觸到巨犬微溫的舌頭後，雖然心頭一陣發麻，但這隻體積龐大的傢伙也變成了他的朋友。

另外一頭巨犬的名字叫雅魯達，是一隻母狗，但身軀比龍達還大。這兩隻狗對黛安所說的話似乎都能領會似地，牠們半跑半走地出了小白屋，自己把鞍銜了過來。黛安幫著喬治很快地把狗鞍放在狗背上，可是並沒有韁繩。

「你就騎雅達魯好了，無論你要牠左轉或右轉，停止或前進，只要用你們世界上的語言來指示就可以了。因為從羅特到這裏來之後，牠已經聽熟了你們的語言啦。」

喬治跨上了巨犬的背上。他本來以為這跟騎馬大概差不了多少，但巨犬比馬背柔軟多了，而且也富有彈性。巨犬大叫了一聲之後，便慢慢地朝門口走去。牠們的腳步就像老虎一樣雖然很輕但是強而有力。因為沒有韁繩，所以喬治只能用兩手抓住狗背上所垂下來的毛。

黛安騎上了龍達後，走在喬治的前面出了庭院。

「喬治你沒問題吧？我們要開始跑了。」

說完，黛安所騎的龍達便跑了起來。

「一切拜托了，雅達魯……。」

喬治低下頭靠近巨犬的耳邊悄悄地說著，剛說完雅達魯就在龍達後面跟著快步地奔跑起來。喬治不由得緊緊地抓著巨犬的脖子。巨犬的身體幾乎跟地面磨擦似地狂奔著。因爲狗的腳掌上生有一塊很厚的肉，可以吸收跟地面接觸所產生的滑溜，所以牠們跑得比馬還要快。

喬治抬起了頭，在他前面的黛安正飛快地跑著，她頭上的藍色絲帶正隨風飄揚著，左右的街道不停地往後倒退。耳邊響起了呼呼的風聲，眞令人愉快極了，喬治很舒服地在狗背上任牠狂奔著。

「雅達魯，不知道你能不能追得上黛安？」

喬治在巨犬耳邊這樣低語之後，雅達魯馬上加快了速度去追龍達。不久後，兩隻巨犬便並肩地跑在一起了。

又跑了一會兒之後，黛安突然叫狗停下來。喬治一看這情形，自己連忙也停下來問道：

「你怎麼啦？黛安。」

「我知道脫勒爲什麼要到歐魯林市去的原因了！」

「——」喬治無言地看著黛安。

「是爲了羅特的時間旅行機！羅特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所乘坐的第一架時間旅行機不是在歐魯林市嗎？……脫勒一定是想去把它偷走！」

「可是……在歐魯林的洞穴之中不是有很嚴密的戒備嗎？脫勒怎麼進得去呢？」

「不錯……但是在守衛隊當中有脫勒所派的間諜——連我父親都受過他們的欺騙。」

「竟然會有這種事！那我們一定要在脫勒之前趕到歐魯林市才行呀！」

「這樣是非常困難的，因脫勒所帶來的狗跑得非常快。」

這時喬治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對了！就這麼辦。可以用第二架旅行機呀！喬治跟羅傑士到這裏來所乘坐的那架旅行機不是放在安格利斯市的洞穴中嗎？乘坐著它去追脫勒不就行了嗎？）。」

喬治立刻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黛安。黛安一聽也很讚成，於是他們又掉轉了巨犬的方向，開始往原來的方向狂奔而去。

「我弄不懂……爲什麼脫勒想偷時間旅行機呢？」

喬治一邊跑著，一邊這樣問道。

「他大概想回到過去的世界裏去搜集武器吧！」

× × ×

故事再轉變爲方恩、羅特和羅傑士這一邊。

在一個小山丘上，一座美麗的宮殿豎立在那裏，四周圍著豪華的庭院。巴斯人此時越聚越多了。暴徒們在院子附近拿著斧頭、木棍之類的武器不停地高聲叫喊著，可是他們還沒有下決心要衝進去。

方恩來到山丘下後，選擇了另一條小路，他說：

「我們進宮殿時最好不要被這些巴斯人看到。我知道這裏有一條秘密的通道。」

宮殿後面有一個高塔，塔的背後雖然是一大塊面臨海邊的絕壁，但在絕壁的底部密密麻麻地生長了一大片比人還要高的棕櫚。在月光照射之下，方恩帶著羅特他們來到了這片人跡罕至的海邊。他們走到高塔正下方這塊長滿了棕櫚的地方後，從茂盛的棕櫚叢中鑽了進去，撥開葉子走了沒多遠，在絕壁底下出現了一條地道。方恩首先走了進去，羅傑士跟羅特隨後也進來了。這是一條彎著腰勉強能通過小隧道，一會向上走，一會又向下降，有時往左轉，有時又往右轉，眞是一條彎彎曲曲的黑暗地道。途中遇到好幾處有方形的石門，方恩都小心

翼翼地將門打開了。不久後來到了一處呈螺旋狀上昇的階梯底下，這大概是在塔中吧。爬上階梯之後，另外從塔中有通道跟宮殿相連接。從這裏可以望見底下那群吵雜的巴斯人。三個人走過通道後，進了宮殿裏面。

宮殿裏也是一片騷動。國王在廣大的會客室裏不停地來回繞著圈子，他周圍的那些評議員跟顧問官也手足無措，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等方恩剛走進會客室後，這些不知該如何是好的官員們一齊用求救的眼光看著他。

方恩慢慢地走到窗子邊，往下看著那些在庭院中的群衆們。在庭院中央的噴水池旁邊，有幾個像是暴徒的帶頭者的男人正在輪流地演說著。每當演說者舉起手不知在高呼什麼的時候，群衆們也會跟著狂叫，並且還舉起手中的武器，將脚在地上用力踏著如此反覆了幾次之後，群衆們熱烈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隔了沒多久，這群暴徒就開始往宮殿的窗戶上丟起石頭和棍棒了。決不能再遲延下去了，再拖著不處理，他們就會衝進來的。方恩這時毅然決然地走到凸出於整個建築物之外的陽台上。

耳邊是震耳欲聾的群衆吼叫聲。方恩來到了陽台的最前面，兩手握住了與腰部差不多高

矮的欄干往底下看著這些群衆。而群衆們一看到方恩的影子，立刻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本來正要往宮殿裏衝的人，這時也停了下來，抬起頭來看著他。此刻有人從底下丟過來一塊石頭從方恩頭頂上飛過打在宮殿的牆壁上，然後又掉在陽台上，但是方恩卻毫不退縮。

群衆當中有一個魁梧的男人站了出來，一面用手制止群衆，一面不知在大聲喊叫著些什麼。

「這是毛古路特。他是巴斯人的領袖，他在勸大家安靜下來聽方恩講話。」

羅特在一旁對羅傑士說明著。

群衆安靜下來之後，這時國王也走出來了。群衆一看到他，頓時之間又怒吼了起來，許多石頭不停朝他丟去，而且還有一隻飛刀差一點射中他。國王嚇得臉色都變了，連忙逃進了宮殿裏。

方恩高舉著雙手，並且用嚴肅的表情看著群衆。毛古路特也在下面制止了暴徒們的蠢動。

群衆現在再次地安靜了下來，毛古路特上前了兩三步對著陽台上的方恩不知在商量些什麼。

羅特對羅傑士解釋著說：

「毛古路特也希望能變更法律。若是不廢止這些壞法律的話，那麼國王的生命可能會保不住……。」

方恩這時巡視了一下所有的群衆後，慢慢地用充滿自信的語氣叫著說：

「我現在宣佈將巴斯人的女性放逐到北方大陸去的這條法律廢止！以後巴斯人的小孩完全自由了！」

幾秒鐘之後，震耳卻聾的歡笑聲充滿了宮殿的庭院裏。群衆們興奮地手舞足蹈，互相擁抱著。

方恩用他那強有力的聲音繼續喊叫著說：

「從此以後，無論巴斯人或是阿蘭人一律平等。我們全體科學家可以保證巴斯人的自由！」

時間旅行機的空戰

時間旅行機內部呈透明狀，發出了像幽靈般似的閃光，而且跟上次一樣地嗡嗡作響。黛

安跟喬治來到安格利斯市的洞穴裏登上第二架旅行機，發動時間移動裝置到現在爲止，已經過了十五鐘了。

「黛安，妳沒關係吧？」

黛安的臉色雖然有些發青，可是她還是轉頭對喬治微笑了一下，問道：

「我們現在在那兒啊？」

「在過去的世界……嗯，已經回到四十年前了。對了，妳跟阿吉拉還能用傳心術連絡嗎？」

「嗯，可以的……呀，脫勒跟阿吉拉已經上了第一架旅行機，而且現在已經到了一百年前的世界了。」

「那空間的位置在那裏呢？」

「在歐魯林洞穴的上空。」

「好吧，讓我們也去那裏。」

喬治發動富來甲型直昇機上的引擎，慢慢地從洞穴的出入口飛到外面後，立刻上昇到一千公尺的空中，並且把機頭向西，直接朝歐魯林前進著。

來到歐魯林上空時，時間指示器的指針也已經指到過去兩百年的刻劃了。

「黛安……妳可不可以叫阿吉拉告訴妳脫勒所駕駛的旅行機上的時間指針指到那裏？」

「好的……嗯，他們在過去兩百三十年的時間位置。」

「還有正確的空間位置呢？」

「在歐魯林市的東端……就是洞穴所在的正上方……高度是一百五十公尺。」

喬治也飛到同樣的空間位置，只不過他依然保持著一千公尺的高度，讓旅行機在空中盤旋著。脫勒跟阿吉拉就在他們底下，可是卻看不見第一架旅行機的影子——因為脫勒還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位置上。

「喬治，第一架旅行機已經通過三百年的刻劃了。」

「我們現在是兩百九十……只差十年了。沒關係，馬上就可以追上的。」

「喬治，你追上了他們之後，打算怎麼做呢？」

「我要用雷電球向他們發射。」

「啊，那可不行喲！若真那樣做的話，會把旅行機整個擊毀的。那阿吉拉怎麼辦呢？她也在旅行機上呀！」

這樣顧慮著，喬治可真傷腦筋了。因為想不出什麼好辦法，所以他只好保持著十年的距離，一直持續著辛苦的跟踪。也許過一會兒他會想出什麼好辦法也說不定……。

從出發後到現在過了八百年之後，底下的歐魯林市漸漸消失不見了。島嶼的外表形狀雖然沒有什麼改變，但街道已經沒有了，只有在椰子林中有一點一點的粗糙小屋立在他們的腳底下。這大概是最早期到這裏來開拓的巴斯人所住的吧！

就在這個時候，在距離他們三百公尺的前方瞬間出現了另一架時間旅行機的影子，像是幻影似地忽隱忽現，過了兩三秒之後便又消失了。

「呀，不好了！」

喬治連忙握緊質子流的控制開關。剛才一定是脫勒減慢了時間移動的速度準備要降落，可是他一發現另外還有一架旅行機在跟著他之後，馬上又以時間移動將他的身影隱入另外一個時間世界去了。

不久後，敵人的旅行機又出現了。而且從非常近的距離向他們接近中，高度也相同……似乎馬上就要展開攻擊了！

剛想到這裏，敵人的旅行機已經快飛到喬治的鼻子前面啦，幾乎在這個同時，一道劇烈

的閃光向他射來——脫勒用的竟然也是雷電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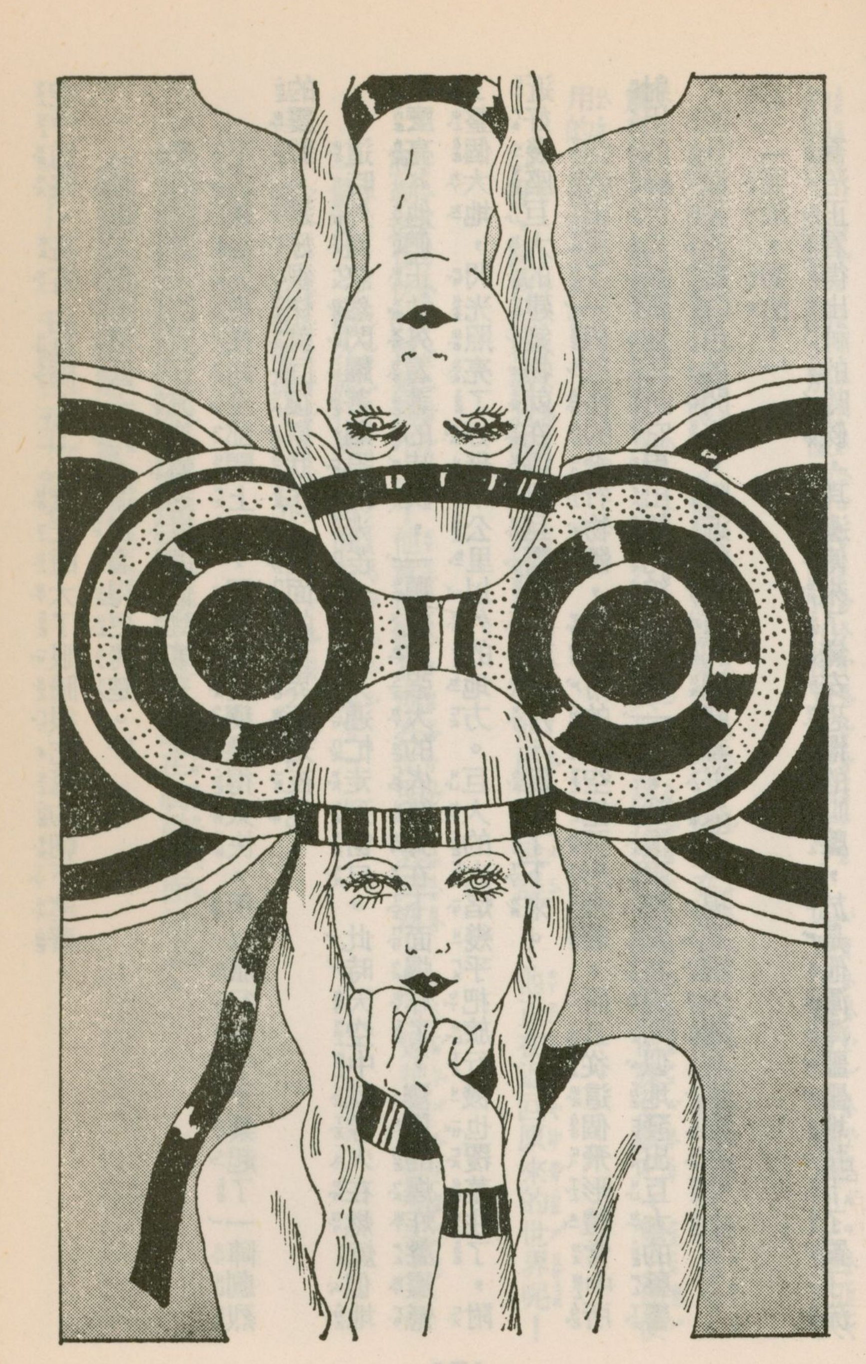
喬治將機頭一扭，差一點被打中。於是他趕忙將質子流旋轉的速度加強到二十級——最快的一級，用時間移動來避開敵人的攻擊。

此刻他低頭往下一看，不知何時島嶼已經不見了。原來島嶼跟大陸又連成一體，當中的海峽也消失了。他連忙朝時間指示器一看，竟然已經指到六千八百年的過去了。使用二十級的速度不到一分鐘竟然移動了六千年。這下子喬治對旅行機的最高速度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

「我剛才用傳心術跟阿吉拉連絡，她告訴我脫勒已經退回到距離原來的世界只有一百年的時間了。」

「這樣就沒辦法啦……距離這麼遙遠，已經很難再找到他們了。好吧，他既然在搜集武器，那我們也來找找看有什麼能對你父親有幫助的東西吧！」

於是喬治駕駛著旅行機不停地向過去的時間前進著。不久到了一萬八千年前的世界，喬治已經退回距離他所居住的二十世紀有一半的時間了。又隔了一會兒，在歐魯林市這塊地面上出現了人類文明最高峯的產物，大塊的鋼筋骨架的建築物聳立在地面上，四周所圍繞的是



空中道路、高塔、巨橋……。黛安瞪大了眼睛很吃驚的朝下望著。

「黛安，我要飛低一點，這樣看得更清楚。」

喬治說著，將質子流旋轉速度減低到第三級。

不久後他又把按鈕全部關上了，因為速度變換得太快，所以旅行機中不禁起了一陣劇烈的震動，還好很快就回復原狀了。外面的世界正是夜晚。

這時外面忽然閃耀著刺眼的光芒，兩個人連忙走到窗口。此時天空中就像火在燃燒似地那麼亮。他們正往外看著的時候，一顆威力強大的火箭彈在下面爆炸了，淒厲的爆炸聲震撼了整個大地，閃光照亮了好幾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火焰幾乎把旅行機也覆蓋住了，附近好幾座巨大的建築物就在這聲巨響中化成碎片，倒塌了下來。

空中出現了一個奇怪的飛行物體，在都市的上空呈弧形飛著。而且從這個飛形體當中所射出的綠色光線跟地面向它射出的光線碰撞在一起，就像兩把劍在纏鬥似地發出巨大的聲響。並且激發起藍白色的閃光，附近的岩石和鋼筋都迸裂了，揚起很大的灰塵捲在空中。

「喬治，喬治！」

喬治正看得出神的時候，耳邊傳來了黛安恐懼的叫聲，於是他渾渾噩噩地按下了質子流

的開關。瞬眼之間，那種像地獄般的可怕夜景完全消失了，四周又變成一片朦朧而安靜的灰色。

剛才的景象是一場戰爭。他們無意間竟然飛到一場正在進行中的戰爭裏來了。眞是令人觸目驚心，看樣子好像是地球上的人類在跟其他星球所來的侵略者在做殊死戰吧，雙方所使用的武器都太可怕了。

「呀，阿吉拉在對我說……脫勒已經找到他所要的武器……他正在返回原來的世界呢！」

「黛安……敵人旅行機的時間位置在那裏？」

脫勒這傢伙的運氣還不壞！他竟能順利地在文明世界降落，並且還把武器弄到手了。

「嗯……在距離原來的世界五千五百年之前。」

「好，看我的。」

於是喬治開始小心謹慎地操縱著旅行機，跟在脫勒後面追著。

「現在敵人的時間位置到那裏了？」

「……一千兩百五十年。」

「我們現在是一千一百四十年。阿吉拉是不是還被捆綁著呢？」

「不，好像已經將繩索解開了。脫勒現在心裏很得意……所以對阿吉拉的態度也好多了，並且還在教她駕駛旅行機的方法呢！」

「噢，這樣正好……黛安，妳叫阿吉拉把時間指示器上的指針位置正確地唸出來好嗎？」

「好的……嗯……現在是五百八十四年。」

「噢……我們現在快到五百八十五年了……再過一年後就完全一樣啦，又會互相看見對方了。敵人的空間位置在那裏呢？」

喬治擦了一下額頭上的汗，繼續地跟踪著。

「呀，喬治，脫勒正準備要降落……他現在的時間是八年前……七年前……快到了呀！」

「這個畜牲！真是夠狡詐的。突然使用起最快的速度……。」

「三年前……二年前……一年前……他已經到原來的時間世界了，而且他正在歐魯林上空降低高度呢！……啊！」

「怎麼啦？黛安。」

「在距離地面還有五公尺的高度時，阿吉拉打開機艙上的門跳了下去……就在這個時候連絡終止了。」

「那我們趕快到現場去吧！」

幾秒鐘之後，喬治所駕駛的旅行機在阿吉拉跳下去的現場出現了。

「啊，阿吉拉在那裏！」

在草原上，他們看到精疲力盡的阿吉拉倒在地上。此刻脫勒所坐的旅行機已經不見了。他大概是知道喬治也會到這來，所以利用時間移動使自己隱藏起來。喬治這時連忙將旅行機降落在阿吉拉的身旁，自己從機上跳下來將阿吉拉扶了起來。幸好沒有什麼嚴重的外傷，只是因為驚嚇過度而昏倒了。隨後跑過來的黛安用急救箱裏的藥品擦了擦傷口後，沒多久她就醒過來了。三個人高興地握著手，慶幸他們逃過了這次難關。

特別飛行部隊

從上次意外事件後的一個月裏，整個島嶼——不論是巴斯人或是科學家們——都團結成

一體，展開了一連串繁忙的活動。尤其是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首次接管政治實權的科學家們更是每天過著以前從來沒有的緊張和不安的日子。只要脫勒一準備進攻島上，那就會立刻爆發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了。

方恩毅然決定不等脫勒率領挪斯人攻打這個島嶼，他們自己要積極地迎頭痛擊敵人。為了這個理由所以他們需要組織相當數量的軍隊。而且一定要有能不顧生命危險，為國家奮勇死戰的敢死隊才行。於是他們立刻在國內展開募集志願兵的活動。結果來應徵的阿蘭人一個也沒有，參加軍隊的全部都是巴斯人跟科學家的後代。

這群年輕人在年長的巴斯人跟科學家的指揮下，每天接受著嚴格的訓練。阿蘭人對這項工作不但從來沒有給予任何協助，而且還是像以前那樣日以繼夜地盡情享樂著。有一天，一位有兩個兒子都去當志願兵的巴斯人父親在路上碰見兩個喝醉了酒的阿蘭族年輕人，起先是發生爭吵，後來竟互相打起架來。在這件事之後，阿蘭人跟巴斯人之間展開了大格鬥，結果有好幾個阿蘭人被殺死了。事情雖然很嚴重，但是國王此時已經沒有懲罰巴斯人的權威了。而且科學家們對巴斯人也表示同情。自這次事件以後，阿蘭人已經沒辦法再壓迫巴斯人而胡作非為了。

「哼，真是沒有骨氣的胆小鬼！就算把那些阿蘭人全部殺光也沒關係。」

喬治也站在巴斯人這一邊，對阿蘭人這種只知享樂不肯為國犧牲盡力感到厭惡。

關於脫勒的動向不時地有情報傳回來。據說他已經在北方大陸的最南端聚集了許多挪斯人和戰鬥犬。方恩他們依舊沒有查出他到底從過去的世界裏拿了什麼武器回來。

安格利斯軍隊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上次在花祭中出現過，由反彈重力的布織品所製成的飄浮台，上面再加上雷電發射器，準備用這種新武器來攻擊由水路進攻的脫勒和他所率領的敵軍。

另外又用這種布織品製成了飄浮裝，方恩跟羅傑士把穿著這種特製服裝準備由空中攻擊敵人的軍隊編成了特別飛行部隊。這個部隊是由特別選出的二百名科學家和巴斯族的年輕人所組成的。他們在安格利斯郊外的一個基地裏接受著秘密訓練。羅特和喬治也參加了這個特別飛行部隊。

這個訓練是他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首先穿上一套寬大的黑色細紗布所製成的衣服。在手腕、腳腕跟脖子上卻密不透風地繫緊，在腰部又綁上一條上面有許多小口袋的寬皮帶。皮帶上裝有特殊的電池，由這裏所流出的電流可以流通到布料上，使所穿的衣服具有反重力的

性質。腳上也是穿著由同樣布料所製的鞋子。當電流通過布料的時候，腳下所感覺到的全身重量立刻消失，普通的一個人會覺得他自己全身的重量最多只有兩公克。身體輕到只要有一陣微風吹過，就要被風一起吹跑似地那麼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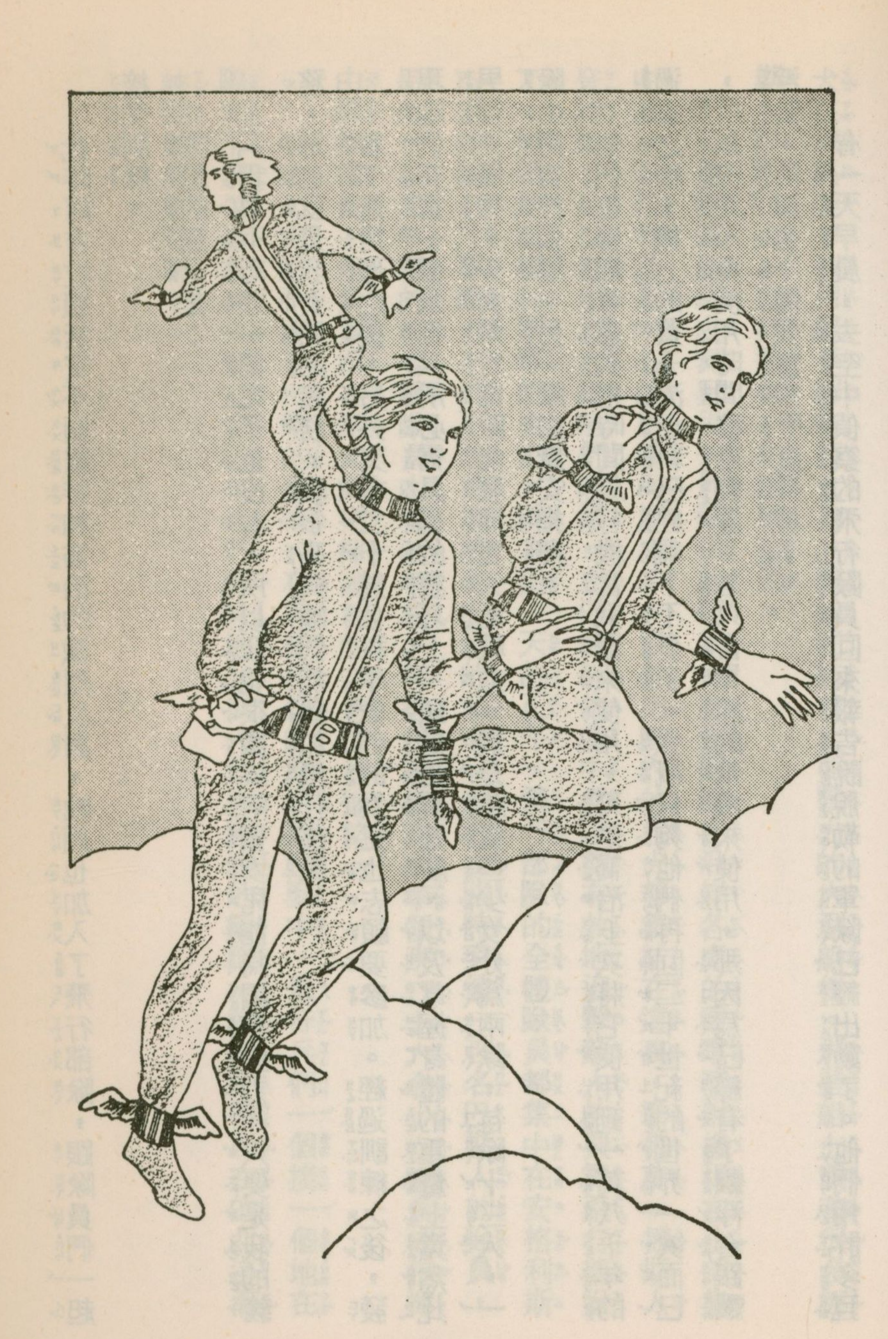
「喂，喬治。看我飛給你看。」

羅特一面笑著，一面用雙腳往下一蹬。他的身體一下昇上了天空，可是沒有保持平衡，落下來的時候頭朝下，弄了一臉的灰塵。喬治看到這情形不禁捧腹大笑。

這套服裝經過改良後，在手腕跟腳腕上加上了小型的翅膀。當他們能純熟地使用這些小翅膀之後，就會感覺到在空氣中跟在水中完全一樣，飛行就跟游泳一樣。漸漸地他們都能在空中運轉自如了。

另外的裝備還有一個像手電筒般大小的圓筒。當他們要往前飛的時候，只要發射圓筒裏的特殊光線，刹時之間，所要前進方向的空氣自然會變稀薄起來，接著後面的空氣就會把他們向那個方向推進。

一星期之後，這兩百名飛行隊員個個都成了使用這套飛行裝備的專家。巴斯人毛古路特被指定爲這個特別飛行部隊的隊長。



此時阿吉拉跟黛安不顧羅特和喬治的激烈反對，她們也加入了飛行部隊，跟隊員們一起接受訓練。

方恩的意見是：

「我很不巧連一個兒子也沒有，所以我也很讚成兩個女兒能為國家盡力。只要是我的義務，那也就是我女兒的義務。我很高興她們能參加飛行部隊。」

看了這情形之後，另外又有二十幾個科學家們的女兒也志願要參加。經過訓練之後，發現她們在當一個飛行兵所必需具備的靈巧上、頭的廻旋速度、以及掌握身體的重量上竟然比男性更優秀，少女飛行部隊能發揮更大的戰力。於是將這些少女分為兩隊，每隊十三人，一隊由阿吉拉領導，另一隊由黛安指揮。

他們也曾經考慮到把時間旅行機當武器來使用，可是喬治上次將它使用到一萬八千年的過去之後，機上的質子流燃料已經剩下不多了。大概只夠他們再回二十世紀的世界一次而已，所以決定不再使用時間移動裝置。若只當單純的飛機來使用，那因為已經有了飄浮台跟飄浮裝，所以也不需要富來甲直昇機了。

有一天早晨，去空中偵察的飛行隊員回來報告說脫勒的軍隊已經出動了。他們用許多巨

犬在海裏游，並用繩子綁在巨犬身上讓牠們拖著主要戰力的大型船隻。那些船上載著很多挪斯人跟戰鬥犬，另外還有一些機械裝置。

於是整個島嶼立刻呈現一片緊張的氣氛。原先配置在沿岸各處的雷電發射機現在全部集中到以安格利斯為中心的東邊海岸來了。另外把國內的巨犬都集結在這裏，準備萬一挪斯人登陸後，可以也用巨犬跟他們肉搏。在這些措施當中真正能有效地迎擊敵人的要算飛行部隊了，他們是安格利斯軍的主力。就在這一天的正午，飛行部隊的全體隊員都集中在安格利斯市郊外的一片草原上，迫不及待地接受出發的命令。由毛古路特率領一百名巴斯人的隊員，另外一百名年輕的科學家隊員由喬治率領，阿吉拉跟黛安則率領那二十六名少女隊員總指揮由羅特擔任，他負責跟在洞穴內指揮基地的方恩保持連絡。

午後，方恩下達了出擊的命令。在興高彩烈的群衆歡送聲中，飛行兵們一個接一個地在陽光下飛了起來。來到上空後，他們很快地形成一個半圓型的編隊，朝著目標所在的北邊海峽開始勇敢進軍了。

海峽的決戰

到處叢生著椰子林的島嶼漸漸地在他們眼下離遠了。前方出現了藍色的海峽，右邊是一片廣闊的外海。對喬治來說，這真是一次令他興奮的出擊。這時的氣流很穩定，空氣中一點阻力也沒有。這種飛行跟坐在飛機裏面的感覺完全不同，令人覺得大氣好像也變成了自己身體中的一部分，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飛翔。

羅特飛在最前面，在他後面是呈弓型編隊的主力部隊。在他們前面，高度稍微低一點的是少女們所編組成的兩個分隊。她們全部都是身材苗條，動作優雅的二十歲以下的少女。寬鬆的黑布料所製成的飛行裝覆蓋住了她們全身，只露出細白的手和腳腕。深紅色的布條纏在額頭上，使頭髮披在後面以免擋住視線，這些女孩子們用左手握著推進筒，不停往前方飛行著。

喬治距離羅特雖然只有六公尺左右，但他還是不能跟羅特交談。因為只要一出聲喊叫，兩個人中間的氣流便會增強，會把距離拉遠了。

不久後，他們一行已經來到了海峽上空。羅特看了看少女們的位置，覺得她們的高度太

低了，於是他使用掛在他嘴邊的小型對講機低聲喊叫著：

「阿吉拉……黛安……將高度往上昇一點，那樣太低了！」

兩位少女很服從地照著這個指示將她們所率領的分隊帶到較高的位置。

來到海峽與外海所接觸的附近海面上空時，發現了脫勒跟挪斯人的船隊。在距離島嶼還有大約五公里的海上像一點一點的黑豆般在水面上前進著。喬治一看到這情形，心臟不由得快速跳動起來。他雖然想抑住緊張的心情，可是心裏一直平靜不下來。

羅特跟喬治一面前進，一面慢慢往上昇。現在看清楚了，敵船共有六艘……每一艘的體積都非常大，上面載滿了挪斯人、巨犬以及其他機械裝置。每一艘船前的海面裏都有許多頭巨犬排成一列橫隊在游泳著。這些巨犬們用綁在他們身上的繩子拖著船前進。

羅特關上推進筒將速度減慢了下來，等後面的喬治趕上之後，他用手搭在喬治肩膀上並排地飛行著。這時距離敵船大約還有一千五百公尺，可以看到最前面的那艘大概是指揮船，其他五艘在稍微後面的地方跟著。

這時候突然從敵船上射出一陣耀眼的閃光，數秒鐘之後響起了如雷鳴般的巨響。這道閃光向羅特他們射來，於是他們連忙上昇避了過去。

在島嶼沿岸等待著的安格利斯軍也不甘示弱，立刻用相同的閃光向敵船發射，但因射程太遠，所以沒打中。

脫勒對他的光線砲所具有的性能相當有信心。他打算在島上安格利斯的發射機射程之外搶先展開攻擊，然後趁島上守軍混亂的時候再登陸。在他船上的所有機械裝備上都塗了一層銀色的漆，這完全是為防止羅特他們從空中所發射小型光線槍的閃光。

（既然那些銀色的塗料能防止這個光線槍的攻擊……那我們應該盡量接近敵船，將目標縮小，集中火力來攻擊同一個地方。要是能命中船體的木質部分，那一定會燃燒起來的。而且我們可以殺死在水中拖著船的巨犬，讓船在水面上無法前進……。）

羅特決定了自己的作戰計劃後，立刻將這個計劃報告給在洞穴的作戰本部裏的總指揮方恩。方恩聽了也很贊成，於是羅特立刻用小型對講機將攻擊的方法告訴了飛行部隊所有的隊員。

羅特他們保持在六百公尺的高度，在敵船上空盤旋了一陣子。雖然從敵船上會偶而射來一些光線砲所發射的閃光，但無法達到他們所在的高度。在這種狀態之下，敵人的船隊還是不停地慢慢向島嶼接近。

不久後，方恩用音波下令開始攻擊，羅特立刻把這個命令轉達給所有的隊員。

於是毛古路特率領他的分隊跟喬治的分隊散開，繞到北方大陸那一邊準備從後面夾攻。其餘的隊員這時急速地一起下降，就像一群昆蟲似地向敵人的指揮船展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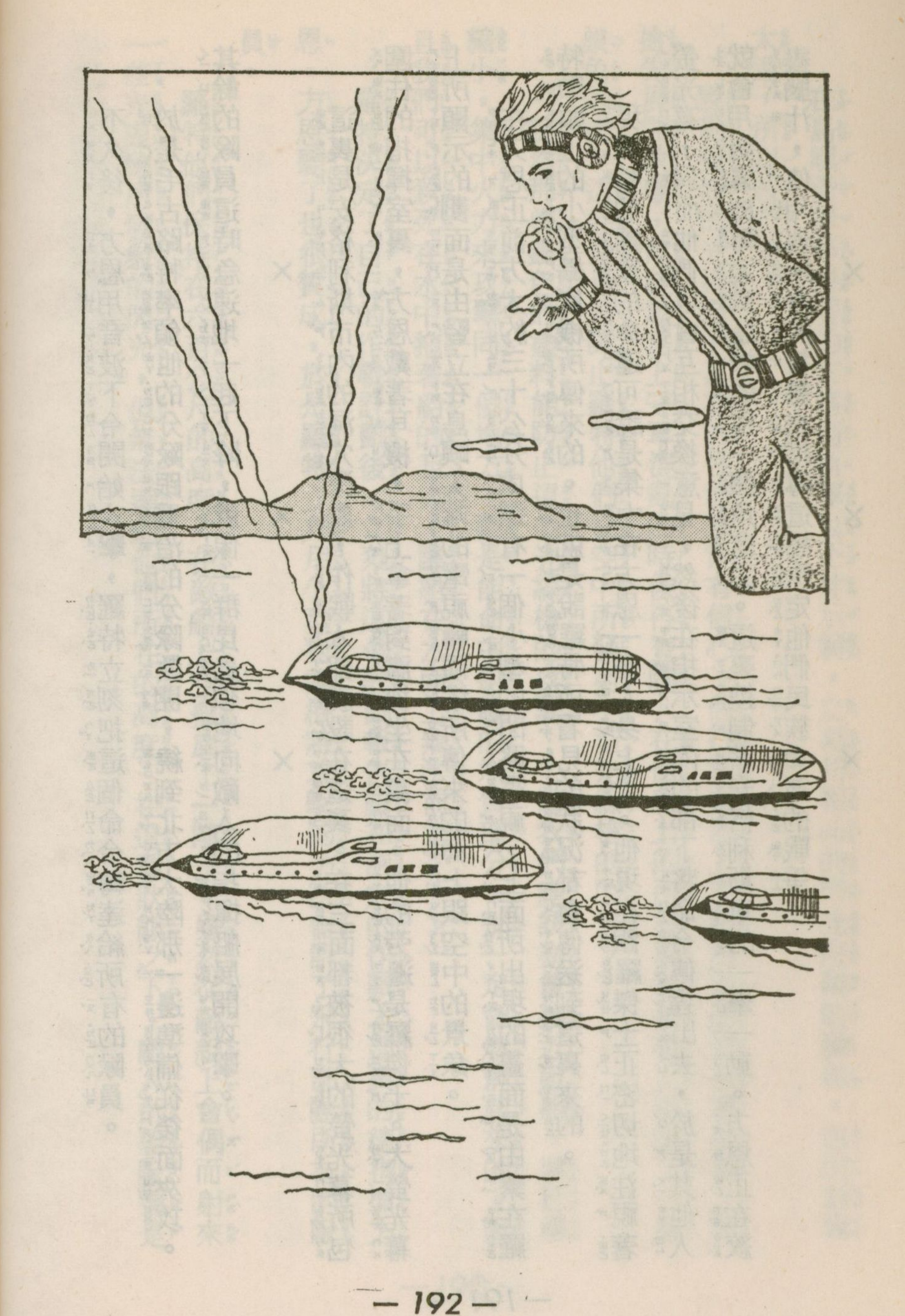
× × ×

這裏是安格利斯市內的洞穴深處，作戰本部就設在這裏。在三面都被很大的螢光幕所包圍住的指揮室裏，方恩戴著耳機，手上拿著對講機坐在裏面。他的旁邊是羅傑士。大螢光幕上所顯示的劃面是由豎立在島嶼尖端的電視轉播塔所傳來的海上跟空中的景象。

在方恩正前方大約三十公分處還有一個小型的閉路電視，上面所出現的畫面是由繫在羅特額頭上的小型攝影機所傳來的。也就是說羅特所看見的狀況都會傳送到這裏來的。

現在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說是集中在方恩一個人身上了。他現在跟羅傑士正密切地注視著螢光幕，偶而他們也會互相交換意見，然後在指示室內的部下將命令傳達出去，於是其他人就會用對講機轉達到島嶼的每一個角落去。這裏控制著安格利斯軍的一舉一動。方恩正在絞盡腦汁，使用他所有的智慧來指導這場決定他們民族命運的戰爭。

× × ×



一瞬之間，喬治所率領的分隊就聚集在敵人指揮船的四周了，他們用光線槍集中攻擊著。許多光線聚在一起所產生的威力就大多了，被光線所命中的銀色部分到處都冒著火花。敵人雖然也用光線反擊，但他們的火力很微弱。這時攻擊隊也有幾個人被敵人的光線射中後墜入海中，有的受傷不太重的就逃上了天空。拖敵船前進的巨犬也被殺了好幾頭，鮮血染紅了海水，其他的巨犬還是拖著船在慢慢移動著，這時的速度已經慢多了。敵船上的損失大概也相當大。

互相交戰不到一分鐘，敵船突然引入了黑暗之中，就像章魚噴出墨汁似的，敵船引發了煙幕彈，使得它四周半徑一百五十公尺之內的海面上什麼都看不見了。

方恩從螢光幕上看到這情形不禁微笑了起來。因為他已經瞭解敵人的實力了。敵人雖然想用煙幕隱藏自己使對方看不見，但只要過一會，這個效果就會消失的。

方恩命令攻擊部隊暫停，飛到高空中清查人數，結果有十餘名墜入海中，有七、八名負傷，完全沒有受傷而能繼續作戰的有兩百名隊員。

一分鐘以後，敵船四周的黑暗漸漸稀薄了，已經可以隱約地看見船身，船上的挪斯人正在拼命地救火，並且將死犬身上所繫的繩子割斷，重新補上新的巨犬來拖船。

敵人的船隊又開始緩慢地向前進，這時他們離島嶼旁的海灣只有一千五百公尺了。

方恩在這段時間裏一共命令飛行部隊展開了三次攻擊，可是每次敵船都是用同樣的戰法——施放黑暗的煙幕彈。使得安格利斯人所用的光線槍變得無用武之地。

可是慢慢地羅特他們找到攻擊的要訣了——那就是敵人的光線砲無法用水平方向來發射，所以只要飛行隊員降低高度，貼著海面平行地來攻擊，不但安全而且視線也比較清楚。於是喬治和毛古路特各自率領分隊從前後開始夾攻。

不久後，受到集中攻擊的敵船冒出了火光，甲板上到處都是屍體和負傷者，其餘的人和巨犬都爭先恐後地跳入海中。幾秒鐘之後，船尾往上豎了起來，接著船首便急速地沈入海中了。

目前雖然擊沈了一艘敵船，但另外還有五艘敵船，上面載了約有五百名挪斯人及大致相同數量的巨犬，正在往海灣裏接近著。他們似乎正在選擇一個島上光線砲射不到的地點登陸。萬一讓這些騎著巨犬的挪斯人上岸，那一切可就麻煩了。

阿吉拉跟黛安這時飛到羅特這裏，因為她們要請父親准許她們用新的方法來進行攻擊。

在洞穴中的方恩嚴肅的答應了女兒們的請求。於是阿吉拉跟黛安各自率領十二名少女隊員在

另一艘接替指揮船的敵船上空形成了一圈攻擊隊形。

敵船這時也對他們進行反擊，可是因為少女們的高度正好在射程之外，所以一點也沒受到損傷。少女們隨即將她們手中的光線槍朝相同的一點目標發射。一剎那之間，二十六道純白色的光線都集中在相同的一個地方。很準確地命中了敵船。

「這群女孩子們真勇敢，她們所使用的這種攻擊方法似乎很有效……。」

方恩對正注視著螢光幕的羅傑士這樣說著。

還沒說完，阿吉拉跟黛安兩個人突然急速地下降到敵船附近。敵船上雖然不停使用光線彈對她們兩個攻擊，但完全落空了。二十秒鐘後，阿吉拉跟黛安在距離敵船僅僅只有九公尺的近距離處拿出一種淡紅色的液體，將這液體噴灑到敵船上。這是一種強烈酸性的液體，不論是任何材料所作的東西，只要一碰上它立刻會溶化的。

敵船此刻又發出了煙幕彈，兩位少女的影子也隱沒在黑暗中看不見了。

一直在注視著的羅特過了好一會兒才看見阿吉拉跟黛安平安無事地昇了起來。

當這陣煙幕散了之後，這艘船只剩下船尾部分露出水面，而且幾乎馬上就要全部沈入海底了。不久，海面上出現一個很大的漩渦，這是船沈入海底後所造成的現象。留在海面上空

的只有黑黑的一點一點的敵兵跟巨犬的頭在水中飄浮著。

兩邊的天空中因夕陽而一片通紅。雲層也漸漸密集起來，太陽馬上就要下山了。正當黑夜快要來臨的時候，方恩下令對敵人的船隊展開總攻擊。

於是在這片灰暗的天空中立刻出現了光線槍、砲的閃光，海面上變成了激烈的戰場。隨著這種淒厲的人工雷聲，飛來了火箭彈。到處傳來人類的慘叫聲以及命中的火箭彈爆炸聲。那些沒有射中目標而落入海裏的火箭，激起了強大的水柱。這時候從船上、從島上、從空中到處都是胡亂發射的光線，將附近的黑夜照得如同白晝一樣。經過這幾個小時的劇烈吵雜的戰鬥後，眞正的雷聲跟閃電也出現了。大概是大自然爲了嘲笑人類之間互相殘殺，所發出的大笑聲吧！隨著閃耀的電光，巨雷好像要把天空劈成兩半似地在敵我雙方的耳邊響著。接著從濃雲之間傾倒下像箭一般的豪雨。四周的氣流也突然改變成強烈的龍捲風，眞像鬼哭神號似的。

一直過了半小時之後，風雨才慢慢停止，被風兒吹散的雲層當中出現了一輪明月。敵我雙方之間的斷殺似乎也不像暴風雨前那樣激烈了。

敵方又沈了一條船。剩下來的三艘也因爲拖船的巨犬大部分被殺而不能繼續前進了。它

們在海峽當中圍成一個圈子，正在搶救受損的部分。

羅特叫飛行部隊中負傷的及精疲力竭的隊員先回島上。現在他所率領的隊員雖然不到八十名，可是他依然沒有停止對敵船的俯衝攻擊。

這時候正在洞穴中注視著螢光幕的方恩忽然注意到另外有一艘小型的敵船正以驚人的速度向島嶼接近著。他剛把這個發現告訴羅特後沒多久，這艘船往空中發射了一個發著銀色光的物體。這物體慢慢地越過了海峽上空朝島嶼這邊飛過來。它是一個直徑七、八十公分的圓形物體，就像飛碟一般。這時飛碟正朝著少女急速地飛過來。少女雖然急著想避開它，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被飛碟碰到的少女立刻墜入海中。同時飛碟也落了下去。到這個時候他們才看清楚了飛碟的形狀，它的旁邊有四個呈十字型的鐵刄，能像螺旋槳似地在空中廻旋著。

剛出現的那艘敵船開始繼續射出廻旋鐵刄。羅特立刻用對講機向所有的飛行部隊發出警告，要他們避開。可是已經遲了一步。有的隊員正在奇怪不知這是什麼東西的時候，已經被它碰上了。只要是被廻旋鐵刄碰上的隊員，立刻全身被割得到處是傷痕，跌入水中慘死。其他的隊員一看這情形，立刻想往上空逃去，可是廻旋鐵刄竟然也跟著追上來。

直到現在方恩才知道廻旋鐵刄的來源了。脫勒所使用的這種武器是以前世界上曾經出現

過的。它具有特殊的磁性裝置，能夠追踪移動中的人體。

方恩到底不愧是最優秀的科學家，他觀察了一會兒之後便發現這種廻旋鐵刄在接近海面的低空時，因爲磁性受到地心吸力的干擾，所以威力減弱很多，很容易就可以避開它。可是當飛行隊員接到方恩的指示降低到海面附近時，已經犧牲了將近四十名的隊員了。

這時候，本來在海峽中隨波飄流的那三艘敵船又開始以沿岸爲目標繼續前進著。阿吉拉跟黛安看到這情形，不等方恩下令便率領著她們的殘餘部隊向這些船圍了過來。少女們降低高度，夾在兩艘敵船當中，這兩艘敵船怕互相傷害到本國人，所以都不敢發射光線砲。他們只能在施放煙幕彈來隱藏船身。但少女們毫不留情地朝敵船發射光線槍。沒多久，有一艘開始起火燃燒，剩下的兩艘也停止了前進。本來在發射廻旋鐵刄的那艘小船，這時也停了下來。

（小型敵船這時發出低沈的雜音，也停止發射鐵刄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向它攻擊……
……。）

方恩將這個指示傳達給羅特。於是羅特立刻率領喬治跟其他飛行隊員來到小型敵船上空一百五十公尺處盤旋著，準備待機而動。這艘船上一隻巨犬也沒有，只有幾個人在船艙裏操



縱著各種設備。船上所有的空間都搭載著機械裝備，看上去是艘很特殊的船。

在羅特他們對面的是毛古路特所率領的分隊，他的目標也是這艘小型敵船，但他們在比羅特低的空中盤旋著。

突然，小型船上的雜音增强了。有幾名毛古路特的部下粗心大意地往敵船接近。隨著雜音的音量跟音波急劇地增强，這聲音變成了像高聲悲叫似地電動音，就在這時候，那幾名毛古路特的部下就像被看不見的繩子纏住了似地，他們一邊在掙扎著，一邊漸漸的被下面吸過去。

這種聲波竟然也是以前的一種科學武器——電子磁力裝置！只要是向它接近的物體都會被吸過去，尤其是能使人類失去自由行動的能力。

此刻它的吸引力已經對羅特跟喬治的隊員發生作用了，所有的隊員就像在很湍急的浪中游泳似地那麼痛苦難受。那些靠近敵船的毛古路特部下們更是不斷地被吸下去，接著就被敵人的光線射殺了。

在洞穴的作戰本部裏，羅傑士偶而望了一眼由設在歐魯林附近海岸的電視轉播塔所傳送來的畫面，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在月光所射下的平靜海岸邊突然出現了一道閃光，

由這道光線的照射，他看見了一群敵船正從海峽裏往岸上接近。其中有一艘已經到達了淺灘上，船上的巨犬跟敵兵正在慢慢地走下船……。

大爆炸

原來脫勒所用的是調虎離山計！方恩他們雖然很成功地擊退了對安格利斯市的進攻，可是卻忽略了敵人的主力部隊對歐魯林市所做的攻擊，才會造成這種嚴重的後果。

當敵人知道對歐魯林市的奇襲登陸成功之後，在安格利斯市附近海峽上殘餘的敵船這時便開始撤退了。

正在發射磁力裝置的小型敵船也一邊干擾著安格利斯的飛行部隊，一邊繞過海峽準備轉進到歐魯林市所在的半島上。

歐魯林市是一個三面被海包圍著的半島。城市裏面聚集了很多王族跟貴族們，連國王也到這裏來避難。但保護他們的僅僅是少數科學家所組成的守備隊。

在歐魯林半島登陸的敵兵們這時正在海岸附近集合著，還沒有進入市內。

本來正在拚命掙扎的喬治，這時突然發現身體又恢復原狀了，原來他們已經脫離敵船的

磁力線範圍之外，小型敵船正快速地向歐魯林市開去。他還不知道羅特、阿吉拉跟黛安他們現在如何，正準備尋找的時候，忽然看見毛古路特率領了大約有二十名巴斯人以敏捷的速度從他底下飛過。

（他們要做什麼呢……？）

當喬治往底下的海面一看，那兩艘還沒沈沒的敵船正想快速逃走。毛古路特率領他的部下們從空中拚命地在追趕著，要繼續攻擊。

（好，讓我也來吧！）

喬治下決心之後，便也朝那方向飛了過去。

毛古路特所率領的這一隊正從離海面相當低的高度向敵船展開著攻擊。在安格利斯飛行部隊拚命猛攻之下，這兩艘敵船都抵擋不住了，只能再施放煙幕彈，準備利用黑暗的掩護來逃脫。

當喬治還沒飛到現場的時候，從籠罩住敵船的黑暗之中發出了驚人的白熱光，附近的海面上也突然變得非常明亮。這原來是黑夜再加上兩艘敵船自己所放的煙幕彈太濃，以致於看不見方向，而猛烈地撞上了，兩艘船都發生了爆炸，並且冒起了熊熊的大火。沒多久當中的

一艘就沈沒了。另一艘的火勢越來越大，眼看就快沈了，於是沒死的挪斯人紛紛地跳入水中，他們正在拚命地往岸邊游去。在空中飛翔著的安格利斯軍此刻卻很沈著地瞄準水中的挪斯人發射光線槍，將他們一個接一個的殺死。這雖然有些殘忍，可是不這麼做也不行。因為萬一這些挪斯人能夠生還著回去，那以後他們一定會對安格利斯進行殘忍的報復……。安格利斯的飛行隊員們將光線槍裏的能源完全用在消滅這些挪斯人身上了。

到現在為止，這場戰爭的勝利可說完全歸於安格利斯這一方，喬治喘了一口氣之後，開始找尋黛安的蹤影。這時在很高的天空中有幾個少女隊員一齊在飛翔著。

「呀，危險！」

喬治突然失聲叫了出來。原來敵人的迴旋鐵叉又開始活動起來了。而且有一個鐵叉正朝黛安飛去。這個迴旋鐵叉一點聲音也沒有地打中了一個跟黛安在一起的少女，少女連哼也沒哼地就掉了下去。這個鐵叉在擊中一個人之後威力雖然小了一點，但還能繼續追著黛安，將她手中的推進筒打掉，黛安立刻失去平衡墜了下去。她一邊往下飄著，一邊用手脚在空中不停地划動著，想把下沈的速度緩慢下來。可是這樣做效果很小，就在她要落入浪中的一瞬間，喬治正好趕到了。他用兩隻手腕抱住了黛安的身體，然後巧妙地使用自己的推進筒，一面

抱著黛安一面昇起了高度。

另外一邊，羅特這時正和突然繞回來的小型敵船上所發射的電子磁力線在拼命作戰。可是只要一被磁力吸引住，全身立刻就失去自由活動的能力。他好不容易才掙脫了磁力線的作用範圍。這時載著磁力機的敵船又慢慢地朝海峽西邊移動，它大概想到歐魯林市去支援登陸的挪斯人作戰吧！

（哼！我怎麼能讓你來去自如呢！）

羅特心裏決定要把這部磁力機跟這艘小型敵船一起消滅，以免它再殺害隊員的生命。

可是這個時候耳旁傳來了方恩的指示。敵人已經出奇不意地在歐魯林半島登陸了，要他們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去。

（好……讓我再試一次才回去吧！）

在焦急中的羅特這時單獨一個人毫不考慮地衝進了磁力範圍中，一瞬之間他好像全身被綁起來似地，可是他還繼續地朝磁力機的方向前進。他想利用磁力的吸引力去接近敵船，然後再做奮不顧身的攻擊。從最近的距離瞄準磁力機來破壞它。

可是現在羅特手中的光線槍已經不能再用了，因爲戰鬥到現在，槍裏面的能源已消耗得

一點也不剩，所以他只剩下淡黃色的燃燒液了。但這種威力很大的燃燒液若不接近目標就噴灑，那效果就小多了。羅特這時緊緊抓著推進筒，讓身體盡量保持水平，慢慢往磁力機接近著。

隨著磁力的作用，耳邊的噪音也越來越尖銳了。在磁力機旁的挪斯人不停地向羅特發射光線砲，想把他從空中擊落，但羅特都閃過了。這時他以非常快的速度保持水平飛行著。雖然磁力的吸力很大，但他還是在距離水面三十公尺的高度通過了磁力機的上空。

（還是太高了……我要是能在距離十五公尺的上空通過就可以噴中燃燒液……。）

羅特這麼想著，便掉轉頭又衝了下去，這次他已經降低到二十公尺的高度了，可是高度越低，磁力也越強，光線的火力也比剛才強多了。要再降低的話，不是被吸到磁力機裏面，就是會被光線砲火打中。可是羅特毫不考慮這些又衝了下去。他左手握緊推進筒，右手拿著燃燒液盡量低空俯衝著，當他到敵船上空不到十五公尺時，他感覺身體就要被吸進磁力機裏去了。在這一瞬間，右手的燃燒液噴了出去。

「轟！」地一聲巨響，磁力機中的線圈受不住高溫爆炸了，在這同時，羅特身上的壓迫感都不見了——磁力已經完全消失啦！

羅特此刻心中充滿了勝利的喜悅，他握著推進筒往上急速地昇高。到大約一百公尺左右的高度後，他穩住身體，轉頭看著海面。載著磁力機的敵船這時已經被濃煙跟大火籠罩住了，船上的挪斯人正爭先恐後地從燃燒的船上跳入海中。

羅特這時跟所有生存著的飛行隊員會合，清查人數之後，發現只剩下七十五人。當中只有十名少女隊員。當羅特看到阿吉拉平安無恙後，不禁鬆了一口氣。喬治此刻還是抱著黛安在飛行著。

燃燒中的敵船和月光所照耀的海面上飄浮著無數的屍體。有敵兵的屍體，也有本國人的屍體。羅特他們降低高度在水面上盤旋飛行，想再搜索一下，看有沒有還未斷氣的隊員。結果又發現兩名生存的隊員在水中漂流著。一個是受了火傷的巴斯飛行隊員，另一個是被廻旋鐵刄所割傷的少女。於是羅特命令其他的隊員抱著這兩名負傷者飛回了方恩所在的洞穴裏。

在歐魯林半島的海岸上，不斷地有挪斯人騎著巨犬登陸。兵力薄弱的安格利斯守備隊並沒有展開攻擊，只是在距離很遠的地方觀察著。

方恩已經命令在安格利斯市的巴斯人軍隊帶著光線槍趕往歐魯林去了。

羅特他們——這批剛從戰場上精疲力盡地回來的飛行部隊連稍微休息一下都不行。剛回

到洞穴裏的本部後，馬上又要對幾個小時後的新戰鬥進行準備。

他們準備等從安格利斯急行到歐魯林市去的巴斯軍隊到達之後，也就是明天拂曉時在歐魯林市陸空會合後，一起對登陸的敵兵展開迎擊戰。

方恩這時和羅傑士、羅特、喬治、阿吉拉、黛安等人一起上了時間旅行機。旅行機上這時架設了一支由方恩精心設計的大型光線槍。

在天亮前的一小時，旅行機從安格利斯市出發了，一直不停地朝歐魯林市所在的空間移動著。現在所使用的是富來甲型直昇機上的引擎。途中他們從空中看到正在急行的巴斯人陸上部隊。在他們的後面是飛行部隊也跟著出發了。

在快到歐魯林的時候，他們在旅行機上看到往安格利斯去的道路上擠滿了逃難的老人、女性跟小孩子，這些巴斯人的難民，正迫不及待地逃出歐魯林市。在前面歐魯林的上空不時閃耀著藍白色的光芒。

「爸爸，我們已經來到歐魯林了。」

駕駛著旅行機的羅特對旁邊的羅傑士這麼說著。

歐魯林市是這個島嶼上僅次於安格利斯市的第二大都市，它是在兩座山所圍住的大盆地

之中。旅行機到達歐魯林上空之後，便開始慢慢地盤旋飛行著等待天亮。

隔了沒多久，從東方的地平線上昇起了一輪深紅而巨大的太陽。陽光照在天空中的雲上，這時歐魯林市上空籠罩了濃厚的烏雲，這些烏雲在陽光的反射下，看上去就像暗紅色的血一樣。

「對於阿蘭人來說，今天就是老天審判他們的日子了……。」

方恩在一旁喃喃自語地說著。

羅特坐在駕駛座上很表同意地說：

「馬上就會有一陣豪雨啦——而且是帶血的豪雨呢！」

就如同羅特所說的一樣，暗雲變成了雨開始落在歐魯林市了。這些雨在東方地平線上的太陽光照射之下，就像無數的血滴一般打在阿蘭人的頭上。

雨很快就停了，可是覆蓋住天空的那些如血色般的烏雲卻沒有散。

在時間旅行機從安格利斯市出發的三個小時後，挪斯人就佔領了歐魯林的洞穴。安格利斯的守備隊並沒有頑強地抵抗就撤退了，所以挪斯人很輕易地得到了這座完整的洞穴。

從安格利斯來的地上部隊因爲是步行，動作比較慢，所以還沒有到達這裏。目前這座洞

穴裏充滿了挪斯人的士兵。而且接連不斷地有挪斯人從海峽登陸到歐魯林市來。

方恩這時用望遠鏡從盤旋中的旅行機往下觀察。他不停地在低聲自言自語著，而且他這時臉色發青，眼睛裏也充滿了血絲。雖然他一直在努力使自己心情平靜下來，可是這幾個月來的緊張，使得這個老人的精神跟肉體已經相當疲倦了。誰都可以一眼看出他在勉強支撐著。

「羅特君！」方恩開口說道：

「把旅機的高度降低一點好嗎？……我所看到的敵人都沒有攜帶光線槍呢——我判斷武器一定是被脫勒收集到洞穴之中，還沒有發到每一個士兵的手中。」

羅特在空中轉了一個大圈子後，降低了旅行機的高度。在歐魯林的市內到處出現著地獄般的情景。嗜好殺人的挪斯人正在挨家挨戶地殘殺住在這裏的市民——幾乎全部是阿蘭人，因為住在郊區的巴斯人都逃走了。坐在旅行機中的他們，耳邊雖然充滿了馬達震動聲，但是底下那些被砍死、咬死、折磨死的阿蘭族人所發出的慘叫聲跟呻吟聲還是會傳到他們的耳朵裏。

旅行機從山邊橫過都市往海邊不停地低空飛行著。在旅行機底下不時看到臉上浮現著殘

忍的微笑，身上長滿了長毛的挪斯人騎著巨犬來到四周有白色柱子、美麗噴泉、以及顏色艷麗花園的阿蘭人住宅。他們從狗背上跳下後，便大搖大擺地從玄關走進屋子裏，不久後就把面帶恐怖表情的阿蘭族女性拖了出來。那些女性衣服被剝下來之後，顫抖地站都站不住了，挪斯人又把這些平膚白嫩的女人輕輕地丟在巨犬前面。如此一來巨犬立刻露出鋒利的牙齒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女人的身體撕碎了。附近也立刻出現一條血河。女性們就這樣活生生地被分屍了，胸部跟肚子裏的內臟被巨犬拖得到處都是。

在海邊有幾百個阿蘭族的男女，他們被追得無路可逃只好跳入了海中。可是在後面有幾十隻巨犬露出利齒追了上去，人當然不如狗游得快，不一會兒，藍色的海面上被染得通紅。在白色的沙灘上，那些赤裸著上半身的挪斯人一邊指著這情景，一邊張開大嘴在哈哈大笑著。

還有在旅行機下的廣場上，將近有一百個阿蘭人從各處被趕到這裏，他們聚集成一堆在發抖著。這時從四面八方有許多巨犬朝這裏擁了上來……剎時之間淒厲的慘叫聲跟飛濺的鮮血……巨犬們對全身染著血的屍體還不停玩弄著，就像在玩洋娃娃似地，用嘴咬著一會兒拖到右邊，一會兒拖到左邊，有時還把屍體拋上空中……。

有一個金髮的少年被巨犬追得沒辦法，於是他不顧一切地爬上了藤架。巨犬在下面不停地吼叫著，但它就是咬不到少年。這時一個挪斯人笑著走過來，伸手要把緊抱著樹藤的少年拉下來給巨犬當食物吃。少年支持不住跌了下來，巨犬跟著就撲了上去。

羅特這時一言不發地將旅行機交給羅傑士來駕駛，他自己走到架設光線槍的窗戶邊站著。不知何時阿吉拉也走了過來，她緊閉著蒼白的嘴唇，伸出手緊緊地抓住羅特的手腕。

旅行機這時飛到一戶人家的屋頂上。有一個阿蘭族的母親，她用身體掩蓋著兩個小女孩，緊緊地扒在屋頂上。一個挪斯人動作靈敏地爬上了屋頂，漸漸地向這三個人接近著。底下大約十頭巨犬正露出了利齒在等她們掉下來，並且還不停地吼叫著。

(已經沒辦法救她們了……不管怎樣，總應該不讓這位母親跟她的小孩再痛苦下去……。)

羅特一面這樣喃喃自語著，一面瞄準目標扣下了光線槍的扳機。剎時之間一道耀眼的閃光朝挪斯人和阿蘭族女性跟她的小孩射去。接著挪斯人像根圓木棍似地從屋頂上滾了下來，婦人跟小孩也被燒成黑炭死了。屋頂被毀損了一大塊，屋樑跟柱子都暴露出來了。

一股無可挽回的絕望感襲上了羅特的心頭。多可悲呀……真是一件可怕無比的事情……

可是，除此之外他又能怎麼辦呢……。

羅特放開了光線槍的扳機，握著阿吉拉的手來到機艙裏面，他一下跌坐在座位上，用兩手蒙住臉陷入了沈思之中。

方恩這時請羅傑士將旅行機朝洞穴飛去。於是羅傑士把機頭轉向山邊，以山腰上的那個大洞穴爲目標飛了過去。大洞穴的四周有好幾個小洞穴。國王跟貴族們一定選了其中一個躲藏起來避難吧！這個大洞穴裏，脫勒一定將它當做大本營跟彈藥庫來使用，因爲這裏是歐魯林市內最堅固的一個地方。

這時他們看到了由遠方慢慢飛近的安格利斯飛行部隊。方恩用無線電機對飛行部隊的指揮官毛古路特命令著說不要再接近了，就停留在原地待命再行動。

臉色蒼白的方恩這時緊閉著嘴唇，兩眼盯著越往內部越狹小的洞穴。

「到底我們現在該做些什麼呢？」

喬治這樣問道，但方恩並沒有回答，他默默無言地走到大型光線槍旁邊，將槍跟旅行機所連接的鐵扣解了開來。

「啊，脫勒在那裏！」喬治這樣大聲地叫著。

在大洞穴的出入口附近有一個抱著胳膊的人影站在那裏。不錯，那個人果然是脫勒。在山腰上的挪斯人這時也停下了屠殺，並且用奇怪的眼光抬頭看著旅行機的去向。方恩發現在距離大洞穴三十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一塊又平又大的岩石。他指著岩石對羅傑士說：

「請把旅行機降落在那塊岩石上。等我帶著光線槍下去之後，請你馬上以全速將旅行機駛離我所在的位置。」

「你打算要……。」

大家聽了都不禁像發呆似地瞪著方恩的面孔。方恩卻很和靄地對大家微笑了一下。黛安突然一面大哭一面奔到父親身旁。阿吉拉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眼睛張得大大地注視著方恩，而且嘴唇還不停地在顫抖著。方恩用左手擁抱著黛安，並用右手伸向阿吉拉。阿吉拉「哇」地一聲奔了過去，並且高聲地哭泣著。

方恩愛憐地抱著兩個女兒，而且還不停地輕拍她們的背，安慰著她們說：

「沒關係的……這是我應該盡的責任……不要哭哭啼啼的！快，回到妳們的座位上去……我可能要跟妳們分手一段時間了。」

方恩說完，將兩個女兒推回羅特他們這邊。羅傑士這時開口對方恩說：

「你要多保重呀……事情辦完了就請趕快回來吧！」

方恩轉頭回答著：

「放心吧！我一切都準備好了。等一下妳可要儘快地離開現場呀！」

他的話似乎帶有說不出的威嚴，使人無法不照著他所說的去做。

不久，旅行機降落在岩石上，等方恩帶著光線槍下去之後，旅行機立刻又以全速上昇。

這時東邊的太陽已經昇得很高了，它把厚厚的雲層染得通紅，就像一個巨碗覆蓋住地面似的。他們從上昇的旅行機中往下一看，在大洞穴的入口處，一大群挪斯人正在從洞中搬運一架來路不明的機械到洞外。脫勒還是像剛才那樣抱著胳臂注視著方恩，不知他要幹什麼。

突然，方恩抱在手中的大型光線槍發出一陣藍白色的閃光。這道光在一瞬間越過二十公尺的空間，正好命中挪斯人剛搬出來的機械裝置。

剎時之間，周圍響起了一陣如雷的巨聲。

方恩的光線槍現在又朝洞穴中射去，這是他特製的武器，威力非常強大。只見一道密集的閃光從槍口噴出。

旅行機正在急速的上昇之中，已經到達兩千公尺的高度了。

就在這時候，大洞穴所在的這座山整個爆炸了。爆炸的巨聲連在兩千公尺高空上的旅行機裏面都感覺震耳欲聾。五彩繽紛的火焰跟灰砂從各處的噴火口跟洞穴洶湧地噴到很高天空中來。

從山腰附近所炸開的裂縫中流出了火紅般的岩漿。岩漿慢慢地流向盆地，將歐魯林市淹沒了之後又繼續往海裏流去。到處都散發著溫度極高的蒸氣。

火藥的爆炸引發了火山爆發，接著劇烈的地震也發生了。歐魯林半島現在正強烈地顫動著，地面上到處都裂著一條條的縫口，而且朝上噴著火焰、灰塵跟溶岩。這時島的西側隆起了一大塊，相反地東側卻沈了下去。接著海水便狂奔到東側的土地上，淹沒了所有的房屋、庭院與屍體。海水吸收了大地所噴出的熱氣，互相混合後向天空中冒出了很高的水蒸氣，並且還發出刺耳的「吱吱」聲。

過了沒多久的時間後，太陽又在天空中出現了，地面上的地震、噴火、洪水等都靜止了下來。當水蒸氣所造成的霧氣散了之後，在歐魯林市根本就看不到生物的遺跡了。只有在距離四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有一部分燒成黑炭般的屍體漂浮在單調的海浪之中，不停地在隨波上下浮動著……。不知方恩如何了，他會不會也……。旅行機在低空不停地盤旋著，但什麼

也沒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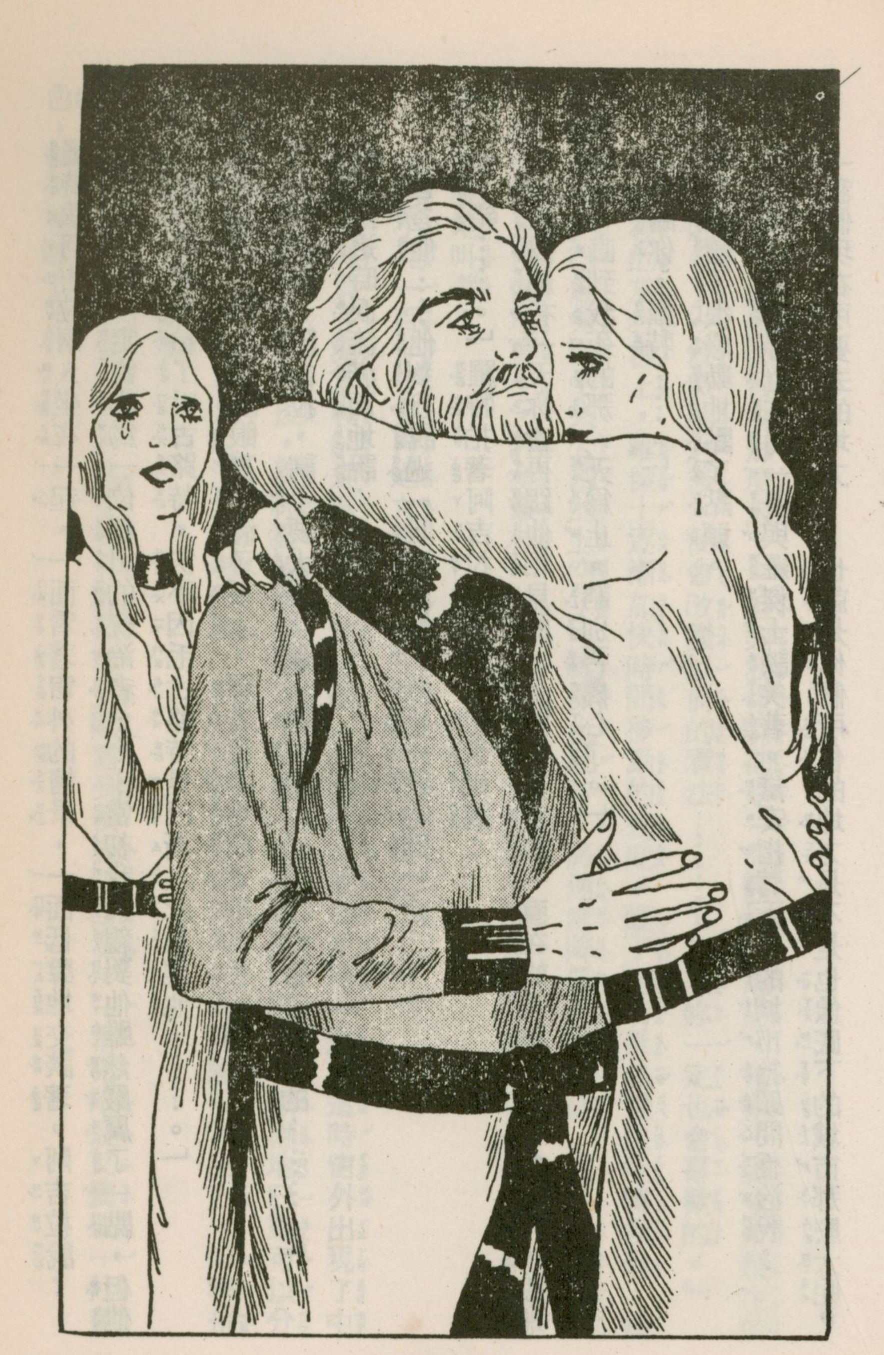
向新生活出發

按下時間移動裝置的按鈕後，旅行機內部又出現微弱像幽靈般的閃光。幾個小時後，他們已經來到文明高潮時期的紐約市上空了。在他們往北方做時間和空間的移動時，阿吉拉和黛安對機艙底下的變化覺得非常驚訝，瞪大了眼睛不停地瞧著。這趟旅行可說是滿足了她倆的好奇心了。

他們到紐約時已經是深夜了，待了不到一個鐘頭後，便加足燃料又回到了安格利斯市。這個島嶼的西端已經完全沈入海中了。脫勒跟他所率領的挪斯人以及阿蘭族的國王和貴族也全部死了。在安格利斯市又成立了新政府，毛古路特被推選爲新的統治者，開始在島上實行民主政治。

方恩的下落卻一直是個謎，他很可能一起遇難了。黛安跟阿吉拉在傷心絕望之餘，也不願在這裏生活了。她們決定跟羅特他們一起回到二十世紀的世界去。

幾天後，他們又上了富來甲型的直昇機出發了。



羅特跟阿吉拉兩人坐在一起，一面看著窗外的情景，一面低聲地交談著。阿吉拉說：

「毛古路特一定會成爲一位傑出的統治者……當初我父親對他雖然嚴厲了一點，但他把所會的知識都教給了毛古路特，決不因毛古路特是巴斯人就輕視他……。」

說到這裏，阿吉拉的眼裏充滿了淚水。羅特溫柔地握著她的手說道：

「我很瞭解。阿吉拉，請不要太過悲傷。妳父親也是爲了大家才犧牲的……。」

阿吉拉這時淚流滿面地說：

「爸爸他……他對我說過『我要跟妳們分手一段時間』……。」

「不錯……。」羅特拍著阿吉拉的肩膀安慰著她說：

「我相信總有一天妳會再跟他相見的。何況還有我會一直在妳身邊呢！我會像兄弟般地照顧妳，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爲止。請別再傷心了。」

「謝謝你，羅特……。」

阿吉拉聽了很感動地點了點頭。

喬治跟黛安這時也在另一邊與羅傑士談笑著。黛安指著下面的城市抬頭問喬治說：

「我們現在所要去的地方——也就是你們所住的地方是不是也像底下的城市那麼大呢？

」

「高樓大廈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最好的地方，也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地方。等妳住了一段時間之後，便會改變以前的看法……，我想妳一定也會喜歡的。」

在回程的旅行機上，羅傑士逐漸加快時間移動的速度。眼下的情景也飛快地轉換著。幾小時候他們已經來到中央公園的上空了。羅傑士此時又將速度降低到第五級，底下的那些巨大建築物正慢慢地變小，許多叢林、河川也都回復了原狀。喬治看了看時間指示器上的指針後，高聲地叫著：

「還不到一百年了！再過九十幾年就是原來的二十世紀了！」

羅傑士將質子流旋轉的速度再降到第三級，讓時間移動得更慢一點。這時窗外出現了中央公園的雪景，沒多久後，樹林裏的葉子變綠了，底下又是夏天的情景。漸漸地已經可以分別出白天和夜晚，但因爲時間是倒轉回去，所以太陽是從西邊昇起，再隱沒於東方，四季也是逆著順序在輪換著。

春天過了接著是冬天。葉子掉光的樹枝上剛看到積滿了白雪，一會兒附近又變成一片黃色，秋天來臨了。

色。羅傑士很注意地望著指針上的刻畫。夏天剛過去，接著是春天……。在朦朧的天空中，他將旅行機朝東移動著空間位置。白晝跟黑夜的間隔越來越大，底下也出現了街道上閃爍的路燈。這時羅傑士將時間移動的速度降到第一級，也就是質子流旋轉最微弱的一級。

在夜空中飄浮著的旅行機不停地在紐約市上空盤旋著，機上的人們突然發現了科學俱樂部所在的那棟大廈屋頂上的陽台跟小木屋。啊，終於到了！

羅傑士「啪」地一聲關上了時間移動裝置往下降落著。

× × ×

這是三月的一個晚上——

在中央公園附近的羅傑士家中大廳裏，此時聚集了許多親密的朋友們。晚餐結束後，僕人們端上了咖啡，男士們點燃了香煙一邊抽著，一邊在聊天。

其中有一位女士，四位男士圍成一圈在談話。他們都穿了很正式的禮服坐在椅子上，顯得彬彬有禮的樣子。混雜著他們談話聲中的是一連串由鋼琴所彈奏出來的音樂，音色非常優美。原來在這間大廳的角落上放置了一台由桃花心木所製的古典鋼琴。彈鋼琴的人是穿著燕尾服的喬治，黛安此時也倚靠在鋼琴旁邊出神地看著樂譜，大概她從來沒見過樂譜吧！接著



她被在琴鍵上飛舞著的喬治的手指所吸引了，臉上不禁浮現出讚嘆的表情。

在壁爐前的一張高背長椅上，羅特跟阿吉拉正並肩地坐在那裏。今晚的阿吉拉在她那金黃色的頭髮上戴了一朵黑色的人造花，這是為了悼念她死去的父親——方恩。她默默無言地注視著壁爐中那些燃燒著的火焰，隔了好一會兒，她才對羅特說：

「這曲調真優美。而且是由那麼大的樂器——噢，對了，那叫做鋼琴吧——所演奏出來的，真是令我想像不到呢！」

「那是蕭邦的作品。喬治對演奏蕭邦的曲子一向是很拿手的。對了……我不是曾經答應過妳要帶妳去聽有名的鋼琴演奏會嗎？而且我還會介紹許多作曲家的音樂讓妳欣賞呢！」

「嗯……還有歌劇。你說過要帶我去歌劇院的。」

「沒問題，我一定會帶妳去的。另外我還要帶妳去很多很多地方……妳現在既然到了這個新世界，那就要準備開始過新的生活了。」

「不錯……我要在新世界裏過新的生活……而且現在已經開始了呢！」

「我還要帶妳去參觀地下電車呢！妳一定會覺得很新奇而刺激……。」

可是阿吉拉一聽到這裏，立刻全身顫抖猛搖著頭說：

「請不要再提地下電車這一類話了……那種類似洞穴的地方會令我想起父親……我不願再回憶這段過去的傷心事了……。」

這時從大廳中央傳來了實業家、醫生、銀行家圍著羅傑士要求他說明詳細的經過。

「你剛才不是說脫勒跟挪斯人在歐魯林的洞穴裏嗎？怎麼一下子又上了天空？你按著順序說好不好？不要一會跳到這，一會跳到那……。」

銀行家紅著脖子粗聲粗氣地說。

窗外的世界隨著繁忙的汽車引擎聲，把二十世紀紐約市的噪音毫不保留地傳送了進來。

——全書終——

解說 時間移動與科學小說

在時間中的移動

人類長久以來就深深地希望能超越時間，不受時間限制地到過去與未來看個究竟。科學幻想小說中的時間旅行機及時間控制裝備等等就是在這種願望之下所產生的。

世界上所先利用科學理論將時間旅行機以現實的方式在小說裏出現的是英國作家H・G・威魯斯。他捨棄了神密的傳說來描寫科學幻想小說。

威魯斯一八九五年在所發表的科學幻想小說「時光隧道」裏，對時間旅行的理論發表了如下的看法：

「我們總以為宇宙是由長度、寬度、厚度三者所構成的三單元世界，但是所有的物體一定會有一個存在的時間程度，有的長有的短。這就是所謂的物體存在持續的久暫。由這一點我們就必須認識到時間是第四個單元。」

「平常我們將一切區分為時間和空間兩部分而已。其實這是錯誤的，因為空間和時間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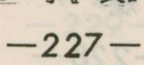
乎是相等的。時間與長度、寬度、厚度三者是並列的，同是空間的一份子。」

「照這樣推論下去，人類既然能在空間中自由運動，那麼在時間裏應該也沒有什麼阻礙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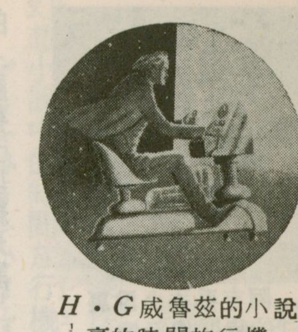
大家看了這些理論一定不會覺得陌生吧！不錯，在本書中故事的一開始，羅特與羅傑士跟科學俱樂部的會員們所展開的那場辯論的根據，其實就是威魯斯在「時光隧道」一書中的理論。

其實威魯斯的理論也是根據一八九三年荷蘭人羅倫士跟英國人費茲傑拉魯特所共同發表的「羅倫士收縮理論」（即是運動中的物體收縮學說），以及明克夫斯基的「四次元幾何學」做為基礎。威魯斯再用他那豐富的想像力，將這些理論自由地運用到他的小說裏面，產生了現代化的科學幻想小說。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在時間中移動而能超越時間。談到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愛因斯坦的「特殊相對性理論」（一九〇五年發表），與「一般相對理論」（一九一五年發表）。這兩個理論的內容是「若物體在近似光速（即次光速）中移動時



阿吉毛夫小說裏的時間旅行機。



H·G威魯茲的小說裏的時間旅行機。

，時間相對地會緩慢下來」。這種時間緩慢下來的說法已經被引用到現代各種科學小說的理論當中了。

若是有一艘太空船，它能夠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的速度在宇宙間旅行，經過五十天後返回地球上，那麼地球在這段時間裏應該過了一百年的光陰了吧。照這樣說起來，那些太空船上的乘員不是就到了九十九年零十個多月的未來嗎？

在日本也有相同的故事，那就是有一個叫做浦島太郎的人到龍宮去遊玩。過了幾天後，當他再回到原來的世界，突然發現到已經是幾百年以後了。中國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的詩句。可見人類在很久以前便注意到這一點了。

若是照剛才的推算，在平常世界上的一分鐘裏，時間旅行機假定能超越為一個小時，那它不是就到了五十九分鐘之後的未來嗎？當然，以目前飄浮在空中許多雜質及氣體的阻力，任何有動力的機械都無法到達像光速那麼快的速度。而且即使有這種速度，構成飛行體的物質也耐不住高溫的摩擦。所以目前「時間旅行機」只能出現在科學幻想小說裏。再過二、三十年，人類的科學更進步了，到那時說不定人類真能移動時間呢！

時間旅行的問題點

在理論上來說，時間旅行是確實可行的。但是到了現實這一方面又產生好幾種困難，其中之一就是被稱為「時間逆轉」的現象。

假如說我們真的乘坐時間旅行機往過去的世界前進，而且到了太古時期的世界上，那一定會看見劍龍、巨龍、恐龍之類的龐大動物。與這些體積巨大的動物相比，那我們不就跟一隻小蟲一樣了嗎？我們人類是經過幾百萬年所演化而來的。先是哺乳類，再變成人猿，最後才成為兩脚直立的人類。若我們不斷地往以前的世界前進，那我們本身的形體是否也會回復到人猿、哺乳類，甚至於單細胞的生物呢？

有一位名叫維利亞姆·登的作家在他所寫的一本叫「昨日、今日、明日」的科學幻想小說裏描述一位發明時間移動的博士，他不顧一切地將時間旅行機開到最古老的原始時代裏去搜集化石。可是當他回到原來的世界時，全身的樣子已經跟他出發前完全不一樣了……。

對時間旅行者感到非常驚訝的人們。

維利亞姆・登在他的另一本科學幻想小說「布魯克林計劃」裏，描寫乘坐時間旅行機到過去的時代探險的人們，當他們回到原始的時間，走出旅行機時已經不是人類了，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們的外形早已變成從來沒見過的怪物……而這些人本身卻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有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就是以前某一個時代的某些人將某些事這樣處理，所以我們才會變成今天這種局面。要是在那個時代那些人不這樣做的話，那我們就……）有這種想法的人若真的利用時間旅行機到了過去，那麼他一定會將過去的某些事安排得照他希望的方式來發展，他就是改變歷史。若真的這樣做了，那我們現在世界上的一切就要整個改觀了，因為歷史的發展是有一定的順序，若把「因」改變，「果」自然會完全不同。目前的穩定生活一定會變的大亂。在科學幻想小說裏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常常在每一架時間旅行機上配置一名稱為「時間維護者」的警察，監視旅行機上的人員不得改變歷史。這一類的科學小說以保羅・安達士所寫的「時間維護者」最有名。

其次所產生的問題是當時間旅行機到過去或是未來的時候，本來是實體化的旅行機應該已經不是停留在原地的實體了吧。就如同在本書中所爭論過的一樣，當旅行機從大廈的陽台上出發後，就已經在另一個時間世界裏了，要不然的話，萬一這棟大廈不存在了，那旅行機

不是會一下子墜到地面上嗎？可是我們若假設旅行機以實體在它所經過的時間世界裏迴旋時，突然從地面上出現一座高山（也許是因地殼變動所造成的），那麼旅行機也許會撞上山而變得粉碎。另外一個可能是實體的旅行機在它所到達的時間世界裏正好遇上人類與比核子彈更強大的武器作戰時，那旅行機很可能一起被摧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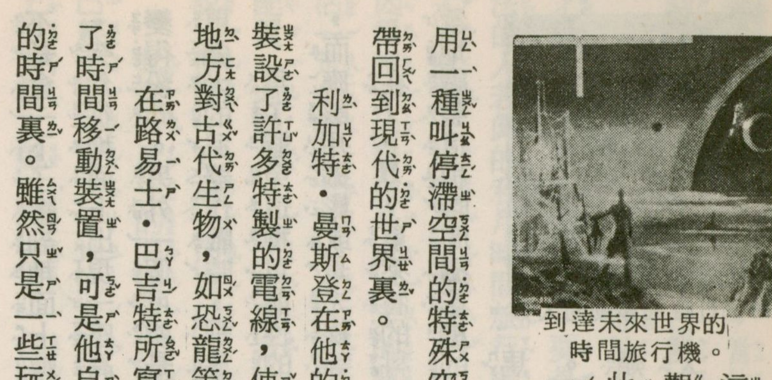
為了避免這種可能性的發生，人類不應該使用時間移動裝置直接地到另外的時間世界去，而應該用攝影或是光線等特殊的裝置來觀察過去與未來。

在T・H・夏萊特的科學幻想小說「努力」裏，創造了一種時間攝影機，人類能隨心所欲地調整這種時間攝影機的焦點，使得任何時代的情景像電影一樣地放映出來。譬如說古代馬雅帝國的一切，以及亞歷山大帝的生活情形都能詳細地顯示出來。在這本科學幻想小說的最後，時間攝影機所放映出來的是未來人類之間的核子戰爭，一切都是最淒慘的景象……書中的主角警惕大家要共同努力避免這種悲慘鏡頭的出現……。

正在進行時間移動的人類。

另外在達特利・戴魯所著的科學幻想小說「傳記計劃」裏，是用時間攝影機來窺視歷史上的名人，如牛頓、舒曼、布魯斯特等人

。大家都知道這些人到了晚年都不知是為了什麼原因而發瘋。其實這正是因為這種時間攝影機而引起的——因為他們發現有人一直在觀察他們，而又找不出是誰在窺視。更因為他們非常不希望被人如此當實驗品來觀察……後來終於因為這種窺視使得他們精神分裂，一個接一個發瘋了——這就是這本書中的大略。



到達未來世界的時間旅行機。

在安塞克·阿吉毛夫的科學幻想小說「停滯空間」裏，主角使用一種叫停滯空間的特殊空間焦點，到太古時期的世界裏，並且還將一名尼安德塔人的兒童帶回到現代的世界裏。

利加特·曼斯登在他的「恐龍世界」這本科學幻想小說中，敘述主角將一個廣大的場地裝設了許多特製的電線，使這個地方產生磁場而回到很久以前的世界上，他並且還利用這塊地方對古代生物，如恐龍等，進行狩獵的工作。

在路易士·巴吉特所寫的科學幻想小說「大恐慌」裏，描寫一位未來時代的人雖然發明了時間移動裝置，可是他自己卻不直接乘坐，而是把手邊的一盒玩具放進去，將它送到過去的時間裏。雖然只是一些玩具，可是仍然引起了一陣恐慌——過去的人接觸到未來的玩具會

引起什麼樣的騷動呢？本書描寫得非常有趣而生動，真是充滿了幻想。

談到時間旅行機時，另外有一個問題我們不能不注意。地球是圍繞太陽在公轉，而且一年只能轉一圈。也就是說地球在公轉軌道上的某一點，一年之中只能停留一次。而公轉中心的太陽也在宇宙中以極快的速度旋轉著。若時間旅行機超越了時間，那它也會超越地球的自轉與公轉，那麼時間旅行機不是會脫離地球的軌道而到了虛無的太空中了嗎？

另外還有一種可怕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那就是當出發去做時間旅行時，在旅行機的內部應該是過著平常的時間，只有在旅行機外部的時間是加快地在變換著，靠著這兩種時間的差距，使得機內的人類能夠到未來的時間世界去。可是萬一操縱時間裝置的人發生錯誤，或是時間裝置發生了故障，使得情形剛好相反，外面的時間保持平常的速度，只有旅行機內部以飛快的速度在行走，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

舉個例來說吧。一架好不容易才完成的時間旅行機終於完成了，並且展示在大家的面前。在許多觀眾的祝福聲中，幾位英勇的時間探險家登上了時間旅行機。不久後，他們出發了……可是一直過了很久，旅行機卻仍然停留在原地沒有消失。這時候裏面的某一個探險隊員正覺得不可思議地從窗戶裏伸出頭來往外面瞧一瞧，結果令在場的觀眾大吃一驚。剛才原來

是年輕力壯的青年探險家，這時已變成白髮蒼蒼的老翁了……像這種情形也不能說是沒有發生的可能。

讀者當中可能有人看見過「飛碟」（卽未經確認的飛行體）吧？大家可能會認爲飛碟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上飛到地球來的。可是法國的克雷魯昂上尉卻堅持主張說：「在空中飛行的飛碟就是時間旅行機。」

克雷魯昂上尉還强調地說：「飛碟並不是從宇宙的另一個星球來的，而是從未來的某一個時代到我們所在的時間世界。也就是未來的人類乘坐著時間旅行機來觀察現代的我們所生活的情形。就如同考古學家研究古代人類的生活情形一樣。」

在H・G・威魯斯的科學幻想小說裏對出現的時間旅行機有這樣的描寫：「它因爲在以極快的速度旋轉著，所以看上去就像漩渦似地若隱若現，漸漸地空中像幽靈般地變得朦朧而不清了，似乎在一瞬間，它的踪影就消失不見了……。」以上這段話就跟目擊過飛碟者所做的描述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呢！

在這本「兩萬八千年後的世界」一書裏，所出現的時間旅行機是利用富來甲型直昇機所改造的。當它開始做時間移動時，機體立刻會發出强烈的震動，而且還會散發出像幽靈一般

的明暗閃光，漸漸地從圍觀的人們眼中消失。這跟著過一會兒發光，一會兒暗淡，在忽隱忽現中所出現的飛碟很相似，說不定飛碟眞的就是時間旅行機呢！

科學幻想小說就是爲滿足人類對時間及空間的幻想所產生出來的作品。使人類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想像力，是一種能啓發我們心智的文學。各位愛好科學幻想小說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你們能更進一步訓練自己的頭腦，使自己將來成爲一個了不起的人。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派翠西亞・萊特森著／祁淡東譯

他是從很遠的星球來的少年。

他的真面目是隱藏在一陣藍白色的光芒之中。雖然具備了超人的能力，可是因爲不瞭解地球的情況，所以常常做一些笨拙的事情，惹了許多麻煩的事，不過他跟喬治之間卻建立了良好的友誼。他曾經使得濱海的大城市—雪梨陷入了混亂與緊張

本書是代表澳洲的女性作家派翠西亞、萊特森的傑作。請拭目以待吧！

